

# 十年後的舊情復熾

作者: tao yuen

Powered by [紙言](#)

# 重遇

晚上七時正，光走進中學母校舊生晚宴的會場。遇見舊同學，大家回味往事不亦樂乎。距離預科畢業已是十年了，光有的同學有的已結婚甚至有已產子的。晚宴到中途，光與好友峰一起上廁所，兩人談論著女同學的衣著時遇上剛從女洗手間出來的MS張。

峰：Ms張 hello

MS張：你兩個咁大個仔啦。

峰：係呀。頭先開席前兜過一個圈，好似冇乜熟O既老師咁。

MS張：鬼咩？學校要我地自己畀錢，所以好多人都唔來。如果我今日唔係被屈要幫手，可能都唔來呀。

峰：原來MISS唔掛住我地.....點都好啦。你坐邊張枱？陣間我地來搵你影張相啦。

MS張：好呀。9號枱呀。不過10點前好搵我，我唔可以太遲走。

峰：OK。我地去廁所先。

入廁所後.....

峰：你以前唔係同MS張好熟GE咩？做乜唔出聲？

光：下？冇乜特別呀.....要講GE你都講左啦。

峰與光回到自己的餐桌，就拉大隊一起找MS

張影相。到9號枱還找到另外幾位昔日的老師，大家寒暄、拍照、問好。擾攘了15分鐘左右，同學們又回到自己的桌上吃東西。到9時50分，光便說："聽朝要早啲返公司，閃先。"

光走到場地的門口後就停下來。等了一會，MS張也獨個兒從門口走出來。

光：MS張。

MS張：(被嚇一跳)你喺度O既？

光：係呀。你而家住邊？

MS張：我住藍田。

光：我而家住觀塘，不如一齊搭地鐵？

MS張：好啦。

兩人並肩而行，但在前往地鐵站的路上幾乎沒有交談。終於到地鐵站口，MS張忍不住先發言。

MS張：你而家做邊行呀？

光：喺出版社做編輯。

MS張：O唔OK呢份工？

光：搵錢唔多，但都夠錢出來自己租屋住。

MS張：咁都幾好呀。

兩人的對話又完結。MS張在上車後再用光舊同學的近況打開說話的匣子，但不到十分鐘，要問的近況都問完了。

到快到牛頭角站的時候，光終於主動說話。

光：不如我請你去食甜品。

MS張：唔好啦，我趕住返屋企。

光：好快架乍，唔會搞到你好夜。

MS張：(稍為猶豫)好啦。不過唔駛你請我啦。我請你就真。去邊度食好？

光：去我個頭啦。等我諗下有乜好食。

於是，兩人在觀塘站下車。光帶MISS張到平日去的甜品舖，但大排長龍。

光：嘩！咁多人。不如買外賣去附近搵個地方食啦。

MS張：你話事啦。

買了外賣後.....

MS張：呢度附近有乜地方可以坐？

光：其實.....冇得坐。得我屋企。

MS張：下？

光：坐一陣啦。今晚之後唔知幾時先會再見。

MS張：(無奈地)好啦。

光的家在一幢舊的私人樓中，有一廳兩房。光與MS張在升降機中，一人望地下，一人向上望，沉默無言。光開門後，MS張循例參觀一下後，兩人便開始坐在沙發上吃甜品。這個時候，MS張的電話響起，她望一望號碼知道是丈夫打來，就示意光不要說話。

MS張：我要幫手搞多少少野先，可能夜少少至返。如果太夜會搭的士，唔駛擔心，你訓先啦。

收線後.....

光：哈！你講大話！

MS張：.....

光：其實我好掛住你。

說這句話時，光拿走了MS張手中的甜品，放在枱上。光抱著MS張。對MS張來說，這種感覺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為她很久沒有被老公以外的男人抱過。熟悉是因為在十年前，光就是她的秘密情人。當年24歲的她就是與剛成年的光搞過地下情師生戀。

張來不及反應。光就已將嘴唇放在MS張的嘴上。MS張既上掙扎，又不願推開光。光見MS張未有拒絕，就更加大胆。

## 十年後首戰

光將舌頭伸進MS張的嘴內，並抱起她。這個時候，光終於有心情細看MS張的模樣和打扮。十年不見，MS張已是35歲，但樣貌仍像是2字頭的女子。光左手托著MISS張的肩膀，見到她的頭髮像往日一樣長到肩膀。右手托著MISS張的長腿。MISS張是高妹，約5呎9左右，和光自己的身高差不多。這是秋夜，MISS張穿了一件灰色的及膝外套和黑色絲襪。

光抱MS張到睡房，將她放在牀上。這一刻，MS張的思想一片空白，只等待光做他想幹的事。光將MS張外套的鈕扣解開，她亦很配合地讓光幫她脫去外套。外套下是一件很普通的紫色TEE，光由下而上將這TEE捲起，MS張舉起雙手，TEE也脫下了。MS張上身的防線只剩下一個粉紅色胸圍。這時，MS張的尷尬感覺又再湧現。她不敢直接望著在她身上的光。MS張將頭扭到左邊，雙眼緊閉。

光吻MS張的頸，她沒有反抗。光的雙手開始向MS張的胸圍進攻。他隔著胸圍撫摸MS張那34C的乳房。MS張的呻吟聲開始出現。光見MS張開始進入狀態，就將咀移向胸部。隔著乳罩吻MS張的乳房，她的呻吟聲更大。光的咀向下滑，吻到腰間，就同時用雙手開始除掉MS張的絲襪。光雙手和咀的節奏一致，當光吻到腳趾時，整條絲襪也離開了MISS張的身體。

光看見MS張的白色內褲已濕了，他隨即由腳趾開始，慢慢吻到內褲。突然，MISS張的呻吟聲大了幾倍.....

MS張：呀！呀.....呀！

光：想唔想插？

MS張：嗯。

說“嗯”的時候，MS張仍然是頭向左方，沒有張開眼睛。光收到回應後即迅速脫去自己的西褲和內褲，在牀頭櫃拿過安全套後戴上，就進入了。光奮力的插，MS張拚命呻吟。光想將MS張的奶罩脫去。他將雙手伸到MS張的背部，但MS張沒有翹起身體讓光的雙手能除去那胸圍扣。於是，光將雙手放回MS張的胸前，將那阻手阻腳的胸圍推上。MS張的雙峰終於呈現在光眼前。他瘋狂地吻這對久違了的乳房，同時將MS張的叫牀聲推得更高。

光再將舌頭進攻的範圍移到頸部，然後再回到MS張的嘴。在MS張的嘴打了幾個轉後，光見到MS張仍然是緊閉雙眼。於是他便說：“望下我呀”。MS張張開雙眼，看見笑得很甜又淫的光。在這一時刻，光就在MS張的眼前將兩滴水吐落MS張的乳房上，換來的是MS張高聲的淫叫和整個晚上第一個笑容。一個很淫很姣的笑容。

光又將頭伸到MS張的雙峰，啜回自己的口水。從MS張的叫牀聲就可知她真是十分享受。光的左手拖住了MS張的右手，右手也拖住了MS張的左手。不過，光覺得右手有點不妥。他看著再度緊閉雙眼享受著的MS張，也看見MS張左手無名指上的結婚戒指.....光的心情一沉。他緊閉雙眼，不想淚水流出。在提醒自己要哭的同時，他也努力抽插。這個時候，他想盡快完事。

光：要來啦。

MS張：呀.....嗯.....

光：射啦。

當光的精子射出來時，MS張也在今晚首次雙手緊抱住光。一分鐘後，光從MS張的身體內離開，坐在牀邊。

MS張：有冇毛巾？

光：有。

光到衣櫃找了一條乾淨的毛巾給MS張。她拿過毛巾，找回自己的衣服便走到廁所。

MS張：熱水爐點開？

光：我幫你開啦。

MS張：唔該。

MS張關上廁所門，開了花灑清潔剛剛被光吻過和射過的身體。當她拿起企缸邊的沐浴露時，她猶豫了一下。最後，她沒有打開沐浴露的蓋，原封不動將它放下。

# 初遇

聽著MS張在廁所洗澡的聲音，已穿回西褲的光有點不知所措。他在想：“今晚以後，還會見到MS張嗎？究竟她在想甚麼？”他走到書房取出自己的卡片，放進MS張的手袋內。

不久，剛用清水洗乾淨自己身體的MS張也已穿好衣服，推開廁所門走向廳中。MS張將毛巾遞回給光。

MS張：唔該。

光：唔駛。

MS張（拿起自己的手袋）：我走啦。

光：哦.....

MS張走到門口，準備穿回高跟鞋。

光：你而家幾號電話？

MS張沒說話。光走到MS張旁。

光：我地仲會唔會再見？

MS張：你有冇紙筆？

光：有。

光即急步走向書房，他怕MS張會趁他拿東西時奪門而去。拿到紙筆後，他迅即回到大門前，將紙筆交給MS張。MS張一邊在紙上寫字一邊說.....

MS張：邊度有的士搭？

光：我送你落去啦。

MS張：麻煩晒。

兩人離開光的家，走入升降機。MS張將筆交回給光。

光：張紙呢？

MS張：會畀你GE，放心啦。

兩人之後沒有交談。二人一踏出大廈門口，剛巧有一輛沒乘客的的士駛過來，MS張就截下的士。她將紙張放在光的恤衫袋中，說一聲“BYEBYE”就跳上的士關門，沒有再望光一眼。光就只能望著MS張坐著的士離去。光拿出紙條，寫上的不是電話而是一個EMAIL

ADDRESS。光回到家中，隨即開啟電腦。他在FACEBOOK和MSN搜尋這個EMAIL，但都沒有找到帳戶。再到GOOGLE搜尋該EMAIL

ADDRESS，也是沒有結果。光很失望，拿著剛才MS張用過的毛巾躺在牀上。睡意漸濃之際，他想起十年前的往事。

MS張方面，她回到家中見到丈夫還在看球賽。

夫：乜搞到成十二點？

MS張：係呀，我都唔想。阿女訓左未？

夫：訓左啦。我都好眼訓，訓先啦。你沖個涼快的啲訓啦。

MS張：嗯。真係好劫。

MS張回房間找回自己的衣服，然後走入廁所。這刻她在慶幸自己在光的家沒有用沐浴露，否則若回家被丈夫嗅到那味道，就真是“水洗都唔清”。

洗澡後，MS張發覺丈夫已睡著了。已很疲倦的她也上牀躺在丈夫的身旁，腦海中則像光一樣想起十年前的事。

\*\*\*\*\*

十年前，光是中七學生，MS張就已大學畢業兩年了。大學畢業後，她就到中學教書。在第一間中學，她認識了後來成為她丈夫，也是任老師，比她大5年的亨。為免與男朋友日對夜對到生厭，MS張

另謀高就，來到了光所就讀的中學。

MS張教的是歷史科。她年紀輕輕，校長本準備讓她主力任教低年級。但因任教中七歷史科的那位老師要在年底放產假，校長為免高考班要在考試前換老師，於是就叫MS張任教中七歷史科。

開學後的第二天，MS張穿上灰色的上衣，薄薄的灰色外套和黑色、差不多及膝的短裙走進光所在的教室。那一刻，全班同學都呆了：為甚麼會有這麼年青貌美的老師呢？光還記得那一課：每當MS張站著講課，他都目不轉睛盯著她的臉蛋。有時MS張坐下，裙向上縮變短了，他就窺看MS張的大腿。自此，歷史科成為光最愛學的學科。對班上大部分男同學來說，也是一樣。

在男女校，同學之間的感情故事超多。不過，這不適用在光身上。除了中三至中五那階段迷戀過一、兩個高不可攀的預科學姊外，光對女同學根本就沒有心動過。坐在光身旁的女同學叫雲，卻是光的"老死"。兩人在中四開始同班，不知何故極為投契。兩人無所不談，雲很清楚光迷戀過誰，光也知道雲在校內的情史。但他們都知道，兩人的感情和情侶之間的感情不一樣。

雲促成了光和MS張之間第一次交談。開學後第二個星期，雲因病缺課兩天。復課後，她在午膳時間找MS張拿筆記，身為好友的光陪伴在側。

MS張：同學妳好返晒未呀？

雲：好返啦都算。

光：唔係喎，頭先食飯妳仲有幾聲咳。

雲：好過尋日好多架啦。

MS張：你都幾緊張佢個喎。

光：我唔想佢傳染我嘛。

MS張：怕就唔會陪佢來搵我啦。

雲：咁佢又真係幾緊張我架。哈哈！冇返兩日，呢兩晚都有打來問候我。

光：打俾妳唔等如緊張妳。只係呢排搵返啲周星馳VCD出來睇，DISC A 轉DISC

B途中抖一抖搵阿姐妳攝下時間啫。MS張妳唔好好似其它人一般見識，個個都以為我地有野，其實我地兩個真係冇野架。

MS張：真係？

雲：冇架。不過呢排有時覺得明明冇畀人以為有都幾得意。

MS張：呀！男同學你叫乜名？

光：我叫呀光呀。

MS張：你鍾意周星馳？

光：幾架。呢排執房執返啲VCD出來，睇左幾套都好正。不過我搵唔返隻賭聖。

MS張：我有喎。我借俾你睇呀。我係星爺FANS，套套戲我都有。

光：好呀。MS張妳記得拎隻碟返來就話俾我知啦。

## 蘊釀

翌日放學後，光和雲一起去找MS張拿碟。光取過後，雲就提議三人一起去食下午茶。於是，三人就前往附近的茶餐廳。坐下來講下是非、學業、電影、政治，快快樂樂就過了一小時。

雲：呀！MS妳幾時生日架？

MS張：下個月尾。

雲：幾多號呀？

MS張：唔話你知。

雲：我地唔會周圍同人講架，放心啦。

MS張：26號呀。

雲：天蠍座。

光：妳唔係又想來講解一次天蠍座的女性係點掛？我呢幾年聽妳講左過百次。

雲：唔講囉。不過都好啱GA。天蠍座女仔係迷死仔架嘛。MS都迷死左我地班啲男同學啦。

MS張：唔係掛.....

雲：點會唔係。妳第一日來上堂就係迷倒眾生呀。係咪呀光？

光：咁梗係MS迷人過妳好多。

雲：係LOR。我迷唔到你但MS迷到LOR。

光面紅地一笑。

雲：哈！有人面紅添！

雲同光這對朋友的性格互補。雲開朗主動，光較內斂。和兩個性格不大一樣又有點似冤家的少男少女聊天，MS張的感覺就好像回到昔日讀書較無憂無慮的時光。下午茶後，光和雲回家，MS張就回學校工作。

那天晚上，光和雲在ICQ聊天。

光：MS張真係好索呀！

雲：哈！你真係唔熟唔鍾意GOR WOR.....

光：咁真係正呀嘛。

雲：咁你DOWNLOAD啲女教師AV頂住先啦。

光：MS張係女神來個WOR，睇AV都冇用。

雲：車！唔幻想唔通來真咩？

光：有得來真梗係好。

雲：車！以前啲師姐你都唔夠膽埋身啦怕醜仔。

光：咁今次無啦啦已經埋左身呀嘛。

雲：你咁鍾意我咪得閒約多啲MS張食野LOR。

光：係至好講。

幾日後，雲又邀請MS張一起吃下午茶。和上次一樣，三人談得十分開心。

雲：MS張妳有冇銀仔呀？

MS張（拿銀仔出來）：呢度有呀。有咩用？

雲：光仔你伸兩隻手出來呀。拿！MS張妳將個銀仔擺喺佢手掌心。

MS張按指示照辦。

光：乜事呢其實？

雲：表演魔術啦你。

MS張：你識魔術咁叻架？

光：突然叫我整，我唔記得點整啦。成年幾冇玩過。

雲：車！嗰時考完會考後你學識好多個 啲。太失威啦。



光：咁我返去惡補下。下次不能令MS張失望。

MS張：唔駛啦。雖然我好想睇，但有時間都係讀多啲書啦。

那天晚上，光又與雲在ICQ聊。

雲：點呀？MS隻手滑唔滑呀？

光：HI到少少JAR只係，點知？

雲：係咩？但你塊面紅左LOR WOR。

光：唔係掛？

雲：太明顯。MS都睇到晒啦應該。

光：咁弊呀.....係啦，無啦啦做乜叫我玩魔術，你都知我預科後就冇玩過啦。

雲：貪得意製造機會俾你同MS來個肌膚之親LOR

光：咪我係咪要多謝你？

雲：梗係啦。請我食飯添呀。

三人混熟後，每星期都有一、兩次一起食下午茶。有一次三人離開茶餐廳後，雲因前往補習社所以就急步離開。於是光就跟著MS張一起走。

MS張：你搭咩車呀？我搭地鐵返屋企。

光：我住附近，行路就得。我同妳行去地鐵站啦。

到地鐵站後，光一直跟著MS張。

MS張：入閘啦，BYEBYE。

光隨即拿出八達通又入閘。

MS張：你做乜呀？

光：冇呀，唔想返屋企住。

兩人在站上車後交談不多。沒有雲在場，氣氛不大一樣。但MS張看著已在她面前三番四次面紅的光時，心中就泛起一種奇妙的感覺。她覺得一個學生不應該送老師回家，但她又不想和光道別。兩人下車.....

MS張：你去對面月台返去啦。

光：都係想行多陣先。送埋你返去呀不如。

MS張：咪傻啦，唔駛啦。

光沒有理會MS張的婉拒，繼續跟著MS張。出閘後.....

MS張：咁死纏爛打架！

光不知如何回應，只報以一個傻笑。兩人一直走，經過麥當奴。

MS張：請你入去食個雪糕啦。

光：好呀。

兩人有意無意地選了麥當奴內的暗角坐下，一起吃雪糕。

光：MS你幾多人住架？

MS張：自己一個LOR。

光：以為妳同男朋友住添。

MS張：冇呀。

光：咁佢會唔會來過夜架？

MS張：唔好問埋呢啲野啦。

光：即係有啦。佢就好啦。

MS張：有咩咁好？

光：有靚女老師做女朋友MA。

MS張：我都唔係好靚啫。

光沒有回應，只顧吃雪糕。吃完後，光主動提出離開。他沒有送MS張回家，而是悶悶不樂地獨自走回地鐵站。顯然，MS張有男朋友這個消息令他不高興。

那個晚上，MS張的男友到她家。兩人一如既往在牀上擁吻，但當男友準備脫去MS張的胸圍時，MS張說：“好叻，唔好搞住啦今晚。”男友在深宵離家後，MS張一個人在家想起：剛才和男友擁吻期間，腦海中竟然出現了光的樣子。同一個晚上，光又和雲在ICQ談話。

光：原來MS有男朋友架啦。

雲：好正常啫。

光：>\_<

雲：哈！你唔係真係唔開心掛！

光：少少都有啦。女神有男朋友WOR。真係心碎呀！

雲：人地係MS黎架小朋友。

光：我知呀。

雲：咁仲有乜好唔開心？

光：我都唔知喎。可能即係啲FANS唔鍾意偶像結婚LOR。

之後，三人的交往沒有改變。雲和MS張發現了有造蛋糕這一共同嗜好，就相約在十月底MS張生日前一天的下午到MS張家玩造蛋糕。當然，光也會到場。約會那天是星期日，光在之前的星期五就自己在學校送了一份禮物給MS張。MS張回家後拆開禮物見到原來是自己最喜愛的卡通人物小丸子擺設，心中確實甜了一下。自從上次和男友纏綿時竟想起光後，她不停提醒自己要做一个“稱職”女友。但不能否認的是，她喜歡和光同雲相處，更時常想起光。和男友那種逛街、看戲、吃飯、做愛的例牌節目對她來說已是太悶。光和雲這對學生在她生命中出現真為MS張的生活帶來新的樂趣。但這是否代表MS張已移情別戀？MS張沒有想，又或者是不敢想這個問題。每當這個問題在她腦中出現時，她只會再提醒自己：“我有男友，會嫁給他。”

# 初吻

約會的日子來到了。中午時份，三人在地鐵站集合，再一起走到MS張的家。這是他們第一次在假期會面，MS張不施脂粉穿了一件緊身的白色TEE和長牛仔褲，腳穿運動鞋。光見到MS張素顏仍然美麗，貼身的上衣顯露出玲瓏浮凸的身裁，不禁驚嘆。

三人到達MS張的家，兩個女的就連忙開始製作蛋糕。MS張見光無事可做，就叫他到書房找電影看。光走到MS張的書房，見到MS張與男友的合照放在書桌上，心中又有點難受。究竟自己是愛上MS張還是純粹的小FANS，他也不清楚。

蛋糕出爐後，三人像平時在茶餐廳一樣邊吃東西邊有說有笑。沒有參加製作過程的光負責洗碗。五點半左右，光、雲二人便離去。光和雲走到地鐵站，正準備入閘之際.....

雲：等陣！我好似漏左本記事簿喺MS張屋企。

光：打俾佢叫佢聽日返學返妳啦。

雲：唔得！冇佢喺身邊我成身唔舒服呀。我每晚臨訓都要喺本野上面寫底今日發生嘅事架嘛。我約左屋企人六點，你幫我拎返啦。我今晚返屋企打俾你，你拎落樓下畀我啦。

光：好啦。

雲：唔該晒。

於是光就折返。

光按鈴時，MS張已躺在牀上。她今晨大清早就到超市買材料，已很累。因此要睡一睡才能有精力在今晚約會男朋友。聽到鈴聲，MS張透過防盜眼見是光，就開門。

光：唔好意思呀MS。呀雲佢話漏左本記事簿喺度，佢又趕時間所以叫我來幫佢攞。

MS張：係咩？漏左喺邊？嗰本WINNIE THE POOH記事簿？好似見佢擺過出來。

MS張讓光進屋。MS張的屋不大，而雲基本上只在廚房和廳逗留過，但環顧廚房和廳都找不到記事簿。

光：等我打俾佢問下。

光：喂雲姐，本野喺邊呢？唔似有啲。

雲：可能跌左喺梳化後面。

光：梳化同牆之間條罅？有冇咁刁鑽呀？

雲：可能有架。

光：我幫妳望下啦。BYEBYE。

光和MS張合力移開沙發，果然見到雲的記事簿。光拾起它，到廁所找紙巾抹走記事簿上的塵，順便洗手。當他轉身望著坐在廳的MS張，始發現MS張的裝束與之前不一樣。上身還是那TEE，但光和雲離開後，她就穿回平日在家常所穿的：短到不能再短的短褲。光站在廁所的門前凝視著MS張的大腿，一秒、兩秒.....MS張轉過頭來看著光。光的臉又紅了。MS張覺得這一刻的光可愛極了。

MS張：你真係成日都面紅GOR WOR。

光：見到MS你成日都會，唔知點解？

MS張走近光，說：“係咪唔捨得走？”

光：次次見到MS都唔捨得走。

MS張：我次次見到你都唔捨得你走。

MS張拿走光手上雲的記事簿，將它放在枱上。然後，她雙手捉著光的雙手，嘴唇移向光的面頰，吻了他一下。光不知怎樣回應。MS張多吻他兩下，光還是純粹站著被吻。MS張直接吻光的嘴，這是光人生的初吻。此時MS張說了一句：“我呀”。光就鼓起勇氣輕吻了MS張的嘴一下。MS張再說：“繼續”。光就再吻多次。MS張主動移動自己的頭，讓光可以吻自己額頭和面部。MS張：“你得好舒服。”陶醉的MS張已忘了光是她的學生。她雙手擁抱著光，主動吻他的嘴，再將舌頭伸進他的嘴內。光也忍不住將自己的雙手放在MS張的背部。光人生的首個濕吻維持了十秒左右。光近距離看見MS張那甜美的笑容，覺得幸福極了。MS張在主動擁著光，將自己的身體倚靠著光，在他耳邊細聲地說：“鍾唔鍾意？”

光：鍾意。

MS張：我都知你好鍾意。

光：嗯.....

MS張：你知唔知我點知？

光：唔知.....

MS張：你下面硬晒啦。

# 第一次

聽到MS張這樣說，光的臉更紅。MS張拖光進睡房：“你訓低呀。”光聽話地躺在牀上，MS張就伏在他身上吻他。由額頭到面到嘴到頸。光開始忍不住發出不大的呻吟聲：“嗯……唔……”MS張的手開始伸到光的T恤內，撫摸著這青春的身體。

MS張：你攞實我下我啦。

聽到MS張再一次建議他吻自己，光更加興奮。MS張停止了自己的攻勢，讓在她下面的光吻自己的面部和跟自己接吻。

MS張：試下伸條脷入來呀。

光照辦。

MS張：好舒服呀，再下我條頸呀。

光就改向MS張的頸施以輕吻。

MS張：唔駛就住我架。得大力啲都得。

光服從指令，吻得更有力。MS張也開始呻吟了：“唔……唔……我好舒服呀……光仔你好叻。”

光聽到這淫蕩的讚美，自然吻得更加起勁。MS張也按捺不住反擊，兩人互吻，姿態也由女上男下便成兩人以側睡角度擁吻。約五分鐘後，MS張雙手開始企圖除去光的TEE。光亦配合，MS張第一次看見光沒有穿衣的上身，立刻伏在光的身上向這小子的胸部進攻。時而吻，時而舔，由胸到肚到腰再回到胸，讓光招架不住，連回擊的力都沒有。

一會兒後，MS張說：“想唔想睇下我個BODY？”光點頭示意。MS張就自行除了上衣：“見過女仔戴胸圍未呀同學仔？”光看著那白色的胸圍，已是神魂顛倒。MS張稍微向下傾，將自己的胸部放在光的面前：“聞下佢？下佢？”光又照辦，

MS張因此十分滿足。她伸手拿起光的左手：“來！摸下佢啦！MS好想你摸呀！”光的左手就在MS張的胸圍上游弋，接著右手也忍不住加入。MS張見光如此陶醉，自己除下胸圍，雙峰就出現在光眼前：“MS唔係好大GA

JAR，你唔好介意WOR。”第一次現場望著異性的乳房，光有點不知所措，雙手停下來。但MS張很快就主動將光雙手放在自己的乳房上，帶著他撫摸自己的胸部。漸漸，沒有MS張的帶領，光也自行在MS張的胸前大肆搜索一番。

MS張說：“恰埋眼呀。”光閉上雙眼，雙手被MS張以十指緊扣的方式壓在牀上。突然，光感受到有嫩滑的皮膚在自己的嘴上。MS張：“擘大眼啦”。原來是MS張將自己的乳房放在光的嘴上，並說：“

佢、含佢、伸條脷出來奶佢啦”。光又跟著MS張的指示。MS張的呻吟聲開始無關斷，她的雙手也忍不住向光的褲頭方向移動。她解開光所穿那牛仔褲的鈕和拉下了拉鍊，再將右手放進光的綿質內褲內。那硬度十足的肉棒，令MS張更加興奮：“我想你插我。”

光：而家？

MS張：梗係啦。你硬成咁，我都濕晒啦。

MS張脫去自己的短褲，再拿著光的右手隔著粉紅色底褲撫摸自己的私處：“你睇下幾濕？”

光：係咪要戴套架？

MS張：傻豬，唔駛啦。我來完M冇耐，唔會有事GE。

MS張幫光除去褲子，MS張也脫去底褲。兩人赤裸相對。MS張知道光沒有經驗，又見光有點緊張，就主動以女上男下的姿勢將光的陽具插入自己的陰度內。MS張騎在光的身上，猛烈的上下搖晃。光看見MS張在自己身上陶醉地高聲呻吟，又見到MS張的乳房在擺動，自己也發出了叫牀聲。

MS張：呀！摸我！渣我個胸！

光的雙手又回到MS張的胸部。

MS張：呀.....呀.....舒唔舒服呀？

光：舒服。

MS張：想射就話我知呀。唔好射喺入面。

光：哦。射喺邊呀？

MS張：你頭先唔係住我大牌咩？就射喺我大牌啦。你幻想下，啲精喺我大牌.....

光：唔得啦MS張我。

MS張即離開光的身體，改用手撥弄光的巨棒，又將大腿放到光的陽具前。不到十秒，光就將精子發射在MS張雪白的大腿上。MS張看了一眼大腿上的精液，再與躺在牀上的光來一個深情濕吻。

# 一個找雲 一個回娘家

濕吻後，MS張去洗澡。光就赤條條躺在MS張的牀上。激情過後，光終於有機會看看MS張的閨房。他見到自己送給MS張的小丸子擺設就在牀邊，十分高興。同時，他還不敢相信剛才發生的事。

\*\*\*

天光之際，光回憶著他的處子之身如何被MS張奪去，禁不住自瀆起來，再向昨晚MS張用來抹身的毛巾射精。光記得，當年與MS張第一次發生關係後，MS張就要趕赴與男友的約會。十年後重遇兩人再上牀，主動和主場的一方都換了人，但MS張還是在完事後去找另一個男人。不過，十年前完事後，MS張告訴他ADD她的ICQ並叫他當晚在深夜上網等待她。十年後完事後，MS張只給了他一個電郵地址，日後是否有機會再見也不知道。

光洗澡後就去吃早餐，準備新工作天的開始。在吃早餐的時候，他還是想著MS張。同時他想起了雲。十年前那個晚上，雲根本就沒有找他拿回記事簿。他亦因為只顧對著電腦等待MS張在ICQ出現而沒有打電話給雲提醒她要拿回記事簿。翌日下課後，光向雲交待了之前一天與MS張發生的事。那時光才知道，雲一早覺得MS張對光的笑容很特別，就特意設計了這個局，只是沒想過MS張竟然淫賤得那麼快就奪去光的童貞。

MS張在ICQ下了這樣的指示予光：之後在學校要像平日一樣。所以MS張、光和雲在下課後還是經常三人行。有時光和MS張想在假日拍拖，為免被人撞破雲也必定參與。雲為了光這朋友也沒所謂，反正她覺得三人間的相處時間也是快樂的。而MS張和光的關係更為三人聚首之時帶來了新的話題。

後來，MS張和光分手。光與雲分別升上不同的大學。雲在大學與一同學拍拖，畢業後很快就結婚，並有一個三歲大的兒子。因此，光和雲的聯絡少了很多，但兩人其實仍視對方為知己。再加上光和MS張之間的地下情，在當事人以外就應只有雲一人知道，光在這時自不然想找雲傾談。他回到公司，放下東西後便走到洗手間打電話給雲。

光：今晚得唔得閒？

雲：做乜呀？

光：想傾下計。

雲：你把聲好似好頹廢WOR。有咩事呀？

光：唉.....尋晚咪舊生食飯GE.....

雲：係呀。我一早話要睇住細路唔來GA LAR。

光：我知。我遇返MS張，仲.....

雲：下？仲乜野？

光：出來至詳細講啦。今晚得唔得？

雲：唉喲！今晚唔得。個仔病左要睇住佢呀。

光：病左？尋日見你UPLOAD佢啲相上FACEBOOK仲好精神。

雲：下？係呀？但係今朝起身就病病地啦。

光：咁好啦。或者夜啲打俾妳。

雲：OK。點都好啦，總之人地結左婚GA

LAR，以前傷得你唔夠咩？唔好諗咁多啦。喂我做野先，唔講住。聽我講，唔好諗佢。BYEBYE。

光：哦。BYE.....

光未說BYEBYE，雲已掛線。

至於MS張，因為是舊生晚宴的翌日，故今天是學校假期。她帶讀小一的女兒上學後，就回娘家探望已退休的父母。上車不久，她從手袋中找到了光昨晚放進去的名片。本來她將EMAIL ADDRESS交給光，是因為她想將是否再見的主動權交給光。而且即使光想見她，只要不回覆電郵就可以變相拒絕。換言之，到光真的發電郵給她時，她才需要細想自己是否想搞婚外情。但現在她對著光的名片，即是要提早思考這個問題了。她凝視著那名片百般迷惘：“如果我是一位忠貞的妻子，為何昨晚沒有說不？如果我是喜歡出軌的淫婦，為何我在牀上全程被動甚至不敢望著光？”

或許一切來得太突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樣。但不能否認的是，由昨晚到今晨佔據她的腦海的是光。

回到娘家，MS張跟父母打個招呼後就回到昔日的房間。打開抽屜，她找出了那小丸子擺設和其他光送給她的東西。當年結婚時，她知道這些東西不應該出現在新居。但同時她也不願棄掉，所以就放在這裡。

坐在牀上，面對光送給她的東西，她想起了十年前光和自己在這張牀上的一次性愛。



## 沙發上的口交

自從MS張和光第一次發生關係後，兩人每星期都會有一至兩次在MS張家短聚。除非MS張月事來，否則兩人都會做愛。在MS張的調教下，個多月後光已經愈來愈主動。不過，由於光的父母對他看管較嚴，兩人還試過大被同眠過夜。

到12月底聖誕假期間，MS張的父母外遊，她就趁機會約光到父母家過夜。不選擇在自己家，一來是因為MS張的男友知道MS張回父母家就不會打擾她。二來MS張父母家住北區的村屋，兩人即使在附近到處逛，遇見熟人的機會也較低。光跟父母說和同學們到長洲宿營便獲放行。

兩人中午時份在火車站會面。吃過午餐後就到附近的街市買了一些餸菜，再乘小巴到MS張那偏遠的家。車上，MS張雙手繞著光的右手。他們以前只敢在MS張家中這樣做，今次難得在有其它人可能目睹的地方也如此貼近，光和MS張都覺得很甜蜜。不過，下車後MS張還是不願拖著光的手，怕鄰居見到會在她父母面前閒言閒語。

進屋後，二人將餸菜放在廚房。光說口渴，MS張就倒了一杯開水給光，並叫光在廳看電視，再並說自己要執拾一下房間。

MS張返回睡房後就關上門。三分鐘後，MS張由睡房出來，身上穿上的已非便服。光轉頭一看，見MS張上身是一件綠色風褸。風褸下就是一雙雪白的長腿。MS張坐在光身旁，將光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問："同學仔，電視好睇定係MS對腳好睇呀？"光知道MS張在挑逗他，雖然下體明顯已勃起，但故作鎮定："電視好睇"。光拿起杯子喝了少量水，再放下杯子目不轉睛地看著電視。

MS張見光"不領情"就坐在光的大腿上，面向光。她雙手擁著光的頸部說："真係電視好睇啲呀？"

光：MS同電視都有得揮WOR！

MS張續坐在光的大腿上，轉身拿過杯子，再面向光說："呢杯水好好飲GA咩？"

光：有個靚女斟畀我，好好飲架。

MS張也喝了一口，再說："係幾好飲啲。唔知如果係靚女餵你飲會唔會仲好飲？"

說罷，MS張再喝一口，沒有吞下就吻向光的嘴。光就在MS張的口中接過了水，並吞下。

MS張：係咪好仲好飲啲添呀？

光：係呀。

MS張：咁飲多啲呀。

MS張重施故技。但今次MS張沒有在將水傳到光咀裡後停下來。她繼續將自己的口水放在光口中。兩人的舌頭和嘴唇相互糾纏，MS張的口水慢慢從光的咀角流出。差不多一分鐘後，MS張才停止其攻勢。

MS張：好唔好飲呀？

光：好.....好飲。可唔可以飲多啲？

MS張即時再接再勵。光也不示弱，將口水交回MS張的口中。光和MS張緊抱著對方，兩人的口水交錯在一起，已不可能分得清哪些口水原屬於誰。兩人的口水慢慢滴到光的上衣和長褲上。大半分鐘後

· 這場口水大戰始停下來。

MS張：正唔正呀？

光：好正·好興奮呀。

MS張：你睇下·你件衫同條褲都濕左啦·唔好著咯。

MS張隨即幫光脫去上衣和長褲。二人繼續先前的交換口水前戲。但今次他們的口水是滴到光身上和淺藍色綿質內褲上。光拿起搖控關掉電視，整間屋只餘下他們的接吻聲。光的雙手開始不規矩，向MS張身上那風褸的拉鍊進發。他將拉鍊拉下來後，嚇了一跳。

原本光以為風褸下是平時MS張在家穿的T恤熱褲，但今次原來內裡而是一件性感睡衣。粉紅色的DEE P V

LACE睡衣薄得已不得再薄，長度僅僅蓋過MS張的私處。睡衣在胸部的位置為半透明，兩點若隱若現。下身沒有熱褲，只得一條粉紅色T BACK。

MS張見光呆了一呆，不禁以一個淫笑回應。

MS張：好唔好睇？鍾唔鍾意？

光：好好睇，好鍾意。

MS張：呢份係我送俾同學仔你GE聖誕禮物。

光：多謝MS。

MS張：同學仔你有冇禮物送畀我呀？

光：呀.....冇呀。

MS張：冇呀？咁要罰GOR WOR。

光：要罰乜架？

MS張：罰你剝光豬先啦。

MS張脫去光的內褲，一條筆挺的陽具終見天日。MS張跪在光面前，開始幫光口交。這是光第一次享受口交的樂趣。他俯視著MS張的姿態。MS張一時含著光的肉棒，時而用舌頭舔它。MS張有時又會仰視著光的樣子。下身享受著口交的快感，視覺上又見到MS張那淫蕩的眼神，光開始呻吟了：'呀·呀！MS張妳好正呀！'

MS張聽見光的讚美後，就更加起勁！

光：我就忍唔住啦MS張。

MS張：唔好忍啦。

MS張繼續投入地為光口交。

光：要射GA LAR。

光果然洩了。精液湧到MS張的口中。MS張吞掉光的精子，再用舌頭幫光潔淨陽具。然後，她站起來，問：'夠唔夠胆同我濕吻？'光點頭回應。MS張就拉起光。兩人的舌頭再一次交纏著。殘餘的精液雖然味道很腥，但被性愛沖昏頭腦的兩人卻覺得既甜蜜又亢奮。

# 口水大戰

MS張：你啲精好好味呀。

光：唔係掛.....

MS張：真GA。好野要同同學仔分享下。

MS張就將沾有精液的口水傳回到光的口中。就像口交前一樣，漸漸兩人的口水都在嘴唇交纏。慢慢，口水滴下來，滴到地板上。本來雙手擁著光的MS張將右手移到光的陽具上。剛射完精的陽具本已變小了、變軟了。MS張溫柔地撫摸它，它又變大了一點。

MS張：跟我入房。我要罰你。

穿上性感睡衣的MS張拖著赤條條的光進睡房，然後以“大”字形躺在牀上，左手撫摸自己的乳房，右手撫摸自己的私處。同時，她帶著淫蕩的眼神望著站在牀邊的光說：“同學仔，我要罰你，你要好好服侍我。知唔知？”光點頭示意。MS張卻裝作不滿意似的：“我問你知唔知呀！答我呀！”

光：知道。

MS張：咁先係乖學生GA MA。仲仲唔快啲爬上來我？我要你晒我成身。

光：係。

光就伏在MS張身上。由她的額頭出發，吻到面、鼻和嘴。吻到嘴的時候，光由忍不住將大量的口水餵到MS張口中。到光準備向下巴和頸進攻時，MS張見到兩人嘴唇間的口水絲，興奮莫名，就命令光：“除左我件衫！我要全身都係同學你啲口水”

服從命令的光就先幫助MS張除掉上衣，然後伸出舌頭，舔盡MS張的頸部和胸部。然後再索性將口水啜出來，MS張的上身盡是光的口水。躺在牀上享受的MS張：“你好叻.....呀.....好舒服。唔好停... ..呀！唔准停呀。”MS張雙手放在胸前，將兩點上的口水平均地塗在乳房上。然後再將手指放入自己口中，吸啜光的口水。

同時，光已進攻到MS張的腰間。隔著那T

BACK內褲，光吻MS張的陰毛，再吻私處。MS張的叫牀聲更大了：“呀！呀！呀！除左條褲，快啲呀！我唔要著褲呀。”本來光還想多欣賞這內褲，但老師的命令不能違，就迅速除掉了MS張身上的最後防線。當光將MS張的褲子脫下來，突然MS張將右腳伸到光的面前。她用誘惑的眼神望光呆了一呆的光，說：“我要你幫我吮腳趾”。光隨即拿著MS張的右腳，將五隻腳趾放進口中吸啜，顯得十分陶醉，時而斜視著MS張。

MS張見到光竟然毫不思索就照辦，感到既意外又開心。她凝視著光啜腳趾的神態，雙手就搓揉自己的乳房。光再主動改啜MS張的左腳，引得MS張又一輪高聲呻吟。

MS張：呀！好正！頭先我話要成身口水，而家我對腳夠唔夠多呀？

光：好似未夠。

說罷，光就開始吐口水到MS張的腳趾和腳背。看著光的口水自腳滴到牀上，MS張忍不住了：“呀！好痕呀，好痕。口交.....我要口交！”光即時放下MS張的左腳，嘴巴向MS張的陰道進發。光的舌頭在陰道外圍打轉，已令MS張慾仙慾死：“好舒服。叻仔！你夠硬未呀？夠硬就插入來啦。”光就

將陽具放入MS張的陰道中。光始終還是新手，進入的過程不是太順利。但一進入後，他的抽插動作已經好像十分純熟。

光：呀！舒唔舒服呀MS？

MS張：好.....好舒服。唔好停。呀！我啲淫水好唔好味？

光：好味。好好味。

MS張：咁同我分享下啦。

光一邊抽插，一邊將嘴唇放在MS張的唇上。兩人的口水又再交織在一起。兩人的下巴基本上已被口水淹滿。上身有口水的刺激，下身有陰莖的刺激。MS張很快就到達高潮，她“肉緊”地抱實光叫：“我來啦。到左啦。唔好停呀。呀.....呀！高潮呀！”兩分鐘左右後.....

MS張：我想上來呀。

兩人交換上下體位，MS張騎著光，奮力地上下抽插。

MS張：我愛你呀。

光：我都好愛妳呀MS。

MS張：我成身都係你啲口水啦。我好鍾意。

光：我都想要呀。

MS張聽罷就將口水吐到光身上。先是胸部，再是肚部。MS張再用手將口水塗滿在光的上身。

光：呀！呀！好正！

MS張：滿唔滿意呀？

光：好滿意。就來要射LA。

MS張：射去我對乳房到呀。

MS張離開光的身體，躺在牀上。光將陽具放在MS張的乳房上。雖然MS張的乳房不是大到能夾著光的陽具，但光看著自己的陽具放在女神的胸部，再加上MS張愛撫像小光，光已接近爆發的邊緣了。

MS張再火上加油，將口水吐到光的陽具上。光忍無可忍，將精子射到MS張的乳房上。

## 賢妻良母 雲的勸告

看著溫暖的精子射在自己的胸部，MS張又忍不住淫笑了。她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沾過精液，邊望著光邊將手指放到自己口中：“呀！好味！”她輕吻了光的嘴，就到洗手間洗澡。

MS張洗過澡後，就著光洗澡。光從廁所走出來，見MS張已穿回剛才那套性感睡衣在牀上睡著了。短時間內兩度射精的光也很累。他穿起帶來的睡衣，躺在牀上擁著MS張的背部準備睡覺。他吻了MS張的面頰一下，MS張就轉身主動擁抱他：“多謝你送咁好GE禮物畀我。我真係好舒服。”聽到MS張的讚美，光面紅地笑了。

MS張：你面紅個樣真係好得意。

光：頭先做緊時我冇面紅AR MA？

MS張：我冇留意WOR。淨係見到你好投入同好淫LOR。你覺得正唔正呀？

光：好正。

MS張：真係好犀利。我從來未試過咁舒服架。

光：從來？

MS張：係呀。真係從來AR。

光：唔信。

MS張：真GA。你知唔知我睇住你啲口水流嚟我身上面，真係好興奮。

光：第二個用同一招你會仲興奮啦。

MS張：呢一招冇其他人用。得你用。

光：下？

MS張：係AR。第一次玩呢招GA我都係。

這時，MS張的電話響起。原本略帶微笑的光收起笑容。MS張沒有接聽，只是繼續在牀上緊抱著光，再由得電話鈴聲停止。

光：你聽晚同佢試呢招的話，我估會更舒服.....

MS張：唔好講佢LA。呢兩日係我地二人世界GA。

光沒有回應，轉身用背部對著MS張。MS張見狀就從後抱著他。

MS張：唔好咁LA。呢兩日係屬於我地GE。

光還是保持沉默。

MS張：我應承你，呢招永遠只得你同我一齊先會玩。無論點都好，你永遠係令我最舒服嗰個。

光：哦.....

這段對話就此結束。兩人睡著了。那天晚上、半夜和翌日早上，他們在每個時段都做了一次愛。每一次都是口水四濺。自那次約會起，這一招是他們做愛時必玩的招式。而MS張十年來也守了那個承諾，從來沒有要求丈夫來口水大戰。

\*\*\*

MS張想起前一晚發生的事。雖然她是在不大情願下和光發生了關係。但當光吐口水到自己身上時，她還是忍不住露出了自己興奮的感覺。想到這裡，她覺得下面也濕了。她很想和光再幹一次，轟轟烈烈地幹一次。她拿起手袋，準備找出光的名片。但這時，母親叫她吃飯的聲音暫時打消了MS張的淫念。

跟父母吃過午飯再看了一會電視後，MS張離開娘家，回市區準備接女兒放學。一向接送女兒的都是女兒的爺爺或嫲嫲，今天MS張有機會自己接送，其實是挺高興的。由上車開始，MS張的心已被女兒佔據，光的事暫時被拋諸腦後。她提醒自己已是一位母親，凡事要以女兒為先。接過女兒後，她整

天都待在女兒身邊。直到女兒睡了，她開電腦上網時打開電子郵箱，見到一封發自光的電郵，她即有點兒不知所措。她按下電郵，正準備細看內文，卻發現內文是一片空白。這時，丈夫剛好走進房間。她立刻關掉瀏覽器然後關機。MS張的丈夫擁著她準備挑逗她，MS張卻說：“今日返左阿媽度再返來好叻LA，畀我抖一抖呀。”MS張的丈夫就沒有再要求。兩人睡在牀上，MS張提醒自己：“做左十年賢妻、六年良母，唔可以半途而廢”。她相信，明天回到學校工作，定會令她不再記起和光的事。

同一時間，光獨個兒在尖沙咀一所酒吧喝啤酒。他的智能手機就在桌上。他時刻都盯著它，希望能收到MS張的電郵或者是電話。突然，電話響起，來電的卻是雲。光帶點失望接聽。

光：雲？

雲：光仔你點？

光：咩點？

雲：我擔心你呀。你有再搵MS張AR MA？

光：SEND左個EMAIL俾佢。佢冇覆。

雲：下？你唔係掛.....叫左你唔好！

光：食晏時太悶忍唔住AR MA。

雲：你唔好搵呢啲野玩啦，人地有老公GA LAR。

光：其實我唔多明。當年佢都有男朋友，我同佢喺埋一齊某程度上係妳撮合GOR WOR。而家做乜因為佢結左婚就咁反對？

雲：咁你當我當年做錯啦。總之你有理由去拆散人地個家庭。

光：我有打算做啲咁GE野AR。

雲：咁你就唔好SEND EMAIL俾人啦。

光：放心WOR。我唔係寫乜野情書，就算佢老公CHECK佢EMAIL都應該睇唔出啲乜野。

雲：唉.....呢個唔係最重要。總之你唔好搵佢。佢唔值得你咁做。當年佢唔要你，你有幾傷心你記唔記得？

光：記得。

雲：咪係LOR。咁你仲樁個頭埋去？

光：我唔知。佢傷我個心，但我都掛住佢。妳知GA。咁多年來我最鍾意係邊個，雲姐妳好清楚。

雲：但佢唔值得你咁對佢AR。

光：佢如果肯搵我、見我，乜都值得。

雲：佢覆你、見你、再同你上牀都唔值AR。佢有老公，個心唔喺你度。佢搵你都唔代表佢愛你GA。

光：佢唔愛我，我都可以愛佢GA。總之我想佢喺我身邊。

雲：下？你係咪傻左呀？如果佢當年真係愛你，個結局就唔會咁LA。何況十年後佢已為人妻？

光：做乜事無啦啦話佢當年唔愛我WOR？何況個結局講真大家都預左。

雲：你知預左就好LA。呢個係個氹，你踩返落去又只會傷多一次。總之我講GE野都係為你好。唔想你第時唔開心。

光：唔好勸我啦雲。我都控制唔到自己。你個囡囡冇乜野MA？

雲：咩？咩冇乜野？

光：你今朝話佢唔舒服AR MA。

雲：呀，係呀。今晚好返好多LA。有心。

光：咁就好。

雲：我要訓啦，聽下我話，放低佢啦。

光：盡量啦，BYE BYE。

雲：BYE BYE。

收線後，光就回家。無論在回家的路上還是在家中，光都在細想與MS張的往事。但回憶又會被剛才

雲的話打斷。這個遊戲，他永遠不會是贏家。但他真的很想玩一次。他同時知道，再玩一次的話，他會再一次很受傷。

## 再聚

翌日早上，MS張回到學校，又開始繁忙的工作天。第一和第二節是中七的歷史科測驗。她走進教室，派發題目後便在老師桌前坐下來準備批改其它班別的作業。突然，她想起這個教室，就是當年光讀書的地方。回憶又湧上心頭。當年她在課堂上十分正經，但有時會凝視著光，趁其它人不為意時與光眉來眼去。經過光的座位旁又會有意無意間用身體擦過光的手臂。這些動作被雲見到，她和光就會在下課後被雲嘲弄一番。

偶爾，她會在上課前的晚上問光想自己穿甚麼顏色的內褲。之後上學前她就聽從光的選擇，再穿上較短的裙子，讓光猜她是否真的有穿上光所渴望見到的顏色。不過，因為MS張坐得很小心，最多只會露出一、兩秒的時間讓光窺看，所以光只得一、兩次能在課堂上看到MS張的裙底春光。但光總是告訴她：單是看見她的臉和大腿，已令他神不守舍了。想到這兒，她原本交疊的雙腿夾得更緊.....

MS張無法集中精神批改作業，就望出窗外希望自己不要再想。怎知道望見外面的操場，想起的又是以前看光在那裡打球。望著對面的大樓，她又想起有一次光在那邊突襲她，吻了她一下。她因此連續三天對光不理不睬，要雲教光寫一封情信道歉，承諾以後在校園內不再犯這樣的錯，MS張才原諒他。

回憶起往事，MS張知道自己根本不能忘記光。如自己不是有一個女兒，她昨日已再找光了。測驗過後，她返回教員室。走到門口，又想起以前經常在這個位置和光、雲兩人一起聊天。那段日子比現在快樂多了！她終究不能再壓抑自己的感情，回到座位就覆了光的電郵。光的電郵只在主旨上寫著"CAN WE

MEET?"三字。MS張就回覆他："我只在四點放學後到七點晚飯前有時間"。MS張按下"發送"鍵的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應該為發這封電郵而後悔，還是應該為自己沒有壓抑自己的情緒感到輕鬆。無論如何，她既然發了這封電郵，就代表她已豁出去，代表她已不再顧慮那麼多了。

光一早在辦公室就是一邊工作一邊期望著收到MS張的回覆。他一見到MS張的回應後，就連忙回覆："沒問題，日日都得。今天可以嗎？可以打電話給我，電話是XXXXXXXX"。MS張沒有打電話給他，而是繼續用電郵和他聯絡。其實MS張的丈夫沒有她電郵的密碼，所以她不怕用電郵跟光聊天。同時，MS張覺得用電話交談可能出現寂靜的情況令到氣氛尷尬，所以最後兩人用電郵溝通後決定當天五時在光的家中見面。

光工作到中午，就稱病請了下午的假。他到醫務所看醫生取得假紙後，就去餅店去買MS張最愛吃的西餅回家，再執拾一下。四時四十五分，光到地鐵站等待MS張。在地鐵中的MS張心情複雜。她今早決定了要再見光，但她不知道見到光要說些甚麼和做些甚麼。聊天嗎？看電視嗎？做愛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既想見光，又怕被人撞破這次會面，所以怎樣也不能在公眾地方與光相聚。她見到光，就趨前說：'行啦。你帶路。'

光：哦。你前晚至來過，唔認得路LA？

MS張：上次咁黑，唔認得LA。

說罷，光就帶領MS張回家。兩人沒有在路上交談，而且距離比起兩晚前遠。進屋後，兩人坐在沙發上對望。光打開枱面上的西餅盒.....

光：食呢個蛋糕AR。

MS張：多謝。

光：你仲鍾意食GOR HOR？

MS張：係呀，仲鍾意。



MS張開始吃蛋糕，光只管看著她。兩人又回復在路上的沉默狀態。事實上，光雖然很想見MS張，很想和她之間的關係可返回十年前一樣，但實際上要說甚麼他自己都不知道。吃過整個蛋糕後，MS張忍不住開口.....

# 澳門之行

MS張：你話想同我傾計GOR WOR。而家冇野講GE？

光：UM.....妳畀我整理一下，我好亂.....

兩人還是沒有交談。對望了一會後，光終於說話。

光：我只係好似想好似以前咁。

MS張：我結左婚GA LAR。個女都讀緊小學。你唔好咁。

光：我唔係想破壞啲乜野，我只係想好似以前咁。

MS張：都咁多年LAR，你都有女朋友LA應該。

光：係有過，但而家冇。

MS張：而家冇？前晚你牀邊又有啲野？

光：同上一個分手之後用剩JE。

MS張：你應該快啲搵過下一個。

光：而家搵緊。係妳得唔得？

MS張：我地冇結果GA。你明GA。

光：我明。我唔想諗結果。我曾經以為我放低到你，如果唔係前晚我都唔會去聚餐。但一見到你我就只係想拖住你。

MS張：如果前晚我畀錯左SIGNAL你，對唔住。我唔想再HURT你。以前HURT過一次夠LA。你應該搵個好女仔好幸福咁生活GA。係啦，呀雲佢點呢？

光：佢？佢早幾年結左婚，而家都做左媽媽LA。

MS張：嫁得好嗎？

光：OK LA。老公做會計GE。算係少奶奶生活中掛。妳等我一陣。

光走進睡房，拿了兩樣東西出來，放到枱面：「MS張妳記唔記得呢兩樣野？」MS張回應：「記得...」

那兩樣東西是一瓶沙和一個籌碼，記載著兩人分手前的最後兩次約會。

當年，高考放榜，光和雲成績都還可以，入大學不是問題。MS張就說要獎勵他們，趁男友兩個星期後帶學校的交流團外遊期間請他們到澳門來一個兩日一夜之旅。本來雲不想當電燈膽打算推掉，但MS張堅持說在澳門也可能碰見同事，況且平時雲也跟著MS張同光一起拍拖，不能因為今次的地點不在香港而遺棄雲。暑假中的平日，三人就過大海去。

先是澳門半島觀光，黃昏三人到了黑沙海灘。三人坐在海灘聊天，像平時一樣開開心心。場地換了在海灘。光和MS張可互相依偎著又可以隨時輕吻，感覺更舒服和自然。光說要在沙灘上漫步，捉著MS張的手就兩人一起走。識趣的雲坐在原地，望著她的好友和她的老師溫馨地拖著手。

MS張：開唔開心呀光仔？

光：開心呀。第一次同妳來沙灘。我陣間筆啲沙落個樽度做紀念先。

MS張：我冇著比堅尼你都開心呀？

光：哈！乜都冇著都睇過LA，比堅尼濕濕碎。同埋妳而家背心熱褲都夠正LA。

MS張：呀雲都係背心熱褲WOR。

光：點同？雖然佢都靚，但妳靚好多呀。仲要妳高佢幾寸又有女人味過佢。

MS張：即係話我老啦。

光：唔係AR。佢短頭髮係冇乜女人味GA MA。

MS張：唔好咁話佢LA，大家路線唔同JE。

光：點都好LA，我愛妳我至覺得妳正。

兩人禁不住在海邊擁吻。

MS張：唔好悶親呀雲LA。

MS張拖著光走回原處，對雲說：一路行啲海風吹埋來好舒服GA。妳都一齊行下LA。

雲：你地行LA，唔做電燈膽呀。我喺度吹下風都舒服GA。

MS張：傻妹。聽老師話，一齊行LA。

MS張伸出手，示意叫雲拖著她。MS張左邊拖著光，右邊拖著雲，三人就在沙灘漫步了一會。那時，MS張已經下了決心，今次是三人最後一次約會。而光這小子就在憂慮晚上三人在同一間酒店房怎樣與MS張做愛。

離開沙灘前，光將半瓶空樽入滿沙。

吃過葡餐，三人到賭場。MS張拿了一千元做賭本，三人在大細桌前亂估一通。玩到深夜，小有斬獲。MS張兌換現金時特意留下了兩個籌碼沒有兌換，她將這兩個籌碼送給光和雲：“第一次入賭場WOR你地，留個念LA。”

回到酒店房，三人先後洗澡。很自然地，光和MS張坐在一張牀上，雲就坐在另一張牀上。

雲：我訓覺LA。好奷。我會訓到成隻豬咁，乜都聽唔到GA。

光：我驚太大聲連豬都畀人嘈醒。

雲：唔信你咁勁。

MS張：訓LA。我都好奷。唔會嘈醒妳嘅放心LA。

雲當然沒有面向另一張牀。光和MS張在牀上纏綿著、愛撫著、濕吻著。有時發出輕微的呻吟聲，雲當然聽到。這激起了雲的性慾，開始自慰起來。當然，因為光和MS張在，她的動作不可能太大。

只顧纏綿的光和MS張兩人也是性慾高漲。光在MS張耳邊說：“我好想插入去AR。我有帶套過來GA。”MS張回應：“我都好想，不過呀雲喺度AR。返香港先LA。”那天晚上，光和MS張都沒有放肆到真的幹起來。

天光，雲首先醒過來，她起牀時向著光和MS張那邊說說：“我去刷牙化粧。要兩、三個字GA。三個字啦就。”說罷，雲走進洗手間。

## 成人廣播劇

光在矇矓中聽到雲的說話，即強迫自己提起精神。他在被窩中爬到牀尾，先吻向MS張的大腿內側，再逐步移向MS張的陰部。慢慢，光的舌頭已是隔著紫色絲質內褲舔著MS張的私處。MS張再睏也不能不醒過來。她知道光在服侍她，就望一望另一張牀。見到雲不在牀上，MS張的右手就移向下面，摸著光的頭髮，就像鼓勵光要努力為她口交一樣。得到MS張的鼓勵，光就除去MS張的內褲，直接親吻MS張的陰道入口。MS張開始濕了，且發出呻吟聲：'呀.....唔.....我想要AR'。聽到MS張的要求，光即脫掉自己的睡褲和內褲，再進入MS張的體內。光一邊抽插著，一邊吻著MS張的脖子。

MS張：呀！呀！好舒服！呀雲呢？

光：佢喺廁所AR。佢話三個字後先出來。

MS張：哦！咁要快啲.....呀.....

光即時將抽插的速度加快。

MS張：唔係叫你插快啲AR。衰人！

光：咁插快啲唔好咩？

MS張：好.....好！你插得我好舒服AR叻仔！

光：MS你啲淫水好好味AR。

光即與MS張來一個濕吻，順道將口水流到MS張口內。

MS張更加興奮，緊緊地抱著光，她的叫牀聲已好像平日那麼大聲。

雲在廁所聽到MS張的呻吟聲，當然知道她與光在幹甚麼事。聽到這些聲音，雲也忍不住坐在馬桶上開始自慰。數小時前在牀上，她只能伸手到自己的褲子中。但現在洗手間內沒有其他人，雲索性脫光，全身赤裸。她左手撫摸自己的乳房，右手向自己的陰道進發。自慰帶來的快感，已令她不得不偶然淫叫起來。本來光和MS張也陶醉得留意不到洗手間傳出來的聲音。但當光暫停抽插去拿避孕套時，他們都聽得出雲在洗手間搞甚麼了。

戴過安全套，光回到牀上再度進入。

光：係咪你嗌得太大聲，搞到呀雲都忍唔住？

MS張：佢要DIY好似好可憐咁AR。

光：咁佢而家係冇MS你咁幸福GA LAR。

MS張：咁你叫佢出來然後服侍埋佢，咁佢咪同我一樣咁幸福LOR。

光：我點會呢？我要留返最好GE野畀MS GA MA。

MS張：咁你快啲畀你啲精華我LA。

光受不了這樣的挑逗，不到十秒鐘就洩了。當時兩人還是穿著上衣。射精後，光伏在MS張身上，兩人輕輕接吻。突然，他們聽到洗手間傳來刷牙的聲音，於是兩人立刻清理，穿回褲子，再躺在牀上。三分鐘後，雲由洗手間走出來，說：'夠快手WOR！幾點落去食早餐AR？'

MS張：我同光仔梳洗埋就行LA。

半小時後，三人到酒店餐廳吃自助早餐。趁光在拿食物之際，MS張對雲說：'你頭先喺廁所好似都好興奮下WOR'。雲剛才太忘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呻吟聲原來大聲到連MS張和光都聽到。因此，雲聽到MS張的說話後就一臉尷尬，只能語無倫次地說：'下？係咩？'

MS張：唔駛怕醜WOR。妳都唔係好大聲JE，我估我大聲啲。

雲：咪係LOR。你地尋晚又咁樣，今朝又咁樣，我都有需要GA MA。

MS張：對唔住.....

雲：又唔駛對唔住GE。好似聽左齣成人廣播劇JE。都幾好聽GA！

光回到飯桌，MS張和雲沒有就此話題繼續下去了。

# 分手前的晚餐

黃昏，三人坐船回港，再由上環轉地鐵回家。車到了旺角站，住在彩虹站附近的MS張沒有像平日一樣轉車。

雲：做咩唔落車GE你？

MS張：送埋你地兩個返去先LA。坐多兩個站JE。

其實玩了兩天，三個人都很疲倦。在地鐵中，他們已沒有餘力像平時那樣快樂地談天。到了深水埗站，三人離開車箱。

光：MS你過對面搭車LA。

MS張：我送你地出閘啦。

在閘口，MS張跟光和雲道別。望著他們兩人一起離去，MS張良久也沒有移動。她知道，一切都要結束了。

因為住處相距不遠，光和雲一起走了一段路。到兩人分別之時，雲說：“光仔你小心啲。”

光：小心啲乜？

雲：我覺得MS張有啲唔妥。

光：點唔妥？

雲：平時佢唔會送我地返來GA。同埋佢呢兩日啲笑容有時有啲牽強。

光：咁代表啲乜先？

雲：我唔知。但係你心理上要準備定LA。有啲野唔可能永遠都繼續落去。

光：哦.....

雲這番話令光這晚在家中十分不安。光吃過飯後就打電話給MS張，想問個究竟。但接通了多次，MS張都沒有接聽。光只能開著ICQ，期望MS張出現。但等到十一時，MS張還沒有在線，光就更加悶悶不樂。其實同時，MS張獨個兒躺在牀上掙扎。她知道光打電話給她，她是故意不聽的。她在想，應該就此結束還是相約光出來講清楚呢？光多次來電終令她心軟。十二點左右，MS張接聽光的電話。

MS張：喂。

光：MS，成晚都搵唔到你GE？

MS張：我一返來就訓著左LA。

光：我以為妳有乜野事添。

MS張：冇。你聽晚得唔得閒？出唔出到街？

光：應該得。

MS張：咁你六點到上來我屋企呀。我煮飯畀你食。

光：好呀。

MS張：咁聽晚見LA。我好叻，訓先。

MS張沒有讓光有機會問清楚，但光聽到MS張的邀請，也基本上已將原先的不安拋諸腦後。

翌日黃昏六點正，光準時到達MS張家門口按門鐘。穿著圍裙的MS張開門讓光進來：“你坐下先。我住埋啲野就快食得。”MS張轉身走進廚房，光看見原來MS張身上只得圍裙與一條黑色TBACK內褲。光自然色心起，換上拖鞋後即走進廚房，從後抱著MS張一邊吻MS張的頸，一邊上手其

手。MS張早料到光有此一著：“估到你會咁GALAR。但你咁樣我煮唔到野食WOR。食完我地至慢慢享受好唔好？”MS張順勢輕吻光的嘴唇一下。一向對老師言聽計從的光就回到廳坐下，等待MS張的飯菜。這不是MS張第一次為光做飯，所以光都沒有期待著有甚麼驚喜。不過，今次MS張所做的三碟菜都是光最愛吃的食物，包括MS張從未做過的咕嚕肉和魚香茄子。

光：嘩！MS張識煮咁多野而家？

MS張：為左你梗要學下。

兩人開始吃飯，有時互相餵食，有時又撫摸對方的敏感部位，十分甜蜜。餸菜吃到七七八八時，MS張說：“你想唔想食裸女餐？”

光：咩裸女餐AR？

MS張站起來，除去身上的圍裙和內褲，全裸躺在沙發上，說：“你將啲飯餸擺喺我身上食LA。”光從未幻想過此情景，即興奮地照辦。他將一塊咕嚕肉放在MS張右邊的乳頭、幾粒飯放在MS張左邊的乳頭，再將一塊小小的茄子放在MS張下身的小三角地帶。接著，光用口直接在MS張的身體上吃過這些食物。

MS張：好唔好玩呢？

光：正到痺呀！

MS張：你就正到痺。我污糟晒LA。要沖個涼先。

MS張隨即走到廁所。進廁所前，全裸的MS張回頭望著光：“一齊沖AR。”

## 準備最後一戰

光立即跟著MS張走進廁所。他脫去身上的衣服時，MS張已在企缸中先行清潔自己的身體。這幾個月來，光試過幾次提出與MS張一起洗澡，但MS張都拒絕了。這一晚MS張竟然反過來主動叫光跟她一起洗澡，光實在是意想不到。他走進企缸，即與MS張來一個激情的濕吻。接著，MS張就對他說：“你企好AR。等我服侍你。”

MS張站在光面前，將肥皂液塗在光的上身，然後叫光轉身。面對著光的背部，MS張先將肥皂塗在自己的胸部，再用胸部擦光的背部：“舒唔舒服AR？”十分陶醉的光回答到：“好正AR”。這個時候，光的下體已經明顯地漲大。

MS張用左手拿過花灑，一面向光的身上射水，右手就繼續用肥皂為光清潔。慢慢，MS張蹲下來，為光的臀部和雙腳進行清潔工作。跪在地上的MS張再叫光轉身。終於，光夢寐以求的一刻來臨，MS張跪在地上將肥皂塗在他的陽具上，再用清水沖走肥皂泡。清洗好後，仍然跪著的MS張開始為光口交。光的右手按著牆保持平衡，左手則撫摸MS張的秀髮。他緊閉雙眼享受著，時而睜開眼睛望著MS張口交的姿勢：“MS我好舒服AR！你好犀利”。已是欲仙欲死的光沒有留意到MS張這次的動靜和平日不一樣。以往MS張為光口交時，她總會一邊口交，一邊用淫蕩的眼神望著光的臉孔。但今次，MS張卻是全神貫注在光的陽具上。雖然沒有看著光的容貌，但單是聽到光的呻吟聲，MS張已知道光十分享受。幾分鐘後，光敵不過MS張的口交技巧，高呼：“唔得LA，要射LA！”MS張說了一句：“射晒去我個口度LA”後，即繼續努力口交。不久，光忍不住，將精液都射到MS張口中。MS張一如既往吞掉光的精子，再用手上花灑噴出的水漱，然後才站起來。她擁著光，親吻他的頸和面部，再深情濕吻。

MS張：滿唔滿意AR？

光：好滿意。

MS張：好LA。服務完畢。你出去先LA，我沖多陣。

光抹身，穿回衣服就離開了浴室。這一刻，光的腦海只是在回味著剛剛發生的一切和期待著下半場。企缸中剩下MS張一人在洗澡。趁獨處的時候，MS張在想：一會兒跟光說分手時，怎樣可以令他過得好一點？可是，MS張怎樣都想不到一個好方法。她只希望，今晚給光最好的“服務”，以彌補自己對光的歉意。

幾分鐘後，抹過身的MS張赤條條地返回廳，卻找不到光。原來光已躺在MS張的牀上。她站在房門位置望著光，心情更複雜。她知道，她即將最後一次和光做愛。做愛後，她就要狠下心腸跟他說分手。她渴望讓光享受性愛的樂趣，但覺得這個結局對光實在太可憐。她伏在光的胸前，輕吻了他，說了一句：“我愛你。”

光：我都愛你。

MS張：你鍾意食我煮GE飯多啲定係同我沖涼多啲呢？

光：兩樣都咁鍾意。

MS張：太貪心LA。

光：MS你咁正，入得廚房上得大牀，好難唔貪心GOR WOR。

MS張：我帶壞你LA。上年你仲係斯斯文文含羞答答青頭仔，而家咁鹹濕。

光：係呀，係MS你帶壞我GA。我好鍾意你帶壞我WOR但係。

兩人再濕吻一會。MS張感覺到光的陽具又大了。

MS張：咁快又大左GE？



光：係呀。你太吸引掛。

MS張：咁可以再來LOR WOR。

光：頭先得你服侍我，等我服侍返你啦。

MS張：好。不過你答我一個問題先。

光：咩AR？

MS張：你有冇諗過你GE完美性愛係點樣GE呢？

光：都有GA。

MS張：點樣樣GE呢？

光：好變態GOR WOR。

MS張：有幾變態？

光：都唔係幾好意思講。

MS張：講LA。我唔會介意GOR WOR。

光：你話唔介意GA。

MS張：一定。

光：我想畀MS張你睇學校強姦。

## 誘姦

MS張：哈！傻啦，法律上女人強姦唔到男人GA。

光：係咩？

MS張：係AR。所以你呢個性幻想永遠都有可能發生。你出廳坐陣先啦。我好快出來。

光離開MS張的睡房，獨個兒坐在廳中的沙發。MS張關了門，他不知道MS張有甚麼主意。三分鐘後，MS張推門出來說：“坐過去飯枱嗰邊LA”。光即從命。同時，光回頭看見MS張已經穿好衣服：是黑色套裝加白色恤衫！

MS張平時上課很少這樣穿。難得今次打扮到好像AV中的女教師一樣，而且那條裙比平日的更短，光對之後會發生的事已是十分期待。MS張走到鞋櫃旁穿上高跟鞋再走到光身邊。

MS張：同學仔，你知唔知點解你要喺課室留堂AR今日？

光：唔知AR MS張。

MS張：唔知？真係唔知？

光：真係唔知AR。

MS張：今日係要罰你、教訓你。你得罪左我！

光：冇AR MS。

MS張：你日日上堂都眼甘甘望住我對腳同大牌WOR。你知唔知咁樣係冒犯我？

光：下？對唔住，我以後唔敢。

MS張：而家道歉太遲LA。我今日要好好教訓你。

說罷，MS張將右腳放在光的大腿上，命令他：“幫我除鞋！”光除掉了MS張的高跟鞋，忍不住雙手撫摸面前那條雪白的美腿。但MS張即喝令：“唔准摸！”光即停手。

MS張解開套裝上的衫鈕，白色恤衫下的兩點已是若隱若現。她再解開恤衫上最高的兩粒鈕，面向光坐上他的大腿上。MS張帶著淫意地說：“我有帶BRA

GA。係咪好想摸呢？但係我唔會畀你摸GA。你平日得罪我太多LA。”MS張隔著光的褲子摸著光的陽具：“嘩！咁大GE同學仔你？我真係咁迷人咩？”光回應：“係AR。”MS張站起來，俯視著光：“你唔駛賣口乖LA。我係來教訓你，唔會畀你享受GE。跪喺度！”

光跪在地上，裝作可憐地向上望著MS張。當然，他內心其實是興奮無比。MS張拿過光剛坐著的椅子，然後坐下。她伸出仍穿上高跟鞋的左腳：“除埋佢！”光又照辦。

MS張：你平時唔係好鍾意望住我對腳GE咩？而家我要你幫我清潔對腳。

光：點清潔AR？我唔識GA。

MS張：用你條脷！

MS張即將左腳伸到光面前。光即開始他的“清潔”工作。他托著MS張的左腳，由腳趾出發，到腳背，再緩慢地移上膝蓋位置。MS張的呻吟聲也出現了。但當光準備進攻大腿時，MS張突然停止呻吟，且語氣強硬地說：“作死AR你！腳板底唔駛清潔GA？”光即答道：“係！係！即刻做！”在回應MS張的質疑時，光才發現，原來MS張裙下是沒有內褲的。他因此又更興奮了。光將進攻的焦點改到腳板。清潔好腳板後，他才逐漸返回膝蓋，再到大腿。他聽到MS張的呻吟聲愈來愈大，再望望MS張的樣子，原來她已忍不住大力按著自己的左邊乳房。MS張見到光望著他，又喝令：“專心啲！右腳都要清潔！”

MS張放下左腳，提起右腳，讓光重複剛才為她的左腳做的事。清潔到右腳大腿內側時，MS張忍不住站起來。

MS張：訓嚟地下。

光躺在地下，MS張捲起短裙便蹲下。她的陰道放在光的面前：“幫我口交！”光接過命令，即用嘴唇和舌頭向MS張的陰戶發動攻勢。

MS張：呀！呀！呀！唔准停！繼續！

光樂在其中，雙手移到MS張的臀部。但當他雙手觸及MS張時，MS張即站起來叫：“邊個准你摸我？”MS張再蹲下：“繼續！”光重新展開口交服務。但他在興奮的同時，也要提醒自己雙手不能亂動。不久，光的嘴巴已全是MS張的淫水。MS張受不了口交帶來的刺激也坐在地上。她伸手到上衣的袋，拿出一塊黑色和一塊灰色的東西。

# 分手

MS張：你平時成日望住我對腳，望住我對絲襪，今日等你慢慢歎。舉起雙手！

MS張用灰色的絲襪綁著光的雙手，再用黑色的絲襪蒙著光雙眼。

MS張：點AR？睇唔到野，又摸唔到我。興唔興奮AR？

光：救命AR！

MS張：嗌救命就啱LA。睇下你以後仲夠唔夠膽冒犯我。

光：唔敢LA。

光繼續躺在地上，MS張脫去他的褲子和內褲，然後站起來用腳踏著光的陰莖。

MS張：腳交玩過未AR？舒唔舒服AR？

光：舒.....舒服。畀我望下妳AR。

MS張：舒服？我係要教訓你，唔係要你享受GOR WOR！你唔駛旨意可以睇到野AR。

MS張即停止腳交“服務”。她脫去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後以女上男下的姿勢和光性交。她一面騎著光前後搖晃，一邊說：“我乜都除晒LA。我知你好想望下，但我唔會畀你望到GE。”

光：我真係好想望。好想摸妳。

MS張：冇可能。舉高雙手！

光將被綁著的雙手放在頭頂上。坐在光身上的MS張將身體傾前，陰道離開了光的陽具：“係咪好想我插返入去呢？”光點頭。MS張卻說：“冇咁容易。”接著MS張用舌頭舔光的腋窩。光痕癢無比，立刻求饒：“好痕AR！唔好AR！”MS張沒有理會，時而舔左邊，時而舔右邊，光兩邊腋下都濕透了。

MS張：係咪好辛苦呢？

光：係AR。

MS張：求下我LOR。

光：求求你AR MS。放過我LA。

MS張：點放過你AR？

光：插返入去AR。鬆綁AR。

MS張：咁咪便宜左你！唔准出聲！

MS張繼續舔光左邊的腋窩，左手就伸出食指撥弄光右邊的腋窩。光忍住不叫出來。十多秒後，MS張停止了對腋窩的攻勢，並命令光：“擘大口！”光張開口，MS張將口水吐進光的口中：“好唔好味AR？”光的回應是：“好好味！”MS張說：“咁你再擘大口LAR！”已經入戲的MS張當然不會再將口水賞賜予光的舌頭品嚐。她叫光張開嘴，卻將口水吐到他的面上和鼻樑上。

光：呀！唔準GE？

MS張：好準AR。我叫你擘大口，冇話要益你WOR！合返埋個口LAR！

MS張解開蒙著光雙眼的黑色絲襪：“畀返少少甜頭你！但係眼看手勿動！”同時，MS張將絲襪塞在光的口中：“唔准整開佢！”MS張對準光的額頭再一次吐下口水。光望著MS張的口水流下來，閉上眼睛躲避。MS張再向光鼻樑、面頰下巴等位置吐口水，令光口中的絲襪也沾滿MS張的唾液。光因為不能發聲，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但實際上他超級興奮。他享受MS張的唾液攻勢，也享受這種被MS

張控制的感覺。MS張伸出右手，粗暴地將光面上的口水塗得均勻些：“你睇你自己似啲乜？畀我虐待緊AR！”聽到這句說話，光更加亢奮。

MS張返回原先的“坐蓮”體位，重新開始女上男下式的性交。MS張高聲呻吟。光無論是想撫摸MS張還是想高聲叫牀都不行，只能發出輕輕的“唔.....唔”的聲音。突然，光的叫聲頻率加快，MS張見狀便拿走他口中的絲襪。

光：我就要射LAR。

MS張：唔好射住，忍住先。

MS張終於由角色扮演中返回現實。她知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了。雖然她期望這個晚上好好地服侍光，但卻不忍就這樣結束兩人間的最後一次性愛。她需要光的擁抱，她需要深情的接吻，她需要光愛撫自己。因此，她停止了擺動，並為光的雙手鬆綁。她站起來，伸出手拉起光，幫他脫去上衣：“返上牀！”

兩條肉蟲回到睡房的牀上，MS張壓著光激吻著他。兩人的姿勢慢慢由女上男下變成側睡對望。光主動將陽具插入MS張的陰道內：“就忍唔住LAR。”MS張回應：“射晒入去LAR”。這是最後一次了，MS張希望光的精子會在這個晚上在她的體內陪伴她。光聽到這句令所有男人神魂顛倒的說話，很快就射了。同時，他將頭放到MS張胸前，吻她的乳頭，又用手撫摸她的胸部。

射精後，兩人相擁著。MS張著光：“攞實啲！”

之後是寂靜的五分鐘，兩人都閉上雙眼。光在回味著這場無與倫比的性愛。MS張卻是準備鼓起勇氣跟光說分手。

終於，她的臉孔移近光面前，右手撫弄著光的眼髮：“光仔，最後一次LAR。我地唔可以再見。”

# 別離

仍然沉醉在剛才那場性愛的光聽到MS張的說話，根本不知道應如何反應。他只發出了一聲“下？”

MS張：要分開LAR我地。對唔住。

光沉默了一會，終於開口。

光：點解？

MS張：早幾個星期佢向我求婚，我應承左。

光：冇相干GA。我預左你地會結婚，我唔介意。我唔想同妳分開AR。

MS張將姿勢改為坐在牀上，光見狀也跟著一起坐，兩人全身赤裸繼續爭論。

MS張：我都唔想同你分開。但去到呢個階段冇辦法。

光：唔會冇辦法。我地可以見少啲。總之唔好分開，好唔好？

MS張：唔係見多見少GE問題AR。你咁細個唔明GA LAR。

光：唔關我幾多歲事。我愛你，你都愛我。咁點解唔可以繼續？

MS張：我要結婚LAR。唔通仲可以對佢唔住咩？

光：咁你同我一齊開心GA MA係咪？

MS張：開心。

光：咪係LOR。咁妳要同我分開即係對自己唔住。

MS張：係對你唔住，我知你會好唔開心。但冇辦法。多謝你幾個月你畀咁多快樂我，但真係係時候要停LAR。你都應該搵個真正GE女朋友。

光：你咪係LOR。

MS張：我.....點算係呢？你而家會唔開心，但你讀大學會遇到好多女仔，好快會忘記我GA LAR。

光：我唔要AR。我淨係要MS張妳一個。

MS張：你唔會屬於我，我都唔會屬於你。唔好咁硬頸，聽老師講好唔好？今晚唔好啖交。

光見MS張去意堅定，無奈地走到廳拿回自己的衣服，再到廁所。他如平日做愛過後一樣洗澡，但今次花灑射水的聲音卻夾雜著光的啜泣聲。同時，MS張也穿好衣服，坐在沙發上。她聽到光在哭泣，自己也不禁掉下眼淚。若十分鐘後，光從浴室走出廳。他站在廁所的門口望著坐在沙發上的MS張。兩人都雙眼通紅。MS張看見光這樣子，憐憫心起。她走到光面前擁著他：“對唔住！我都好想繼續咁落去，但係唔得.....對唔住！”光的雙手也緊抱著MS張：“我係咪冇得揀？”

MS張：我地都冇得揀。聽埋MS最後呢次話，唔好唔開心。喺我心目中，你永遠係最好。

光：如果我係最好，妳應該會揀我。

MS張：你係最好。但係個遊戲唔係咁玩.....

光的手提電話的鈴聲響起，但光沒有接聽的意思。他繼續站著和MS張擁抱著。鈴聲響了十多秒，MS張走到枱上拿過手機，幫光按了“接聽”鍵，再將電話交給光，變相逼光接聽。電話另一端是光的父親，打電話來催促光早一點回家。光花了不足一分鐘時間就打發了他。

MS張：屋企催你LAR？

光：唔駛理。

MS張：即係夜LAR你要走LAR。

光：我唔想走。

MS張：唔好咁LAR。我知道你好HURT，但係都最後一晚，留返啲快樂畀大家好唔好？

光：分開之後可以再見嗎？

MS張：我過幾個月就結婚，唔係咁方便。我真係愛你，先至唔可以再見你。

光：但係.....

MS張：唔好拗LAR。如果有一日我唔愛你，唔再掛住你，我或者會再搵你。但我估你唔想見到一個唔鍾意你嘅MS張。

光無言以對。MS張始終是他的老師，他自知這樣爭論下去他也不會贏。再加上父親剛才催促過他，他也知道是時候要退場了。他到背包中拿出前兩天在澳門帶回港的籌碼。他用右手拿著籌碼，站在MS張前，將籌碼放到左手上，然後左手作握拳狀：“個籌碼呢？”MS張對著光的左手一指，光翻開手掌，掌上沒有籌碼。他再舉起右手，籌碼在右手出現。光的眼淚又流出來。他哭著說：“我應承過會做一次魔術畀你睇。今晚唔做我就係冇口齒LAR。”

MS張也忍不住哭了，又擁著光：“傻仔.....多謝你！以後保重。”光輕吻MS張的面頰：“你收埋呢個籌碼LAR，佢代表我以後都陪住你。”MS張接過籌碼：“唔好喊LAR。去洗個面，唔好紅住眼落街。”

趁光到廁所洗臉，MS張將籌碼偷偷地放回光的背包中。光從洗手間出來，一聲不響就揸起背包，穿好鞋子，再走到大門前：“多啖得唔得？”MS張點頭，兩人像平日激吻時般口水交纏。吻了大約一分鐘，MS張主動停止這GOODBYE

KISS。她幫光打開門：“應承我！要對自己好！”光回應：“嗯，我會掛住妳。”光轉身離去，MS張迅即關門。自此之後，兩人沒有再見，直到十年後。

# 折返

場景返回十年後。

\*\*\*\*\*

望著桌上的那瓶沙和那個籌碼，令MS張想起當年與光分手的經過。她體會到光的傷感，也緬懷著當年那段日子。但當她坐在沙發上，將左手搭在右手上時，結婚戒指與右手產生磨擦，提醒著她既已為人妻，就要保持對丈夫的忠誠。

光：嗰幾日發生GE事，我仲記得好清楚。

MS張：我都記得。

光：咁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呢呢段回憶算？

MS張：我唔知.....

光：對我來講真係好開心。可惜個結局係咁。

MS張：或者對我來講都係一樣。不過已經結左局就冇得變GA LAR。

光：可以有續集。

MS張：唔會LAR。當初有呢個故仔本身已經係錯。

光：大家都開心呢個故仔點會係錯？

MS張：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同你GA。我地兩個開心，但係會令到其它人唔開心。

光：我只係知道個結局係我唔開心。

MS張：我知你唔開心。但係你只要開始到另一個故仔就會開心返。

光：我試過LAR。其實都試過拍過三次，但係都唔啱。始終我.....

MS張：咪搵第四個LOR，最多我幫下你手。

光：下一個可唔可以返返去我初戀嗰個？

MS張：嗰個人唔啱你GA LAR。以前佢都總算係啱啱畢業GE後生細女，而家師奶來LAR。

光：就算真係師奶，都係世上最正GE師奶。

MS張：唔好拗LAR。多謝妳請我食蛋糕。但係對唔住！我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做錯LAR。

光：妳錯GE係唔要我。

MS張：我地冇將來。同你分開我都好痛GA。但係為左你又好，為左我又好，始終都要咁做。當年我叫你應承我好好地生活，要對自己好，你記唔記得？

光：我而家想返返去以前咁，就係因為我想對自己好LOR。

MS張：冇你咁好氣。你咁樣係害緊你自己AR。你再係咁我即刻走GA LAR。

光：唔好走。

MS張：咁你唔好再迫我。

光：哦。

MS張下了禁令，光就不再糾纏下去。但當光不能再逼迫MS張，光也不知道應跟MS張說甚麼。同樣，MS張也想不到如何打開打破冷場，兩人唯有將目光投放在沙發前的枱上。始終還是MS張較為世故，主動令氣氛沒有那麼尷尬。

MS張：咁多年來你有冇兌現承諾，對自己好AR？

光：我有應承過咩？

MS張：梗係有。

光：我唔覺我有應承過WOR。點都好，我真係有盡力去令自己開心啲。只係到呢一刻，我都係覺得同妳一齊至係最開心。

MS張：你未遇到你真正GE MS RIGHT啫。

光：又或者已經遇到，不過我唔係MR RIGHT LOR。



MS張：你有遵守承諾就好！你總會得到幸福。到時唔會再諗住我。

光：咁MS有冇遵守妳對我GE承諾？

MS張：下？有咩承諾？

光：妳唔記得？

MS張：冇AR。邊度有？

光：妳連妳應承過都唔記得，咁妳實冇遵守承諾LAR。

MS張：你講我聽係乜？唔記得唔代表冇守。

光：你真係想聽？

MS張：噃。

光：你應承過我，有一招只會同我一齊至會用。

MS張思考了數秒，終於明白光的意思：“係.....我應承過。”

光：咁有冇遵守承諾？

MS張：唔好講呢啲LAR。

光：我都係睇下MS張有冇口齒啫。

MS張：有呀有呀。

光：真係有遵守承諾？

MS張：都話有LOR。唔好問LAR。我返去湊女。

MS張站起來，拿著手袋走到大門前，準備穿鞋離去。光追上前問：“咁快走？”

MS張：邊個叫你講埋呢啲野？

光：對唔住。

MS張沒有理會，只顧穿鞋。

光捉著MS張的手臂：“我地仲有冇機會再見？”MS張撥開光的手：“如果你唔再逼迫我，我見到有好女仔就介紹畀你LAR。記住，對自己好。OK？”

光不知所措，但不想眼巴巴看著MS張開門離去。他用手按著門，不讓MS張走得那麼容易。MS張面向著光：“畀我走LAR。畀我走，我地仲係朋友。”

光：但我唔想同妳只係朋友。

MS張：我地最多只係朋友，冇得再多GA

LAR。聽話LAR。放過我，放過自己。你對我仲有感情GE話，唔好令我唔安樂，可唔可以？

光的手不再按著大門：“可唔可以多妳一啖？”

MS張：朋友之間唔會GOR WOR。

光：最後一次，我應承妳。之後唔會再迫妳。

MS張點頭示意，準備開口叫光只能點到即止之際，光就鼓起勇氣吻了MS張的嘴。光伸出舌頭，企圖將舌頭伸進MS張的嘴內。MS張堅守著這條防線，更想推開光，但光迅即用身體壓著MS張，令MS張只能倚在大門。光見到MS張不願跟他濕吻，就索性讓自己的口水流出來，沾濕MS張的嘴唇和下巴。MS張感覺到光加強了攻勢，掙扎得更厲害。她嘗試蹲下避開光，並用右手輕力地打光的腰部。

光始終還是深愛著MS張。他知道MS張如此抗拒，也就停止攻勢。MS張怒視著光。光見狀就說“對唔住。”MS張沒有回應，轉身奪門而走。

MS張關好門，站在升降機前，按下了掣。等待期間，她拿出紙巾，準備抹去嘴上和下巴上的口水。她發現自己的上衣和長裙都有口水漬。“滴”一聲，光留下的唾液由下巴滴到地上。MS張凝視著地板上那一點的水漬，想起剛才光所提及的那個承諾。升降機到了MS張所在的樓層，但她沒有進去。

，繼續望著地板。接著，還有另一滴口水從下巴滴到地上。

這一刻，MS張不由自主地轉身走回光的單位。她按鈴。

## 反客為主

光的家沒有鐵閘。光一打開門，MS張就控制不了自己，主動吻向光。不是一般的接吻，而是濕透的濕吻。這一次，輪到光的嘴唇和下巴滿是MS張的口水。同時，MS張走進光的家中，光只能後退。一邊吻著，MS張一邊擲下了自己的手袋和關了大門，並且將光推到了睡房的牀上。

兩分鐘前，光在絕望的邊緣。現在卻是由MS張主動地吻他，他實在不明所以，故只是採取被動之勢。他想問個究竟，但見MS張如此瘋狂就讓一切繼續。MS張暫停了攻勢，站在牀邊先脫鞋，再脫去自己的裙和內褲。原來MS張的陰道已是十分濕潤。她連忙脫去光的褲子和內褲，見到的卻是半硬半軟的陽具：“你頭先唔係想要GE咩？點解唔夠硬？”

光沒有回應，但真正的答案他很清楚，因為他根本不知道MS張在想甚麼。因此，他投入不了。MS張見到光的眼神有點迷茫，也猜到光的感覺：“唔好諗咁多野。投入啲，我好想要。”

光點一點頭，但其實腦海中還是不明白MS張折返的原因。MS張伸出雙手把玩光的陽具，陽具慢慢變得更硬，但還未到MS張滿意的硬度。MS張見狀就吐了一口口水到光的陰莖，然後再用右手將口水塗勻在光的下體上。享受到這樣的服務，原本迷惘的光也完全進入了做愛的作戰狀態。他的陽具終於有十級硬度。

MS張：避孕套呢？

光：妳後面第一個櫃筒。

MS張脫去上衣，轉身打開抽屜，取出一個避孕套。她趕快將包裝紙撕開，再回身時已見光脫去了自己的上衣，全身赤裸在牀上等著。MS張將安全套套在光的巨棒上，就坐在光身上，進入了。MS張忘記了自己已為人妻和已為人母，瘋狂地擺動身軀，並發出淫蕩的呻吟聲。光面對這番景象，也暫時將疑問拋諸腦後，盡情投入。他脫去了MS張的白色胸圍。光撫弄MS張的乳房，時而又坐起來主動與MS張濕吻和吻MS張的身體。

跪在牀上的MS張享受著光帶給她的快感。這是久違了的快感。除了玩口水這一招之外，她平時和丈夫做愛的招式差不多都跟和光做愛的招式完全一樣。但或許因為光的年紀比她小，兩人又原是師生關係，姊弟戀加上師生戀令到MS張找到和丈夫做愛時沒有的興奮。

MS張將口水流到光的身上。光也不甘示弱，坐起來狂吻MS張的胸部，令MS張的上身也沾滿了光的口水。MS張將光推倒在牀上，再伏在光的身體上，讓兩人的口水在兩人上身之間互相糾纏。同時，MS張的高潮來到：“我來LAR”。說罷，MS張將舌頭放進光的嘴內，光也雙手緊緊抱著MS張。這一刻，MS張也停止了擺動。房間裡就只有兩人的接吻聲夾雜著細小的喘氣聲。

不和其他人玩口水的雖然只是MS張對光的諾言，但光自己在這十年間也一直將這玩意保留在他和MS張的回憶之中。曾經有一個女朋友在一次做愛到瘋狂之際流了一些口水到他身上，事後他就跟那女友說“啲口水咁流落來法好核突AR。”但當口水的來源是MS張時，卻是美麗的。十年沒有品嚐過MS張的唾液，這一場性愛對光來說實在是太過美好。

正因為太過美好，當MS張重新擺動身軀後不久，光就忍不住：“忍唔住要射LAR”。

## 溫存後的問號

光射精後，MS張主動和他深情一吻才自光的身體上離開。接著，MS張躺在光的左邊，頭放在光的肩膀，左手則放在光的胸膛上。光見MS張在做愛後主動親近自己，也伸出左手抱著MS張，和她輕輕一吻。

光：我愛妳。

MS張：我都愛你。

光：真嘅？

MS張沒有開口示意，只是主動輕吻了光的嘴一下。

光：唔好再離開我得唔得？

MS張：傻豬來嘅。

光：即係點A呀？

MS張：即係.....即係你係傻豬囉。

光：唔明。

MS張：即係傻豬至以為我會趙完鬆GA MA。

光：唔好呃我。

MS張：唔會。

光立刻雙手抱著MS張，MS張也伸出雙手擁著光。這是一個很有力的擁抱。兩人相擁近半分鐘後，光突然叫了出來："弊！"

MS張：做乜AR？

光：你睇下下面。

原來光的陰莖已軟了，所以避孕套脫落，跌到在牀上。因此，有一些精液也沾濕了MS張的大腿。MS張："好彩係大牌JE。我沖一沖先。"MS張急步走進洗手間。這一次，她知道熱水爐制在甚麼地方，不用光的幫忙。光聽著花灑噴出的水聲，先清理好牀上的安全套，再穿回衣服坐在牀上。剛才的興奮漸漸告退，光雖然為MS張承諾不會離棄他而感到高興，卻為剛才MS張折返的原因而感到困惑。他打算待MS張沖洗過後就問個究竟。

同時間，MS張也在思考剛剛發生的事。性慾令她失去了理智，不顧一切折返和光做愛。這一場性愛後兩人的關係將怎麼樣，她根本沒有想過。剛才對光的承諾，只是因為她是這一場性愛主動的一方，所以才不得不下該承諾。她愛光嗎？她真的會守承諾嗎？MS張根本沒有答案。

MS張關掉水喉，走向光的房間。因為她沒有帶毛巾到洗手間，所以赤裸的她全身濕透。光找了一條毛巾給她。她在光面前抹乾身體，穿回衣服。光正想開口問她折返的原因，MS張卻在此時輕吻光的臉並說："好晏LAR。我要返去湊女LAR。"光不知道應如何回應，說了一聲"哦"就沉默了幾秒。他想起比折返原因更重要的事。

光：咁我點搵妳呀？

MS張：EMAIL LA。

光：電話唔得？

MS張拿著一雙鞋到廳，準備離去："電話我老公會問起GA。"

光跟著MS張走到廳中："只可以EMAIL等妳覆？"

MS張：我都可以打畀你嘅。

光捉著MS張的手：唔好呃我WOR。我唔可以再受傷。

MS張擁著光，在他耳邊說："又傻豬LAR。"她又輕吻光的臉頰，轉身走到大門前。

光：送你去搭車AR。

MS張：唔好LAR。畀人見到唔知點解釋。

光：冇咁好彩掛？

MS張：小心駛得萬年船嘛！聽話LA。

光：好LA。

看著光不安的樣子，MS張再給他一個吻以增強他的信心。MS張關門後，光想起他始終不知道MS張為何會折返。剛才和他溫存的女人是一個他深愛的女人，一個承諾不會離棄他的女人，但也是一個沒有給他電話號碼的女人。

## 閨中蜜友

凌晨一時，MS張的丈夫已經熟睡。十五分鐘之前他和MS張完成了一場例行公事式的性愛。MS張以很累為由，全程讓丈夫採取主動，只躺在下面等待丈夫射精。完事後，MS張難免將是日兩場性愛作比較：下午那一場實在比深夜的一場興奮得太多了。她很想持續和光如此放縱，但望著她身旁的丈夫和想起在鄰房的女兒，就覺得她有如此想法實在不對。何況，她懷疑自己掛念著光，只是因為他在性事上能滿足自己而已。她知當年已傷過他一次，難道今次也為了滿足一己性慾而再一次傷害他嗎？不過，她黃昏才承諾了光不會再離棄他，如果就這樣

“斬纜”不是更傷他嗎？性慾、家庭責任、對舊情人的許諾之間的糾纏，MS張根本想不到應如何是好。這令她幾乎整晚失眠。

睡得不好的MS張回到學校，很快就像前一天那樣，發現原來到處都是她昔日和光、雲相處的回憶。她查閱電子郵件，見到一封光在半夜三時許發給她的電郵，內容如下：

“MS張：

而家係半夜三點幾。但我訓唔著。一來我好開心，因為你應承我唔會扔低我一個唔理。但同時我感覺好唔實在。我知道偷情係好辛苦，我唔係唔信你，但我真係好怕會再一次失去你。我覺得愛你愛得好痛苦，但係我唔介意痛苦，因為冇野比你遺棄更加痛苦。我隨時候命。

掛住你、愛住你的光”

MS張讀過這封EMAIL，想起昨天離開光家時光那依依不捨又帶點可憐的樣子。她知道她既然下過承諾，就不應該騙他。但她是別人的妻子和媽媽，可以怎樣呢？她開始後悔自己因為一時的性慾而出軌。但既然和光已經幹了一場，承諾也給了，還是不能不理會光的。始終，就算MS張不是真的愛他，她也不想光再一次受傷。

MS張根本不知道應如何回覆電郵。同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想終究不是辦法，這問題不是她一人的智慧能解決的。而就這樣的醜事，她只有一個可信任的人：蕙。

蕙比MS張小三歲。兩人兩年前在一個製作蛋糕班上認識，很快就成為對方的閨中密友。兩人每兩個月左右總會約會，活動可以是逛街、造蛋糕、看戲等。雖然兩人談得十分投契，幾乎無所不談，但其實兩人的背景十分不同。蕙沒有上大學，她自預科畢業起就加入職場當文員。

在與光重遇前，MS張在婚後就專心當好賢妻良母角色，但蕙則完全不同。她的男女關係十分複雜，同時和兩個男子發展是等閒之事。那些男子可以是有婦之夫、同事和在夜場結識的。MS張常常聽見蕙談論她與身邊男性的關係，她雖不認同蕙的做法，但很快就接受了這是蕙的個性。在MS張的友好當中，只有蕙算是一個在兩性關係中不循規蹈矩的人，所以MS張只能和蕙談這件事。

兩人相約當晚九點在MS張家附近的一間咖啡店見面。穿上普通T恤牛仔褲的MS張先到，特意找最隱蔽的枱坐下，然後腦海中盤算著如何向蕙講述她現在遇到的難題。

幾分鐘後，蕙也到達，上身是小背心加上薄薄的外套，下身就是短褲一條。這是她今天上班的服裝。兩人衣著款式差天共地，外人看來實在不能認為兩人其實是一對好友。蕙買過飲品坐下後，MS張就開始講她的故事。



## 不能否認的真相？

蕙：妳點呀雪姐姐（MS張的中文名字是雪）？

MS張：呢個係秘密，你一定一定唔可以畀其他人知。

蕙：放心LAR。

MS張：唉.....我都唔知點樣講起。簡單啲來講，我有一個陳年秘密。結婚前一年，我同一個學生拍過拖。到我老公向我求婚，就同嗰個學生分手。早幾日我見返佢，仲上左佢屋企兩次。而家唔知點好。

蕙：喺佢屋企做左呀？

MS張：嗯.....

蕙：咁你應該快啲同佢斷絕聯絡啦。

MS張：我知.....但當年已經HURT左佢，我唔想再HURT多佢一次。

蕙：拖得愈耐HURT得愈勁呀。你見我遇到啲痴情男梗係早飛早著就知LAR。

MS張：我唔係唔明，但係.....唉.....我好亂，唔知點講。

蕙：除左驚HURT到佢之外，仲有咩令妳唔即刻斬纜先？

MS張：我唔知呀都。我都唔知係咪真係鍾意佢。

蕙：咁你當初又上佢屋企？

MS張：唉.....我都唔知嗰日點解拒絕唔到佢。

蕙：咁你即係點都對佢有感情LAR。唔係唔會上第二次。

MS張：可能係掛。

蕙：兩次都有做AR？

MS張尷尬起來，只點頭回應。

蕙：有冇話邊個主動？

MS張：有關係咩？

蕙：有，絕對有。

MS張：第一次係佢，其實有啲夾硬來。第二次係我.....

蕙：哦！咁我明晒啦！佢梗係好勁，勁過你老公！

MS張沒有回應，只是拿起飲品喝了一口，再凝視著餐桌。

蕙：唔出聲即係講中左。成件事好簡單LAR咁。

MS張：簡單？

蕙：咁你即係大佢幾多？

MS張：五年多啲LAR。

蕙：咁件事真係非常簡單：少男精力充沛，令你神魂顛倒！

MS張再喝一口咖啡，趁機消化一下蕙的說法。她好像找不到理由去否定蕙，只能說：“唔好講得咁難聽LAR。”

蕙：其實講得更難聽都得AR。

MS張：唉，你講埋畀我聽LAR。

蕙：妳真係想知？

MS張：嗯。

蕙：好LAR。其實件事係：老伴未能滿足性慾，淫婦返啱精壯舊情人。

MS張聽見「淫婦」二字真的有點氣，但卻又無法否認。自己無法面對的事實，好像被蕙說了出來似的。蕙見到MS張好像有點不滿，便說：“唔好嬲LAR。對唔住勒。”MS張淡然地說：“冇嬲，我都成日話妳係淫娃LAR。”蕙見MS張說不怒，就放鬆了心情：“係AR。我認我係淫娃GAR一向，哈哈...



...而家妳係新秀淫婦，我係前輩LAR哈哈！”

MS張只能報以苦笑：“我都係想做返良家婦女。”蕙隨即拿起枱上MS張的電話：“好AR。弟弟幾號電話？我幫你打畀佢叫佢死左條心LAR。”MS張見狀即時伸手搶回手提電話：“咁樣好HURT佢GA。”

蕙：哈！唔捨得就唔捨得LAR。平時我要甩一個人，冇得諗埋HURT 唔HURT佢GOR WOR。一定要狠心！妳狠唔到心，即係根本唔捨得！

MS張：嗯.....咁應該點.....

蕙：咁都係喺良家婦女同淫婦之間揀JE。

MS張：咁梗係做返個好媽媽好老婆LAR。

蕙：咁仲唔快啲打電話？

MS張沒有回應，再拿起杯子喝一口咖啡。

蕙：妳真係想做良家婦女？

MS張：一定！

蕙：妳唔似WOR，講真。

MS張：我真係唔可以再HURT佢AR MA。

蕙：長痛不如短痛AR。唔係講你，而係講弟弟。

MS張：我估.....我估仲有辦法可以冇咁HURT到佢。

蕙：可以點樣呢？佢係邊TYPE？乖唔乖？純唔純？

MS張：其實好多年冇見，我都唔係好知。但我估都應該係乖乖仔。當年我畀佢GE野，佢都有留起，仲畀返我睇。

蕙：咁多年都念念不忘，似係痴情種來WOR，我最怕呢啲GA

LAR，呢幾年都唔敢溝痴情男AR。對呢啲人點都HURT GA LAR。都係啲句：長痛不如短痛。

MS張沉思了一回，半分鐘後才說：“總之家庭第一。但要諗個方法令佢冇咁HURT。”蕙沒有再嘗試說服MS張趕快跟光分手，只報以一個微笑。因為她認定，MS張是捨不得這段秘密關係的。蕙開始和MS張談其它話題。表面上MS張像平日一樣沒有甚麼分別，依然和蕙談笑風生，嘻嘻哈哈。但歡樂背後下的不安是蕙能輕易察覺的。

快到十時，兩人離開咖啡室。

蕙：陪我買件睡衣AR。好快！

MS張：好。

兩人走進一間即將關門的內衣店。蕙很快便選中了一件豹紋性感睡衣。她問MS張：“好唔好睇AR？”MS張答道：“咁野性AR？”

蕙：係AR，諗住今晚野性一下。

MS張：邊個男仔AR今晚？

蕙：做TRADING公司嗰個AR。

蕙拿著睡衣走向售貨員：“唔該我想要兩件大碼。”售貨員去拿貨，MS張就問：“兩件咁多？”

蕙：見妳有野煩，諗住送件衫畀妳AR MA。

MS張：但都唔駛送呢樣GA。

蕙：有意思GA！呢一刻你同我係同一個行列，我梗要歡迎下妳。

MS張：生左囡囡之後我都冇著過呢啲LU。

蕙到收銀處付鈔，吩咐售貨員將兩件睡衣放到兩個袋中，再將其中一個袋塞到MS張手中。MS張不情願地接過：“唔好LAR，你要返。”

蕙：我要兩件咁多做乜？

MS張：你可以一件擺喺今晚個男仔度，另一件擺喺做差人嗰個度AR MA。

蕙：傻GE。戰衣梗係擺自己屋企LAR！我行嗰邊LAR。有野搵我LAR。

MS張看著蕙離開的身影，再望一望手上的那件睡衣，腦海想著蕙剛才的話。她真的變成了蕙那樣的淫娃嗎？MS張到另一面乘扶手電梯到商場的地下。在電梯上，她望一望自己的手提電話，已是十時正了。她打電話給光。

## 不認不認還需認

MS張在手袋找回光的卡片，打電話給光。

光下班後就回家望著電腦希望收到MS張的回覆，當他聽到電話另一邊傳來MS張的聲音，當然是喜出望外。

MS張：你喺邊？

光：屋企LOR。

MS張：我而家上來得唔得？

光：OK。幾時到？我來地鐵站接你？

MS張：我識來GA LAR。十分鐘到就到。

光：哦。

MS張：BYEBYE。

掛線後，MS張再致電回家。她告訴丈夫要多陪蕙一會，會晚一點才回家。

MS張乘的士到光的住處。在的士上，她想著剛才和蕙的對話。她究竟真的像蕙所說是一名淫婦嗎？她不願承認，但又找不到理由否認。回想起前一天她離開了光的家卻又折返，她就知道自己是多麼享受和光歡愉。她再凝視著蕙剛才送給她的睡衣，實在恨不得快點穿起它和光來一場大戰。然而，她真的應該忘記做妻子的責任嗎？MS張內心一面掙扎，但身體卻不由自主地走到光的住所門外。

聽到MS張按鈴，光就打開門。光其實不知道MS張來的用意，因此不肯定是否應該熱情接待。簡單地打了招呼，MS張除了鞋後，兩人就坐在沙發上，中間隔著一個空位。光首先說話："我幾驚你唔再搵我。"

MS張：都話唔會撩低你唔理GA LAR。你要信我。

光即移到MS張身旁的座位，抱著MS張說了句"多謝"。

MS張：我有啲野想問下你。

光：哦。

MS張：我結左婚，係一個媽媽。你知GA？

光：知。

MS張：咁我同你一齊咪好唔啱囉？

光：我鍾意妳，妳又鍾意我。冇話啱唔啱GE。

MS張：一個女人結左婚，喺出面有第個男人，你知唔知叫乜野？

光：叫乜野？人妻？

MS張：淫婦AR。而家你想我做淫婦WOR。

光：唔好咁講LAR。

MS張：唔用呢兩個字唔代表唔係。我係淫婦咁你係乜？

光：唔好用呢個角度諗野。

MS張：你講唔出AR？你而家係要做姦夫AR。

MS張語氣很具壓迫感，但是卻一路略帶微笑。光根本不知道MS張為何特意走上自己家這樣說話，也接受不了"姦夫"這稱呼。他坐回原本的座位，雙眼盯著還在枱面的那瓶沙和那個籌碼。

過了十數秒，MS張續說："呢兩個字好難聽係咪？你預唔起係咪？"

光：唔係預唔預得起.....只係.....唔駛用呢個思路來諗野啫。

MS張：仲可以用乜野思路？我返到屋企就係見到我老公同個女。我有愧於佢地GA，我唔係淫婦係乜？

光：對唔住。

MS張：對唔住？做乜事對唔住？你覺得做姦夫唔啱LAR係咪？勾引人地老婆唔啱LAR係咪？

光：或者係唔啱LAR。但係人冇時就係明知唔啱嘅野都會去做。

MS張：有咩野令你去做一啲你明知係錯嘅野？

光：我愛你。唔可以冇左你。

MS張：所以你就做姦夫LAR？

光：你可以咁講嘅。

MS張：你唔怕背負住姦夫呢個名咩？

光：唔會有人知。

MS張：你自己心知肚明WOR。

光：唔怕。愛係要付出代價GE。呢個代價我願意畀。

MS張：咩代價？

光：做姦夫呢個代價。

MS張輕輕一笑，拿起手袋走到洗手間內。光搞不清MS張在做甚麼，唯有待在沙發上徬徨著。其實，MS張聽見"姦夫"二字出自光的口中，就好像得到滿意的答案似的。她除掉身上所有的衣服，從手袋內拿出蕙送給自己的豹紋睡衣，並穿起它。

# 淫婦與姦夫

MS張打開洗手間門，身上只有帶點透視的豹紋睡衣。兩袖很短，胸前兩點若隱若現，睡衣剛好遮著下體和臀部。光見到MS張這樣有點難以自信，因為MS張實在太難捉摸了。

MS張走到沙發前，伸出手拉起光。

MS張：今日起，我係你嘅淫婦，你係我嘅姦夫係咪？

光：係。

MS張：你講一次？

光：講一次？

MS張：我係你嘅淫婦，咁你係我嘅乜野呀？

光：姦夫。

MS張：完整句子AR唔該。

光：我係你嘅姦夫。

MS張：咁我係你嘅乜野AR？

光：你係我嘅淫婦。

MS張突然瘋狂地吻向光，很快她的舌頭已在光的嘴內打轉。這一吻又立刻消滅了光剛才的不安。光反守為攻，慢慢將MS張推到睡房內。MS張主動地躺在牀上：“呢件衫襯唔襯我AR？係咪好襯一個淫婦嘅造型呢？”

光終於有時間細心觀看MS張換上戰衣後的美態。看見MS張美麗的胴體被野性的性感睡衣包裹著，光實在是神魂顛倒。

MS張：襯唔襯啫？

光說了聲“襯”就即刻發動攻勢，先和MS張接吻，同時雙手隔著睡衣撫弄著MS張的乳房。光的嘴由MS張的口部向下移，經過頸部到達MS張的胸前。他瘋狂地隔著豹紋吻MS張的乳房，令MS張忍不住大聲呻吟：“呀！呀！你.....你搞緊人地老婆你知唔知AR？”光沒有回應，只顧繼續吻下去。MS張再追問：“知唔知AR？我係人地老婆來GA。”

光：我知。

MS張：咁你又搞？

光：因為我太愛你太愛你啦。

MS張：淫婦都值得你愛？

光：值得。

MS張：做姦夫都滯？

光：滯。

MS張：我都愛你呀姦夫！

MS張隨即反客為主，由下而上吻向光，並且慢慢站起來。光開始意識到，由在沙發聊天開始，MS張就不斷迫他承認自己是一名姦夫。他不知道MS張為何要這樣做，但既然這似乎是MS張想要的，那根本也就是姦夫的他也樂得主動承認。

兩人站在牀邊接吻後不久，光突然推MS張回牀上，再自己除去身上的衣服和褲子。全身赤裸的他拿

過避孕套，戴上它後即按著MS張雙手：“而家姦夫要插入去淫婦入面啦。準備好未？”MS張帶著微笑點頭。光見到MS張已準備好就插入，令MS張高聲呻吟。光一面抽插，一面拉高MS張身上的豹紋睡衣。當兩個乳房在他眼前出現時，光將口水吐到兩顆乳暈上，再自己吸啜。光使出這一招式，令MS張更加興奮：“呀！呀！我又要！我個嘴又要！淫婦個嘴要呀。”

聽見MS張哀求，光回應：“姦夫梗係有責任滿足淫婦GA MA。如果你喺屋企滿足到就唔駛搵姦夫啦！”光和MS張來一個激烈的濕吻，順道將口水餵給MS張，令MS張的嘴內和下巴都是光的口水。

兩人用男上女下的體位繼續性交。數分鐘後，光想脫掉MS張的睡衣，但被MS張阻止：“唔好除。你唔覺得呢個款好襯淫咩？”

光：襯。不如你上來LAR。冇理由淫婦淨係喺下面咁被動GOR WOR。

MS張點頭同意。兩人轉換體位，輪到MS張騎在光身上。MS張從上插入後迅即猛烈搖晃，高聲叫牀：“呀！呀！呀！我.....呀.....呢個淫婦夠唔夠淫呀？”光看見MS張的雙峰被豹紋包著但仍然在搖晃，兩點因為有自己的口水濕潤而更加透視，已是十分興奮。再加上又聽見“淫婦”二字，更是極度陶醉：“似。妳呢個淫婦真係好淫。我呢個姦夫都唔可以示弱！”

光坐起來吻著MS張左邊的乳房，左手撫摸著MS張右邊的乳房，同時下體亦不斷抽插。這時，MS張突然說：“望住我！”光即仰視著MS張！MS張再說：“姦夫伸條脷出來！”光照辦，MS張就將數滴口水吐到光的舌上。光吞掉MS張的口水。

MS張：好唔好味呀？

光：淫婦啲口水都淫過人，好味過人！

MS張再抽插多數秒，光就叫：“要射啦！”

MS張：咁快？

光：忍唔到，太正.....

MS張即刻離開光的身體，站在牀邊脫去光陰莖上的安全套。她再用左手把弄眼前的陽具幾下，光就將精液射到MS張的左手上。MS張將精液塗滿自己的左手，將手放在光面前：“睇下隻結婚戒指，畀姦夫你的精口住啦！”她再用舌頭舔一舔無名指上的戒指，然後吻向光。

# 光的煩惱

兩人情深一吻後，MS張就到洗手間清理。光躺在牀上，依然享受著剛才的興奮。原來認了自己是一個壞蛋，換來的可以是無比的快感。

MS張清理完畢，回到房間時已穿回原來的衣服，豹紋睡衣則在她手中。看著仍然赤裸的光，MS張俯身吻一吻光的額頭，然後說：“我要返去做個好老婆LAR。呢件衫擺喺度啦。你想我著時我再著。”光說了聲“哦”，接過睡衣放在牀上。MS張轉身走到廳，光緊隨其後。MS張一邊穿上鞋子一邊說：“你而家知我幾號電話啦。不過有野都係EMAIL我。記住。”MS張見光點頭，就走近光面前說：“快啲著快衫唔好冷親。淫婦返去先啦。”她再輕吻光的嘴，便打開門離開了。

十五分鐘前還是淫亂的樂園，現在光獨個兒待在家中卻感到很空虛。和之前一天一樣，他弄不清MS張究竟在想甚麼。不過，當他回到房間看見那睡衣時，他知道MS張一定會再來找他的，因此他也稍為放心。他在衣櫃裏騰出一個抽屜，準備他日放下更多MS張的衣服。

MS張截的士回家。她回味著剛才的韻事，拿出手機發了一個短訊給蕙：“我同你係同一類人！好開心！多謝你的禮物！”發出訊息後，MS張在“寄件備份”中刪除了這短訊，免得丈夫會見到。刪除後，電話響起，是蕙打來的。

蕙：你去左小朋友到呀？

MS張：係呀。而家坐緊的士返屋企啦。

蕙：著左我件衫？

MS張：係啦。

蕙：係咪零舍好玩呢？

MS張：切合我嘅新形象！係啲……你咁得閒打畀我？唔係玩緊？

蕙：下？冇呀。我唔知點解冇乜MOOD返左屋企。

MS張：我要畀錢落車啦。遲啲再講啦。

回到家，MS張見丈夫已在牀上準備睡覺。她在房間放下手袋就準備洗澡。丈夫問她為何這麼晚，MS張早已想好答案：“阿蕙佢好似為左啲男人好煩咁呀嘛。咪陪下佢囉。”

夫：佢都會煩男人？

MS張：可能佢今次玩認真掛。

翌日，回到學校，MS張又收到光的電郵。

淫婦：

尋晚真係好開心，多謝妳給我美好的時光。我會洗好妳件睡衣等妳下次來著。我愛你！

姦夫字

見到這封電郵，MS張很是興奮。但上課在即，她只能極速收拾心情，但也打了十數字回應：“姦夫呀姦夫，我潛逃到出來我就會搵你架啦。放心 AND MISS YOU！”

由於要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MS張唯一可以偷情的時間就是下班後到晚飯前的時間。但光在這段時間不是一定能回家，只能在個別日子藉離開辦公室辦公事為由早點回家。因此，之後的一箇月中，他們只能多見兩次。兩次的程序都是一樣：MS張入屋、快速吃掉光所準備的食物、一起洗澡、做愛、MS張回家。

和光溫存成為了MS張生活中的高潮。對光而言，能夠回到MS張的懷抱，也是快樂的。可是，經過多兩場性愛後，光卻愈來愈不安。他與MS張的交流，仿佛只有性愛。即使他可以發電郵給MS張，但實際上他想不到有何話題。除了告訴MS張他有多愛她，有多享受與她的性愛外，他的電郵內容只有告訴MS張有哪段時間他可以早點回家等待她來臨。光承認了自己是姦夫，但他和MS張之間難道就只有性愛嗎？他要的不是SEX PARTNER啊。

於是，光約了雲出來談。



## 兩段對話

光約雲在雲家附近的麥當奴吃下午茶。雲帶著三歲大的兒子赴會。光見到小朋友十分興奮，忍不住逗弄他一會。雲買了食物回來，就讓兒子玩著開心樂園餐附送的玩具。玩具在前，小朋友自然沒有理會媽媽和光聊天的內容。況且，即使他有留意，也大概聽不懂這兩個成年人在談甚麼。光告訴雲他已重新搭上了MS張。

雲：你咁樣唔得個啲。之前叫左你唔好惹佢，做乜唔聽？

光：有啲野控制唔到。

雲：咁你唔通真係以後都係咁咩？成世都係咁？你自己都知冇可能GA LAR。

光：我冇諗到咁遠。只係而家咁樣我又開心又辛苦。

雲：你自己都知辛苦啦。快啲搵甩佢。

光：嗰種辛苦唔係你講嗰種呀。我真係冇諗到咁遠。只係我唔知佢個心諗緊乜。同埋佢好似除左咩咩之外就冇其他交流咁。

雲：咁即係SP啲。

光：我唔知呀.....

雲：你咁答即係你好清楚係乜野事啦。一早都話左佢唔會愛你。

光：點解咁肯定呢？

雲：信我。女人嘅直覺。係你地啲男人先至以為係女人都好純情好純真。

光：可能係佢冇時間所以我先好難同佢有其他交流。

雲：係又點唔係又點呢其實？佢會為左你唔要佢而家有嘅野咩？

光：我冇要求佢放棄。

雲：咁你點？成世都係做佢SP？

光：咁佢都未必真係純粹當我係SP。

雲：S唔SP唔係最重要AR。係你冇諗住正正常常咁結婚咩？

光：如果正正常常但唔開心咁點？

雲：你之前同第二個拍拖都開心個啲。

光：但MS張嗰種感覺真係特別唔同。

雲：佢技巧好啲呀？

光：呢個係真。但真係唔淨只呢樣野。

雲：你人生唔係淨係得佢掛。你次次見到我团团你都咁開心，你唔想自己有返個？

光望著雲的兒子，無言以對。他們有關MS張的討論也就這樣終止。

幾天後，MS張和光又相約了在光家中幽會。在家中等待MS張的光心想：今次一定要問清楚MS張當他是甚麼。MS張下班來到，如常地坐在沙發上吃光為她準備的下午茶。吃著蛋糕，MS張很快就察覺到光今天和之前兩次幽會有點不一樣。之前兩次光都是歡天喜地的坐在她旁邊倚偎著MS張，但今次光卻是坐在另一張沙發與MS張面對面，而且表情有點納悶。於是，MS張就問光：“你今日做乜呀？唔開心？”光只是回應兩個字：“冇野”。

光其實早已想到怎樣道出他心中的不安，但這一刻卻是猶豫不決。他其實早就可在電郵提出自己的困擾，但他很怕一說出來就令到MS張以後不再找自己。現在，即使MS張就坐在他面前，他依然覺得很難才可以鼓起勇氣。

MS張見光好像心事重重，就主動坐在光身邊吻他的臉頰，再捉著他的手說：“你好明顯唔開心啲。有咩同我講呀。我唔想你唔開心。”光沒有說話，只是主動將自己送進MS張的懷抱中。MS張緊緊地攬著他。

MS張：傻豬你做乜野AR？

光：MS你知唔知我好愛你AR？

MS張：梗係知啦。

光：我地可唔可以唔好淨係喺呢度見？

輪到MS張沒有說話。這數星期她認定自己已背叛了婚姻，甘願和光保持性關係，她沒有再想過對光的感情究竟是愛情還是虧欠甚至還有別的。光這條問題，令MS張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半分鐘後，光回復正常的坐姿：“你唔答我，我估我明。”

MS張：你明啲乜野？

光：我明你諗緊乜。

MS張：你點會明，你都唔係我。

光：咁不如你講俾我聽你諗緊乜。

MS張：其實.....其實我都係諗緊你諗乜。你係咪覺得我同你淨係喺度見，淨係識做愛？

光：唔係咁嘅意思。我覺得以前我地可以四圍去開心啲。當然，而家咁樣我都好開心。但係好似爭咁啲野。

MS張：咁而家係同以前唔一樣。有啲野我都有辦法。而家去街畀人撞到真係水洗都唔清。

光本想說：“你行上來都會畀人撞到”，但又不敢這樣說。於是他便如此回應：“真係邊度都唔去得？我地一世就匿喺呢度？”

MS張聽到“一世”這兩個字，更不知所措。她這幾星期真的沒想過長遠要怎麼樣。她只知道她享受和光做愛。可惜，MS張已經知道光的不滿是因為兩人之間現在只有性愛。她唯有想辦法舒解光心中的鬱結：“好啦！我應承你！我諗個辦法等我地可以出街拍下拖。好唔好？”

光：真嘅？

MS張：畀啲時間我諗下，總之我應承過你，信我好唔好？

光用情深一吻去回應MS張的說話。當光將手放在MS張的乳房上時，MS張在光的耳邊說：“今日唔做愛啦。有你攞下我已經好滿足。”

## 光蕙初次碰頭

不是MS張突然失去了性趣，而是MS張明白，在這一刻最重要的不是性。相反，如果要確保將來能持續和光有奇妙的性愛，更要在這個黃昏暫時放下性慾。

輪到MS張在沙發上倚在光的懷中。表面上這是甜蜜的姿態，但在光心裡卻是另一回事。兩人沉默無聲，反映出是十年不見的尷尬。光希望和MS張有性愛以外的交流，卻不知道從何說起。

幾經辛苦，光終於找到話題。他問MS張其它中學老師的事和學校的變化，總算打破了那古怪的氣氛。光問起一位昔日的化學老師，MS張告知那人已走到私人補習社當起一名知名度不高的補習天王。光想起他以前有位女朋友也曾試過在那些集團式經營的補習社工作，於是就開始主動聊起了這十年間的感情生活。

光主動說，MS張則多是追問和聆聽。半小時後，MS張說有點倦，建議到牀上躺著聊。走進房間時，光盤算著應否問一下MS張的家庭生活，但想了想還是覺得暫時不要超越這條界線。在牀上，光擁著背向他的MS張，同時延續之前的話題。不久，MS張沒有再回應和追問，原來是睡著了。光繼續擁著MS張，心想儘管沒有性愛的刺激，但這一刻卻可能比平時的激戰更加珍貴。

到光也差不多睡著之際，他想起MS張要回家報到。他轉身望一望時鐘，已是差不多六時，就叫MS張起來。MS張醒過來主動吻了光一下，就到洗手間洗臉。MS張一邊洗臉，一邊想起怎樣可以安全地兌現剛才對光的承諾？

她由洗手間走出來，就跟光說：“下次搵阿雲一齊食飯？”

雲既然反對光跟MS張再走在一起，當然是沒有可能應約的。所以光說：“佢而家好難約架。要湊仔呀佢。”

MS張無奈地回應：“咁我再諗下啦。我走啦。”她主動地和光擁吻，然後才開門離去。

翌日黃昏，光收到MS張的電郵，相約他在星期五晚上七時到一間餐廳吃晚飯。當晚六時五十分左右，MS張致電給光，說已經坐下。光進入餐廳見到MS張坐在卡位，對面是另一個女子。光準備坐在MS張身旁時，MS張卻說：“坐對面！”。光聽從MS張的指示，就坐在另一邊。

MS張：佢叫阿蕙。今晚係你女朋友。

光有點錯愕，但他未及反應，蕙便對他說：“又係女朋友又係電燈膽。你地兩個啲野我好清楚，唔駛驚。叫野食先啦！”

大家點過餸菜後，光開始打量身旁這位女性。已是十二月，但光依然可以窺見她一雙雪白的長腿。將視線上移，光見她外套內穿著透視裝，面上看似濃妝抹豔。即使看上去樣子算是比MS張更美，但蕙不是光喜歡的類型。而且她那略帶點“蒲”味的氣質，更令光有一點抗拒。

蕙：光仔你做編輯架？

光：係呀。

蕙：係咪要中文好叻先至做到架？

光：咁語文能力梗要好。但我又唔敢話自己好叻。

蕙：即係叻啦。係咪英文都要咁叻？

光：英文都要好架。

蕙：咁不如你幫雪姐姐個囡囡補習啦。佢成日話怕個女英文唔好呀。

MS張：傻嘅咩！

蕙：哈哈！我覺得幾好呀。妳囡囡又學到野，有人又可以成日見。

MS張：光仔你唔駛理佢，佢最鍾意亂講野。

蕙：都話唔係亂講咯！我覺得我安排得好好添呀！哈！呢啲叫一石二鳥！我中文都幾叻個嗰原來！哈哈！

MS張：唔得。到時我會情不自禁。

蕙：太痴纏啦你地實在。光仔你平時放工放假有咩玩架？

光：冇咩架。我都幾悶其實。

蕙：有冇去飲下酒、落D、CLUBBING嗰啲架？

光：偶然飲下酒嘅都有。另外兩樣就都冇啦。

蕙：咁咪好DRY 囉。

光：唔.....

MS張：人地乖乖仔來架。好似妳咁咩？

蕙：我都好乖乖女架。遲啲要帶你去見識一下先得啦。哈！

## 戲院內的激情

不知是從哪裡來的能力，蕙不停製造話題，令這張枱充滿快樂的笑聲。約一小時後，蕙上洗手間，MS張亦叫侍應埋單。枱前只剩下MS張和光。

MS張：雖然多左個人，但係都算兌現承諾啦我。

光：嗯。你地好FRIEND架？

MS張：係呀。呢幾年至識，所以你應該唔知佢係邊個。

光：佢個打扮，唔似你啲朋友。

MS張：係呀。好奇怪。唔知點解同佢好好傾。你係咪唔放心呀？

光：唔係.....

MS張：真係唔驚喎。我同佢無所不談，真係好FRIEND。

兩人談到這裏，侍應送上帳單。MS張從銀包拿出現金付錢。光也打開自己的銀包，但同時MS張說：“唔駛畀啦。我食左你咁多餐下午茶。”光就將銀包放回背包內。

蕙剛好從洗手間回來，卻是坐在MS張身旁：“埋左單啦？”

MS張：係AR。我找左數啦，等找錢。妳唔駛畀啦。要妳專乘陪我地。

蕙：咁就多謝晒啦。

蕙將頭放在MS張的肩膊上，帶著笑容望著坐在對面的光，說：“係咪呷醋啦？”這令到光有點尷尬，臉子頓時變得通紅：“冇.....冇AR。蕙隨即大笑：“哈你塊面紅晒啦。”MS張見到光的臉子更紅，就勸蕙：“唔好再蝦佢啦。”

這時候，侍應拿找贖回到枱前。MS張拿過錢後三人就走到下一個目的地：商場中的戲院。

在路途上，蕙蹺著MS張的手，繼續戲弄著光：“見到我地咁有乜感覺AR？係咪好想拖住呢？”光繼續狀甚無奈且臉頰通紅。蕙就在MS張耳邊說：“不得了啦。佢真係好得意好可愛，唔怪得妳咁冧佢啦。”

MS張早就買好戲票。她買了倒數第三排左邊那組座位中的其中三個座位的票。因為那組座位有四個位，她買了靠牆的兩個座位和靠走道的那個座位，應該就不會有人買餘下的那個座位。

他們將背包和袋放在靠走道的座位上。隔鄰就是蕙，然後是光，靠牆的是MS張。光終於可以和MS張拖著手，時而接吻了。電影開始後不久，MS張就按捺不住，將手放在光的褲上。她拉下了光的褲鏈，整個人伏下為光口交。

光想起昔日和MS張和雲看戲，他和MS張都的親熱都只是點到即止。怎會像今晚這樣放肆？他知道蕙應該用身體擋著其它人的視線，但究竟蕙見到他們這樣有甚麼反應？他想知道但又不敢望。

為光口交了一會後，MS張回復原來的坐姿，並在光耳邊說：“佢長大成人啦。”光知道是輪到自己發動攻勢的時候了。他將右手放在MS張的胸前，隔著衣服慢慢搓揉著她的乳房，左手就向下進攻，在裙底下隔著絲襪和內褲撫摸著MS張的陰部。很快MS張就受不了，為免叫了出來，她咬著光的右手。光在MS張的耳邊說：“濕左未呀？”MS張點頭示意，然後拉開光的左手。光以為是MS張想他停下來，怎料到MS張竟然將自己的絲襪和內褲褪下。

光見到MS張這樣做就索性捲起MS張的裙，伏在MS張的大腿幫她口交。MS張享受著這種眾目睽睽下做愛的刺激，一邊用手撫摸著光的頭髮。光向上望著MS張，那充滿淫慾的眼神令MS張更加興奮。光繼續口交，手同時在MS張的胸前游弋。MS張不由自主地望過右邊，見到蕙在望著他們。兩人四目交投，同時向對方報以微笑。

## 被窺看的快感

MISS張繼續享受著光的口交服務。處於極度興奮狀態的她要不斷咬著自己的手指，才能令自己不發出呻吟聲。漸漸，光也覺得倦，就一本正經地坐下。然而，慾火焚身的MISS張怎可以停？她捉著光的手到陰道前，再握緊他的食指：“插入去AR。”光當然從命。雖然不像陽具那麼粗壯，但光的手指仍然帶給MISS張無比的快感。很快，MISS張的高潮便來了。MISS張知道自己再這樣下去將必定高聲呻吟，就叫光停止進攻。光將手指從MISS張的陰道退出來，先和MISS張深情一吻，然後在MISS張面子吸吮自己的手指。MISS張也忍不住含著剛才還在自己陰道內的手指。兩人的舌頭中間，就是沾滿MISS張淫水的手指。

MISS張的左手又回到光粗壯的陽具，但光阻止她為自己手淫：“再摸就射GALAR。射到周圍都係。”

MISS張：唔怕LAR。射晒去我隻手咪得LOR。

光：我好多日冇射過，你接唔晒GOR WOR。

MISS張：咁.....我吞晒咪得LOR。

MISS張二話不說又重新開始為光口交。MISS張一邊為光服務，同時也看到蕙在聚精匯神地觀看他們做愛的過程。兩人再一次有眼神交流。突然，MISS張覺得原來被人窺看會令她更加瘋狂。她爬起來在光的耳邊著他：“望過去右邊！”MISS張繼續為光口交，光就遵從MISS張的命令望著右邊。他見到蕙在目不轉睛地看著自己的陽具。蕙知道光的視線移向了他，就和他對望。身經百戰的蕙沒有顯得尷尬，但光就立刻低頭不願蕙見到他的樣子。他低頭見到MISS張一邊用舌頭舔著自己的睪丸，一邊望著自己的臉，大概剛才注視著四目交投中的自己和蕙吧。他覺得不好意思但又更加興奮，當MISS張再張開口含著他的陽具時，他終於無法在忍受得住，按著MISS張的雙臂將精子全射到MISS張口中。

MISS張吞掉光射出來的精液，再用舌頭幫光清潔他的陽具。她幫光拉好褲鏈，然後坐好，再和光濕吻了幾秒，就穿好自己的內褲和絲襪，接著若無其事地拖著光看戲。

光望著MISS張，心裡想想：“為何明知蕙在旁也要這樣做？”MISS張其實也無心看戲，她知道光在望著她，就將左手的食指放進口內。吮了一會，她拿出食指放在光眼前，說：“好好味AR！”見到MISS張再挑逗自己，光感受到自己的陽具又再大起來了。

MISS張和光繼續裝作正常看戲的樣子，但其實兩人腦海中全是淫念。突然，蕙伸出手，拿了MISS張的手提電話給MISS張。MISS張看見螢幕顯示有一未讀訊息，就打開訊息看。原來訊息是蕙傳給她的：“頭先好精采GE戲做完LAR？”MISS張回覆：“做完LAR。其實而家好想要，好想插入去。”蕙又回應：“你地返屋企慢慢搞LAR。我睇你地都睇到HIGH晒。前面套戲完全唔好睇。”

MISS張不假思索，就覆了一個“好”字予蕙。蕙就將光和MISS張的袋拿給他們兩人，再起來帶領他們走出戲院。

# 買戒指

三人走出戲院後，蕙首先說話：“你地駛唔駛搭的士呀？你地應該好趕個啲。”

MS張：唔駛。光仔都要回氣LAR。

光又是兩臉子通紅，沒有發言。三人就一起走到地鐵站，蕙翹著MS張的手，不斷用說話捉弄光和MS張：“頭先齣戲好精采！”、“女主角簡直係一百分”、“男主角都唔弱，但係劇本限制左佢發揮，我估續集佢會做得更好。”聽到蕙這樣說，MS張只能以笑遮醜，光就靜靜忍受住蕙的嘲弄，面子雖紅，但內心其實十心享受。三人走到光住處樓下，就分別了。

MS張：唔該晒妳啦今晚。妳去邊呀跟住？

蕙：我想睇埋續集架。但係我睇完第一集都濕晒啦。我都要諗下點處理。你地玩得開心啲LAR。

蕙再在MS張耳邊說：“但係淫娃妳唔好玩得太夜呀。要返去做返個賢妻良母。”她再走到光身邊，又在他耳邊說：“好好咁服侍雪姐姐……唔係……你嘅MS張AR。”說罷，蕙轉身離去。光和MS張走進大廈，再走進升降機。

MS張：今晚真係又開心又刺激！

光：我都好耐冇試過咁開心。

MS張：咁你以後唔介意我搵埋阿蕙來做電燈膽啦？

光：唔介意。好似以前阿雲咁，不過阿雲同我熟，阿蕙同妳熟。不過會唔會好阻住人？

MS張：得架啦。我會好好通佢溝通，如果佢唔方便我梗係唔會阻住佢嘅。

兩人踏出升降機。

光一邊開門一邊問：“頭先做乜咁大膽？妳以前都唔會架。”

MS張：我都唔知呀。突然之間想做咪去做囉。

光走進屋內：“點解以前唔想頭先會想？”

MS張：或者而家你更有吸引力掛。

光：係咩？

MS張：係呀。我而家又想要啦。要你插我！要你呢個姦夫插到我呢個淫婦大叫呀！

MS張撲向光，兩人又再瘋狂地幹起來。

自那個晚上後，光和MS張除了每個月會有兩、三次在黃昏幽會外，每個月也有一、兩次和蕙一起約會。如果有合適的地方，他倆就毫不避忌地在蕙面前愛撫甚至有更進一步行動。到二月初，這種生活已過了三個月左右。有一天，光獨自約了蕙出來，說想蕙就送給MS張的情人節禮物給予意見。

兩人在一個商場內見面。光先到達，等了五分鐘，蕙就出現：“你想買乜野呀光仔？”光就回應：“跟我行呀。”光帶蕙到一家珠寶首飾店門外，然後說：“其實我想買對戒指。”

蕙：一對？

光：係AR。佢一隻我一隻。



蕙：咪住先。你買畀佢，佢點戴呀？放喺邊？

光：放喺我度囉。來我屋企先帶。

蕙：咁好麻煩啫。唔記得除點算？帶左返自己屋企會死人架。

光：買左先啦，戴唔戴另一回事。最緊要係大家都有，戒指係代表一個承諾。

說罷，光就走進珠寶店內。兩人花了一小時左右走訪幾間珠寶店，光終於買下了一雙戒指。

## 蕙的分析

兩人買過戒指，光說要請蕙晚餐，以答謝她陪他選禮物。蕙建議找一間食物選擇較多的酒吧。光同意，他們就找了一間客人不多的酒吧。兩人點好菜，就開始聊天。

蕙：做乜咁大手筆買戒指？

光：又唔係鑽戒。OK 啦價錢都算。

蕙：但買戒指始終怪怪地。

光：點解呢？一對戒指唔係體現緊我同佢之間嘅承諾咩？

蕙：你同佢有乜野承諾先？

光：嚴格來講又未有。但係佢收左就即係有架啦。

蕙：咪住先。查實你知唔知雪姐姐點諗？

光：咩點諗？我知佢同我一齊好開心，唔會想同我分開。佢之前都應承過我唔會走。都算係一個承諾啦其實。

蕙：咁你諗住成世都做人地情夫呀？

光：唔好講啲咁掃興嘅野啦。

蕙：唔係掃興，係現實。

光：你話我之前，咁你自己呢？

蕙：一筆還一筆。講左你呢筆先。我知道阿雪同你一齊好開心。你咁愛佢，我估佢老公都冇咁愛佢。你可以令佢咁開心，我都好戥佢開心。但係你都識講，戒指係代表承諾。而家佢同你喺返埋一齊，好似當初熱戀期咁，你突然要佢承諾啲唔知乜野，會嚇走佢架。

光：嚇走佢？

蕙：係呀。會嚇走佢架。佢心入面其實都知唔可以長此落去都係咁樣樣。就算佢瞞到佢老公一世，佢都唔想阻住你搵自己GE幸福。

光：我而家覺得自己好幸喎。

蕙：車！你明我講乜架啦。

光默言不語。

蕙：過多一年半載，嗰種激情少左，淡左嘅話，佢都會走。你冇得揀架其實。一係你就搵個女朋友，咁樣阿雪應該自己會走。如果唔係就等佢激情過後佢走，咁你仲傷啦。你畀隻戒指佢，要乜Q承諾，隨時搞到佢即刻走架。到時你又冇左佢，又冇第二個囡囡喺身邊喎。佢又冇左你，盞兩敗俱傷。

光：咁我都買左囉。

蕙：送畀佢可以。但唔好講乜鬼承諾啦。

光：哦.....

蕙：我HURT到你啦？

光：唔係。不過有啲野我唔係好明。

蕙：仲有乜野唔明呢小朋友？

光：MS張其實愛唔愛我呢呢？

蕙：點會唔愛？

光：雖然我同佢好開心，但好似唔係好了解而家GE佢咁。

蕙：咁難免架啦。你地又唔係見得多，又唔係可以成日溝通。佢愛你就一定嘅。佢同佢老公都冇出乜野問題，唔愛你做乜要冒呢個險？

之後兩人的話題就環繞住MS張。有關MS張的事，光都很有興趣知道。但他同時感到奇怪，為甚麼要知道MS張的事，要通過蕙？

慢慢，話題又回到光和MS張的關係身上。蕙再一次提醒光這段關係總難永遠持續。

光：你都幾似我一個朋友。

蕙：係咩？

光：佢叫阿雲。以前係佢陪我同MS張出街。其實當初某程度上係佢撮合我同MS張。不過佢而家就唔鍾意我同返MS張喺埋一齊。妳又係咁。陪我地出街，維繫住我地。但係又叫我唔好有咁多期望。同埋你係識得話人唔識話自己。

蕙：哼！以前你都可以咁話我，而家唔得。

光：點解？

蕙：我飛左之前嗰兩個男朋友啦。

# 蕙的剖白

光聽到蕙這樣說有點愕然：“點解？”

蕙：我細你個MS張少少架乍，我都三字頭。係時候收心養性搵個好人家掛。係咪好老套？

光：少少啦，但都啱嘅。

蕙：咁即係話我之前唔啱啦。輪到唔知係邊個識得話人唔識得話自己啦。

光：唔……咁我太鍾意佢呀嘛。

蕙：身不由己咁話囉嗰。

光：係呀。

蕙：我都係啫。

光：點解算係呢？

蕙：你呢啲讀完大學嘅高材生係唔明架啦。

光：又關事？

蕙：關事架。唔好以為我鍾意溝仔就係唔自愛同係壞女仔。我呢啲會考得十分，A LEVEL又得兩科合格。唔似你地呢啲讀完大學嘅人有乜野事業。大佬，做個文員仔，有咩前景呀？返工咁辛苦又悶又冇希望，夜晚唔玩到盡點得？

光：你可以去進修下架？

蕙：痴線咩？鍾意讀書就唔會讀唔成啦。我呢啲屋企住公屋，阿爸阿媽都冇乜學歷，細個唔識功課搵邊個，讀乜鬼。我捱到去中七已經叻過我阿哥同阿妹G架啦。同埋，返工咁Q辛苦，夜晚唔去玩仲讀書，痴線咩？以前有個男朋友真係拎埋啲課程資料畀我睇，我睇到個價錢就問佢係咪佢供我讀啦。

光：咁佢點？

蕙：咁鬼貴，佢都唔願畀啦。你諗下，買件空姐制服畀我，佢都有得享受，畀錢我讀書又有咩意思，真係諗住同我過人世咩。何況我都未必讀得來啦。

光：咁都唔一定去蒲啫。

蕙：蒲係最好架。早幾年我地仲係五個人住間好細嘅公屋，咁大個人都想有啲私人空間。但返到屋企唔會有。咁蒲到夜啲等屋企人訓晒至返囉。同埋，我呢啲人工又唔多，又要畀屋企人嗶。去蒲好多時有男仔請，有時著條短裙就免費入場，幾好！

光：咁你今晚又要好夜至返屋企呀？

蕙：呢幾年搬左出來住劏房啦。雖然真係細，但起碼有個私人空間呀嘛。

光：一個女仔住危唔危險架？

蕙：咁我好彩隔離左右都OK嗰。

光：咁如果有壞人搬入來點算？

蕙：冇計個嗰。早幾年先想申請公屋，我唔係搵得多都高過入息限額。況且就算合資格都冇咁快排到我。

光：要排好多年架？

蕙：唔知啱你！你呢啲讀書人嘅世界同我呢啲唔同架啦。好少你地呢啲學歷高人工高嘅人會好似阿雪咁同我做FRIEND，仲要真係堅FRIEND底。想溝我啲男仔另計。

光：咁之前嗰兩個都唔得？

蕙：哈！我雖然讀書唔成，但啲男男女女諗緊乜清楚過你地好多LAR。嗰兩個都靠唔住。

光：咁而家冇去蒲啦？

蕙：唔算有啦。同啲FRIEND去飲野都偶然會，但係冇溝仔LU。要溝仔就唔得閒成日陪你地兩個啦。

光：其實成日要妳陪都真係唔係幾好意思。

蕙：又唔好咁講。我悶的話我就唔來。同你兩個出街都幾好玩，好玩過我之前嗰兩條仔添。仲有時有免費四仔睇嗰！仲要係現場版！話時話都估唔到嗰晚喺戲院阿雪會咁侯禽。

光：係囉我都嚇親。

蕙：之後就你同佢都上癮。哈哈！

光：下？

蕙：佢同我講GA。畀我睇住零舍刺激呀嘛。

光：佢同你講？

蕙：唔怕啫。佢冇好詳細講你地搞野啲內容GE。哈！其實都唔駛講，我自己親眼睇就得！哈哈！

兩人談到深夜才離去。光去搭地鐵，途中經過巴士站就跟搭巴士回家的蕙道別。兩人並肩走路的時候，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景象：因為蕙打扮性感，總覺得很多人在望著他們兩個似的。兩人分手後，光獨個兒在地鐵想：當初第一次見蕙時見到她的打扮就覺得很不舒服，想不到這次兩人單獨約會，卻發現原來蕙比他原先想像有內涵得多。

# 情人節

這個情人節是星期日。中午，光與父母飲茶。光被問到感情生活，光只說沒有拍拖，今晚沒有約會就算。傍晚，他回到自住的家中，他戴起新買的戒指，開啟電腦望著早兩天在家中和MS張拍的親密照。一邊看，光心中泛起古怪的感覺。往日有女朋友時，光最怕的就是情人節。因為要安排節目、送禮物，實在麻煩。這個情人節，明知有情人卻不能夠會面，那份空虛確是難受。他所買的情人節禮物，也只能在情人節前兩天的黃昏，趁MS張來家中幽會時送給對方。他緊記蕙的警告，不要跟MS張說甚麼承諾。即使MS張看似很開心，而且除下了結婚戒指，再戴上了新的戒指和他幹了一場，最後那隻戒指還是放在光書房的枱上。

一臉憂愁的光聽到電話響起，打來的是雲。

雲：喂你今晚有冇約？

光：冇呀。你想約我呀？

雲：係呀。不過唔係今晚。

光：幾時呀咁？

雲：其實係咁嘅。我老公話佢有個同事好索但冇拖拍，不如你識下佢。

光：下？你咁認真？

雲：唔想你咁DRY呀嘛。佢大你兩、三年架，啱你口味。

光：咁古怪唔好啦。

雲：唔領情呀家下？

光：唔係唔領情，但係好古怪架嘛。

雲：咁搵多啲人囉。過兩個月我個仔生日你上來我屋企開生日會啦。我叫老公叫埋個個女仔來。咁咪冇咁ODD。

光：哦，生日會我就實到嘅。

雲：咁就得啦。咁你搞掂左嗰件事未？

光：咩嗰件事？

雲：你明架啦。

光：哦.....差唔多啦。

雲：差唔多即係未啦。唔好再咁落去啦。佢唔係你想像中咁樣架。

光：唔.....我盡快啦。

雲：我囡囡生日嗰時你搞掂到未？

光：我試下啦。

雲：冇得試，一定要！

光：好啦好啦。

雲：拿！你應承我架。

光：唔.....

雲：一定要做到。

光：OK。我做埋公司啲野先，遲啲再講啦。

雲：好啦咁，BYEBYE。

光：BYEBYE。

光其實沒有公事趕著做。掛線後，他躺在牀上，更覺得寂寞。雲是他最好的朋友。兩人認識了這麼多年，除非以前拍拖時有女友在旁，否則他不可能在和雲電話聊天時這樣隨便找個藉口結束對話的。他現在經歷的事情和感受，竟不能跟最好的朋友談，甚至令他要逃避雲。

光睡了片刻，醒過來覺得肚餓，就到大快活買了一個飯盒回家。他一邊吃飯，一邊玩FACEBOOK。光見到蕙剛剛更新了STATUS，寫著：“開唔開心唔係由有冇一個男人喺身邊決定嘅”。這個STATUS下面有兩個COMMENT，第一個是蕙的朋友留下的：“對你呢講應該係由有冇三個男人喺身邊決定”。第二個COMMENT則是蕙的回應：“十個都滿足唔到呀而家。不過我以後要從良鳥”

光望一望FACEBOOK CHAT的顯示欄，見蕙在線，就發訊息給她。

光：冇人約？

蕙：大把入約。不過我冇應承。

光：IC。

蕙：你係咪好悶好唔開心呀？

光：嗯

蕙：明明有情人，但情人節冇情人喺身邊，仲要個情人可能同佢另一個情人慶祝緊。又真係幾可憐嘅。

見到蕙這段訊息，光突然發現，這一刻唯一明白自己的人竟是這位認識不久的蒲精。

## MS張的湯；蕙的攻勢

兩人續在FACEBOOK上聊。

光：畀你講中晒。

蕙：HURT親你？

光：都唔算嘅。

蕙：放心啦，我相信呢一刻，你都係雪姐姐心入面。

光不知道怎樣再回應，就返回牀上躺下。他希望時間過得快點，到明天上班就可以用工作令自己忘掉這個晚上的不快。當然，他更期望下一次與MISS張的約會能快點來。過了數分鐘，手提電話又響起。打來的是蕙。

蕙：你冇野呀嘛？

光：下？冇野呀。

蕙：見你唔覆我又愁，驚你唔知有乜野事。

光：冇。公司多野搞。聽朝要開會要PRESENT，所以要準備下啫。

蕙：咁好啦。唔阻你，我都落街食飯。

光：BYE BYE。

蕙：BYE BYE。

好不容易捱過了一夜，光翌日又回到公司辛勞工作。MS張的影子當然間中在他腦海中閃過，但忙碌的工作已令他的心情比情人節夜好一點。晚上六時，光準備下班，他收到蕙的whatsapp：今日開會順利嗎？這刻光才想起，他昨晚無意中跟蕙說了今天開會的事。望著這段訊息，一股溫暖的感覺湧現。自從多月前回復單身後，光就從未有這種感覺。即使是和MS張一起，他也沒有嘗到如此溫暖。他回覆：“很順利，多謝開心。”

之後幾天，蕙和光就偶爾用智能手機聊天，內容大多是普通噓寒問暖的說話。而光和MS張之間，這幾天幾乎沒有任何交流。光在電郵問過MS張何時會再見。MS張回覆指這個星期很忙。最後兩人和蕙約好下星期五晚打邊爐。

星期日晚上，光參加了大學同學的聚會。他們到其中一個同學的家，吃PIZZA和看剛出世不久的嬰兒。到九時半左右，光還和舊同學一起時，他收到蕙的電話。

蕙：你喺邊呀？

光：我喺朋友度呀。咩事？

蕙：我喺阿雪屋企樓下。我同佢玩完煮飯仔，佢叫我拎啲湯畀你飲。

光：而家？

蕙：係呀。你幾時走？我去你屋企樓下等你好唔好？

光：咁我而家行啦。唔該晒。

蕙：陣間見啦咁。

光：咁BYEBYE先。

光向舊同學告辭。他們問光是否女友急召，光說“不是”。在朋友嘲笑他臉紅的笑聲中，光離開了這個聚會。他趕回家途中，天開始下雨，幸好他有帶傘。他走到家樓下時，見到身上穿上黑色及膝大褸的蕙已到達。雖然有簷篷遮擋著雨，但蕙也顯得狼狽。

光：冇帶遮呀？

蕙：冇，頭先唔係好大雨，所以懶得開。



光：哦。係咪有野畀我？

蕙：係呀。不過阿雪好似話聽日要返個壺喎。我跟你上去，你飲完我拎返個壺走啦。

光：哦。

於是兩人就上樓。這也是蕙第一次進入光家中。蕙將壺放在餐桌上，再坐在沙發。光就走到廚房拿碗，然後將湯倒出來。

光：嘩！啲湯好熱喎。

蕙：攤凍啲先飲啦。

光也走到沙發那邊坐下，但沒有坐在蕙旁邊。

蕙：你應該好多年未飲過阿雪嘅愛心湯啦。

光：係呀。十年啦應該有。

蕙：睇下佢對你幾好。

光：你上左佢屋企？

蕙：係呀。我地整蛋糕同玩煮飯仔。不過啲蛋糕俾佢老公同個囡囡食晒LU。

光：哦.....

蕙：佢都叫我拎啲湯畀你呀，幾有你心。

光：唔.....我會飲嘅，一定好甜。

蕙：你頭先去左朋友屋企？

光：係呀。大學同學來。有個同學個老婆生左BB冇耐。我地去睇下BB LOR。

蕙：我地搞到你早走添。

光：唔好咁講。有愛心湯飲呀嘛。麻煩要妳拎畀我就真。

蕙：你對阿雪真係好。

光：下？

蕙：佢畀啲心意你，你一定領情。佢嘅說話你一定聽。

光：咁我鍾意佢，聽佢話好正常J啫。

蕙：如果有個男仔好似你對阿雪咁樣對我就好。

光：梗會有嘅。

蕙：其實你咁聽阿雪話.....

光：咩AR？

蕙坐到光身旁，說：“如果阿雪要你攞實我，你會唔會照做？”

## 難以抗拒的誘惑

光不知道怎樣回答，默不作聲之餘還刻意避開蕙的眼神。蕙見光尷尬地迴避自己的問題，就提高手摸著光的臉說："做咩唔答我又面紅紅咁呀？"

光用手撥開蕙的手腕。蕙放下手："唔答我即係乜野意思呀？"光依舊保持沉默，但表情比前更加尷尬。

蕙走到餐桌拿起那碗湯，再回到光面前："望住我。"光抬起頭望著站著的蕙。蕙說："呢碗湯係阿雪要你飲GA。"說罷，蕙就飲了一口。她蹲下，順時針將碗轉了一百八十度再遞給光。光接過碗，猶豫之際蕙就說："飲啦"。她用雙手托著碗底，就像將碗推向光的嘴一樣。光就在半被迫情況下一口氣將湯飲完，而他嘴唇與碗所接觸的位置，正是蕙剛才飲湯的位置。蕙見到光飲了湯，問："係咪零舍好飲呀呢碗湯？"光還是沒有回應，蕙就再追問："係咪零舍好飲啫？"光終於微微點頭。

蕙望著光雙手中的碗："好飲就好啦。但係仲有幾滴啲。"蕙拿過碗子，將食指放到碗內，讓剩下的幾滴湯沾在食指上。她再將食指放在光的嘴前說："你嘅MS張要你飲晒佢架。"

光猶豫了一下，就鼓起勇氣張開口含著蕙的食指。蕙帶著微笑讓光含著自己的食指約十秒，就將食指放到自己的口中："真係好好味！"她轉身將碗放在茶几上，然後走到窗前拉好窗簾，令到對面大廈的人不會望到屋內的景象。

蕙重新坐在光身旁："咁究竟如果MS張叫你攬住我你會唔會照做呀？"今次，光沒有逃避蕙的目光，反而與蕙四目交投。不過，光依然沒有回答蕙的問題。蕙再一次摸著光已變得非常紅的臉頰："你塊面紅成咁，即係點啫？係咪會照做呀？"光繼續望著蕙默不作聲，蕙再發言："定係唔駛MS張叫你都識得攬住我呀？"

蕙主動攬著光，並吻他的臉。吻了數下後，蕙開始向光的嘴唇進攻。蕙見光仍然是處於被動的態勢，就伸出左手將光的右手移往自己的腰部。兩秒後，光終於主動將左手也放在蕙的腰部了。同時，光也張開嘴，讓蕙的舌頭伸進自己的嘴內。

蕙在光耳邊說了句"好想要"，就幫光脫去了上衣。她再由光頸部開始吻，吻到光的胸部，再移到他的肚部。光開始發出輕微的呻吟聲。蕙聽到光開始興奮起來，就幫光脫下褲子。面對著全身赤裸的光，蕙突然停下攻勢坐在光對面的沙發上。光見到蕙這樣有點愕然。蕙就說："我好想要呀。你想唔想要啫？"

光走到蕙面前彎下腰除去那綁著大衣的腰帶。光將那條腰帶放在地上，再由上至下除去衣紐。當光解開了首兩粒紐時，他才發現原來蕙內裡是真空的。這件黑色大襖下不但沒有外衣，也沒有胸圍。他再解開餘下的紐，更驚覺原來蕙連內褲也沒有穿。

# 光蕙首戰

光：你咁樣著住來？

蕙：梗係啦。唔鍾意呀？

光：唔係.....

蕙：唔係唔鍾意咁就快啲我個BODY 啦。

光立即吻向蕙的乳頭，令蕙大叫起來。光時而舔左邊乳房，時而吮右邊的乳房，蕙就撫摸著光的頭髮，狀甚陶醉。剛才光只解開了蕙大衣的鈕，並沒有除去蕙的大襖。於是蕙就將張開了的大衣翻回身上，讓大衣蓋著光。換言之，光現在不但在蕙懷內，也在蕙的大衣內。在蕙的大衣內，光慢慢向上移動，主動與蕙濕吻。同時，光那堅挺的陽具已接觸到蕙的陰毛。已忍不住的蕙說："我想畀你插呀。"光回應道："咁我去拎避孕套先。"

光站起來準備走到睡房拿避孕套時，蕙捉著他的手說："唔駛擺啦。"

光：下？

蕙：安全期呀。

光聽到蕙這樣說，即凝視著蕙，但沒有進攻的表現。蕙見到光站著不動就問："係咪嫌棄我呀？"光搖頭。蕙用稍為嚴厲的語氣說："我知你諗緊乜！你唔好咁睇我。我同以前啲男仔好安全嘅。唔用套我唔做架！"

光：咁同我又唔用？

蕙：因為你唔同囉。

光：點唔同法？

蕙：因為我對你唔係玩玩下，係認真架。

聽到"認真"二字，光就呆了一呆。他問自己究竟在搞甚麼？為何會和蕙搞在一起？不過，他沒有時間想清楚答案或搞清楚自己的思路。因為蕙見到光沒有進一步表示，甚至連陽具也軟了一點，就跪在光面前幫光口交。口交帶來的快感令光暫時沒有空間去想那兩個問題。這一刻他需要的是性愛，和蕙來一場令人滿足的性愛。

當蕙感受到光的陰莖恢復到原有的硬度時，就著光躺在地上，然後蹲下讓光的陽具進入自己的陰道內。光看著蕙在自己的身上搖晃，又見到蕙身上的大衣因為蕙的積極抽插而飄起，當然覺得無比興奮。他的手也開始不規矩地撫摸著蕙的兩個乳房。蕙發出那急促的呻吟聲，就像告訴光她正在享受這場性愛一樣。兩人以女上男下的姿勢插了一會兒後，蕙離開了光的身體，轉身跪在地上。還是躺在地上的光聽見蕙說了一句："喺後面入來插我呀"。這倒讓光有點為難，因為他從來未試過這個姿勢。他見到蕙已經翻起大衣的下半截，並作好了"狗仔式"的姿勢，就嘗試從後進入，不過未能成功。

蕙見到光好像遇到點麻煩，就伸出手助光一把。幾經辛苦，兩人才成功再度交合。光第一次享受這姿勢的快感，就將速度加快，蕙的呻吟聲亦同時愈來愈大："呀！呀！好正.....呀！我來啦，到啦！"蕙達到了高潮後，光沒有讓攻勢放緩。他雙手繼續用力壓著蕙的雙峰。光將蕙的大衣再向上翻，讓他能吻蕙的玉背。同時，蕙伸出右手到沙發翻開自己的手袋並拿出一面鏡子。她將鏡子放在自己面前，問光："你見唔見到我個樣呀？"

光：見到。

蕙：咁你覺得我個樣點A呀？

光：好靚.....

蕙：淨係好靚咋？

光：仲好淫。

蕙：係呀，我好淫架。我淫到好想畀你射爆呀！

## 事後的疑惑

受到了蕙的言語挑逗，光無法再忍下去，洩了。射精後，兩人橫臥在兩張對望的沙發上，望著對方。蕙伸出右手食指，插進自己的陰道，再將手指放到嘴前含著它。她用淫蕩的眼神望著光且發出"啜"一聲，才將食指在口中拿出來："下面都係你啲精啦。我洗一洗先。"

光望著蕙走入洗手間，聽到她打開水喉，就走向睡房準備穿回衣服。突然，自來水的聲音消失。蕙打開洗手間門問："熱水爐制喺邊？"光就幫他開熱水爐，再回到房間。

光終於有空間思考剛才發生的事。為何蕙要這樣挑逗自己？蕙內裡真空，大概是早已準備好的，她是在MS張家作出挑逗他的決定嗎？面對蕙的誘惑，為何自己抗拒不了？這次兩人幹了，以後算是甚麼關係？蕙會否將今晚的事告訴MS張？可是，光的思路很快又被打斷。因為蕙不到五分鐘就由廁所走出來。她那赤裸的身軀上面都是水點："有冇毛巾我可以用來抹身？"

光：ER.....弊啦，好似冇新毛巾.....

蕙：平時阿雪用開啲啲呢？

光：下？

蕙：冇所謂架。我同佢好姊妹來嘛，而家仲共侍一夫.....唔係，係共侍一男添。

光拿出MS張平日用的毛巾，交給蕙。蕙在光面前抹乾身體，到廳從手袋取出一條內褲把它穿上。蕙走進光的睡房，見光坐在牀上沉思，就說："出面仲落緊大雨呀，我唔走得住。陪我訓一陣呀。"光先上牀，躺下來面向天花板。蕙的姿勢也是一樣。她主動捉著光的手。

蕙：你未試過喺後面入架？

光：未呀。

蕙：咁簡單0既招式都未試過，頭先又唔係咁持久，都唔明點解阿雪咁鍾意同你做。你係咪有啲乜野絕技頭先冇用架？

光無言，蕙追問："唔出聲即係有啦。係點樣架？"光還是沒有回應，蕙續說："唔講就算啦，但係下一次用喺我身上啲。"

光：下一次？

蕙：梗係啦。你唔係以為我性饑渴求其搵個人滿足我下嘍？我真係對你認真架。所以你唔識啲乜野花招都冇所謂架，最正嘅SEX唔係多花招，係應該充滿愛嘅。

光：你.....你鍾意我？

蕙：係呀。我愛你呀。

光：愛我啲乜？

蕙：我愛你對雪姐姐好囉。

光：下？

蕙：你對佢好，我都知你會對我好。

光：下？

蕙：係呀。可能你唔係好SURE你而家對我係乜野感覺，但好快你就會承認你自己都鍾意我架啦。

光沒有回應，蕙也沒有再說下去。幾分鐘後，兩人睡著。

當光睡醒的時候，已是凌晨三時左右。他見到蕙不在牀上。他走出廳，見蕙的手袋和那個湯壺也不在了，即是蕙應該走了。光感到口渴，到廚房打開雪櫃取紙包飲品時，見到先前載著湯的碗已經洗淨。光洗澡後，就回到牀上繼續睡。他心中有更多的問題：為何蕙要不道別就離去？他應否主動找蕙就兩人的關係說個清楚明白？最後，他還是沒有勇氣主動找蕙。面對如此多的疑惑，光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想出答案。而除了蕙和自己之外，世上已沒有人明白他的情況了。

而蕙在之後的幾天也沒有找過光。直到星期五早上，光才收到蕙的一個訊息："我好掛住你。今晚見到你真係好。記住今晚好似平時咁就得架啦。"MS張、蕙和光三人早就相約在當晚打邊爐。收到蕙的訊息後，光就忐忑地盤算著今晚的情況。

# 一切如常

光到達酒樓時，見到MS張和蕙已坐在卡位。兩位女士對著而坐，而MS張旁已放了一個旅行袋和一個手袋，所以光就坐在蕙身旁。而蕙身所上所穿的，正是幾日前和光做愛時所穿的大褸。

雖然蕙叫光要和平時一樣，但光還是相當擔心他那天和蕙的事是否已被MS張知道。光坐下時，MS張和蕙已討論著點甚麼湯底。MS張想要番茄湯底，蕙則想要皮蛋湯底。她們問光的意見，光卻說較喜歡沙爹湯底。

MS張：一個鍋最多得兩種湯底個喎。

蕙：係囉。點解冇人發明一個鍋入面有三種湯底嘅設計嘅呢？

聽到這兩句說話，光突然神色帶點慌張地凝視著蕙。

蕙：你做乜俾住我呀？好啦。算數啦我唔要皮蛋啦。一面番茄一面沙爹啦。為左你兩個，我犧牲下啦。

MS張：又要你出來陪我地，唔好又係你犧牲啦。等我犧牲啦。就皮蛋加沙爹。

蕙：都啱啦。咁點餸你想食乜就叫乜啦。你食唔晒我幫你食晒佢。點餸冇點湯底咁多規範。

接著，三人就點菜。期間，光一直迴避MS張的眼神。點好菜後，MS張問光：“你今日唔開心呀？”

光：唔係呀。”

MS張：你好似古古怪怪咁。

光：下？冇野。

MS張：真係冇野就好。冇野要話畀我知架。

蕙：嘩！冧晒啦光仔你。

MISS張：我啲湯好唔好飲呀？

光：好好飲。

MS張：我見你冇啲EMAIL讚我我以為你唔鍾意飲添。

蕙：佢嗰日一啖飲晒AR。梗係好飲啦。

光：係呀。

其實，光沒有在EMAIL跟MS張提起那壺湯，就是因為不知如何面對那天晚上發生的事。現在MS張主動提及，他相信MS張還是不知道他已和蕙發生了關係，心就好過一點。

之後的情況就像平時一樣，蕙就是能連珠砲發令到這場飯局沒有冷場。大家嘻嘻哈哈又過了兩小時。離開時，光見到MS張將身旁的旅行袋交給蕙，就問蕙：“咁大個袋嘅？”

蕙：係呀。諗住返阿媽嗰邊住幾日。

光：咁乖女？

蕙：不嬲都乖。唔好對我有成見。

MS張：係呀，阿蕙好乖架，光仔唔可以咁諗人。

光：冇，冇成見架我。

蕙就裝成生氣的樣子，翹著MS張的手讓MS張站在她和光中間：“呢個弟弟太可惡啦。”

MS張：光仔要氹返人至得個喎。

光就繞過MS張和蕙的身後走到蕙的身邊，再搭著蕙的肩膀說：“對唔住，唔好嬲LAR。”蕙偷偷地用手隔著褲輕觸光的陽具：“我冇咁小器嘅。不過都要罰下你。你行返過嗰邊，唔好阻住我同雪姐姐煙韌。”

於是，光就回到MS張身邊，望著蕙翹著MS張的手，直到來到光家樓下三人如常分別為止。在路上，MS張和蕙自己聊天，在旁的光反而有空思考自己的問題。究竟他對面前這兩個女人是甚麼感覺？一個是他多年的夢中情人，兜兜轉轉再走在一起，卻是一段極具缺陷的關係：沒有結果、沒有了解，但卻又捨不得放下。另一個女人則了解自己，也不介意讓自己了解她。但兩人當中真的有愛嗎？在地鐵中光凝視著蕙身上的大襖，再望著MS張，他驚覺自己連是否應該為背住MS張上了蕙而內疚也不知道。這一刻的他比之前更加無助，因為連蕙都牽涉其中時，能聽他傾訴的人也沒有了。



# 只許愛撫

蕙如常在光家樓下跟光和MS張道別。蕙離開後，光終於有和MS張獨處的機會。在升降機內，兩人拖著手。拖著MS張的手令光那孤獨的感覺稍為舒緩。他很想依偎在他的老師懷中，即使不能說心中的煩惱，也能在她懷中找個寄託。

兩人進屋後，光就急不及待拖了MS張到牀上。他緊緊地抱著MS張，頭放在MS張的胸前，享受老師帶給自己的溫暖。

MS張：做乜咁心急拉我上牀？

光：好耐冇見過你啦。

MS張：咁掛住我？

光：梗係掛啦。

MS張：我地對戒指呢？

光：喺度。

光拿了兩隻戒指來。MS張除下了自己的婚戒，讓光幫自己張戴上另一隻戒指。她又幫光戴上戒指，然後兩人深情濕吻。光的手不規矩了，開始撫摸MS張的乳房。可是，MS張在這時候卻在耳邊跟光說：“今晚你要失望啦。我M到呀。”

光呆了一呆，回過神後說：“冇所謂架。我地攞下O錫下傾下計得唔得？我好想你畀啲溫暖我。”MS張點頭回應，兩人就在牀上愛撫起來。慢慢，兩人上身的衣物都已在牀邊的地上。

MS張：你頭先話想傾下計嘅？

光：係AR。

MS張：有乜野想同我講呢？

光：ER.....其實.....

MS張：唔好咁吞吞肚肚啦。

光：其實我地係咪冇得再行前一步？

MS張：唔係好明啲。

光：我同你一齊好開心，但係始終爭咁啲野。

MS張：我知你諗乜野。我都知道對你好唔公平。我地冇得好似人地咁樣拍拖，出親街都要搭多一個。我都唔想架其實。但係你要明白，喺呢個環境下，最多真係只能夠係咁。

光：哦。

兩人無言了一段時間。今次沉默由光打破。

光：你愛我個呵？

MS張：一定愛！仲要係最愛！

光：多過你老公？

MS張抱緊光：“我都唔知幾想你先至係我老公。對唔住。”

光：我真係好愛你。但有時我真係好辛苦AR。

MS張：對唔住。可能當年我揀錯左。但已經冇得返轉頭。如果你覺得辛苦你要走，我都冇辦法唔接受。

光：唔係咁嘅意思呀。

MS張：咁總有一日你都要搵返個老婆。唔可以畀我縛住你一世。如果你走左我都會好痛，但我已經好自私架啦。唔可以再更自私。

光：你冇自私架。係我自己揀。愛你就要犧牲同付出。

聊到這裡，光已是眼泛淚光。

MS張：唔好唔開心。我唔捨得你為我犧牲架。我愛你就會盡我能力令你開心，如果真係要有人犧牲，嗰個一定唔係你。

光：多謝。

MS張：唔好喊LAR傻豬。開心啲，珍惜我地每一刻好唔好？

光點頭。MS張就吻向光，啜乾他臉上眼淚。兩人又在牀上愛撫，不久MS張只剩下內褲，光就全身赤裸。

光：我好想要AR。我射去妳個胸度呀？

MS張：唔滯。我星期一放學可以上來，留返啲精到時畀我品嚐呀。

光：要等幾日啲。

MS張：等你掛住我多啲呀嘛。

光沒有再強求。他停止了和MS張愛撫，只是在牀上擁著MS張。其實光真的很想射精，但既然MS張不想他射，他就就等待MS張回家後自己“處理”。十分鐘左右後，光送MS張離家。出門口時，MS張擁上光和他激吻，順勢將大量口水流到光的嘴巴內和下巴上。這令仍是全身赤裸的光更加興奮，更需要將體內的精子排出來。

MS張離開後，光先上洗手間再回到房間準備自瀆。他打開手機選擇了一張MS張的個人照，就坐在牀上撫摸自己的陰莖。突然，門鐘聲響起。光以為是MS張遺下了些甚麼因而折返。但他透過防盜眼看見的卻是蕙。

## 欲迎還拒？

光：做乜呀？你唔係返左你屋企人度咩？

蕙：我掛住你呀嘛。你呢個女朋友好好架。等你同雪姐姐搞完先上來搵你，幾大方。

光：下？你一路喺下面等MS張走？

蕙：係呀。喺下面對面馬路等囉。放心啦，佢見唔到我嘅。

光：你想上來你唔早啲同我講？

蕙：畀個驚喜你唔好咩？

光：頭先你話你係我女朋友？

蕙：係呀。唔係搞過都唔叫女朋友掛。你唔似咁開放會玩ONE NIGHT STAND 啫。

光：你自己話係我女朋友，但係喺我樓下等我同MS張.....ER.....

蕙：ER乜野啫。做愛咪做愛囉。咁我知你愛佢。我又知佢愛你。咁我鍾意你梗係想你開心架嘛雪姐姐又係我好朋友我梗係想佢開心。咁我咪喺下面等囉。你地嗌到拆天都得架。點呀？你呢個女朋友係咪好到冇人有呢？

坐在沙發的光聽了蕙這樣說，實在想不到如何回應。蕙走到光面前向前彎腰吻一吻光的嘴。輕吻一下後，蕙就除去身上的大褸。她一邊脫衣一邊說：“你個嘴濕濕地啫。阿雪啲口水來架？”

光還是不作回應，望著蕙坐在他身旁。今次蕙內裡並非真空。包著她身體的是一件深綠色窄身連身裙。貼身的剪裁令蕙的身材更顯得出眾，而裙的長度僅僅足以遮著臀部，讓蕙的一雙美腿盡露在光眼前。

蕙將頭放在光的肩膀上，雙手翹著光，一邊的乳房剛好碰著光的手臂。方才和MISS張愛撫完一輪但未有射精，現在又有另一美女倚偎著自己，光的陽具自然變得如鋼般堅挺。

蕙：嘩！乜你咁犀利！啱啱搞完咁快又大得咁緊要！

光：其實.....頭先冇搞到呀。MS張M到呀。

蕙：哦。

光以為蕙會好像幾晚前那樣挑逗他，但蕙沒有這樣做。蕙走到電視那邊開了電視，然後坐在光斜對面的那張沙發上。蕙很專注地看電視，光就凝視著蕙的大腿。蕙的雙腿郁動時，光就試圖窺看蕙的裙下春光。他肯定蕙沒有穿打底褲。光見蕙不但沒有挑逗他的意慾，又不和自己說話，就忍不住問她：“你上來借電視睇架？”

蕙聽見光這樣說就移動身軀，讓自己與光面對面對望，並說：“唔係淨係睇電視。我係來陪你架。”蕙說這句話時，光見到她好像放鬆了雙腳間的防線。他很清楚見到蕙的內褲是一條粉紅色的蕾絲內褲。

光：陪我睇電視？

蕙：唔係淨係睇電視架。

光：咁仲包括啲乜？

蕙：你想做乜咪做乜囉。我係你GE女人來架嘛。

蕙的雙腿比前張得更開，光現在能看清楚那條內褲是半透明的。因此，蕙的陰道和陰毛若隱若現。他實在是無法忍下去，衝過去抱著蕙吻她的嘴。蕙見光今次如此主動，就順勢張開口讓光的舌頭伸進來。除了口部的進攻外，急色的光也開始就隔著蕙那件緊身裙撫弄著蕙的乳房。突然，蕙推開了光：“咪住！”

光：做乜呀？

蕙：好想要呀？

光：噃。

蕙：答我個問題先。

光：乜野？

蕙：究竟你同阿雪搞野時有乜野絕技？

光：冇呀。

蕙：唔信。上次你默認左係有嘅。

光：你做乜想知？

蕙：我同你之間唔應該有秘密。

光：下？如果我問你，你同啲你以前啲男人點樣做愛得唔得呀？

蕙：我會答個啲。你想聽我就話畀你知。唔好再賴貓啦，你唔答我你今晚唔駛旨意掂我。

# 牀上絕技

光見蕙態度堅定，就坐在蕙旁邊說："好啦。話畀你知都得，但你要應承我一樣野。"

蕙：咩野？

光：其實都唔係乜野絕招。我講畀你聽都得，但係你唔可以逼我同你玩呢招。

蕙：冇問題。

光：真係唔係乜野絕招。只係.....ER

蕙：只係乜野呀？

光：只係.....我同佢好多時都會玩好多口水

蕙：哦。啱啱玩完來呀？佢啲口水有啲仲喺你個嘴同下巴度喎。

光：嗯。

蕙：咁佢同你都好鍾意玩？

光點頭示意。

蕙：咁點解唔想我同你玩？

光：因為.....以前.....真係好耐以前我地話過淨係對住對方至可以用呢招。我有同其它女仔玩過，但同佢老公都有玩過。

蕙：哦。其他人有訂情信物，你地就有定情招式！

光：但真係唔係乜野絕技囉。

蕙：好啦。你答左啦，可以繼續搞我啦。

光：下？畀你塞一塞我而家冇左個MOOD。

蕙：我幫下你啦。

蕙站在光面前，撫弄自己的秀髮。再將雙膝放在沙發上，即是跪著俯視著光。她抱著光的脖子，由光的額頭慢慢吻到光的嘴唇。當蕙將那條濕潤的舌頭放進光口中時，她感覺到光的手已在她的背部企圖拉下她連身裙的拉鏈。蕙立刻拉著光那隻手，帶著微笑推開光再走到他的睡房內。

光追著入房，見蕙已躺在不久前MS張所躺在的位置。急色的光這一刻已暫時將MS張抱諸腦後。他站在牀邊抬起蕙的右腳，由腳趾開始輕吻，經過小腿、膝蓋再吻到蕙的大腿。蕙享受著光的"服務"，開始發出輕微的呻吟聲。

蕙：呀.....你得我好舒服AR。我都好想要啦。

光聽見蕙這樣說，就伸手進蕙的裙底除去她的內褲。光將這條性感的內褲放在牀上時說："咁濕嘅？"

蕙：咁仲唔快啲？

光立即脫去身上的衣物，再從抽屜內拿出避孕套。

蕙：我幫你戴呀。

光將避孕套遞給蕙。蕙卻沒有即刻撕開包裝紙，反而將避孕套放進自己的領口內："想戴套你自己拎啦。"

光伸手拖起蕙。蕙坐起來吻著光的胸部，光的雙手就拉下蕙身上的拉鏈，再在蕙的配合下脫掉了蕙身上的裙。但避孕套沒有跌出來，因為它在蕙身上的粉紅色胸圍內。當光正想除去蕙的奶罩時，蕙卻說："唔好除住。你試下就咁拎返個套，但唔准用手喎。"

光：唔用手點拎呀？

蕙：你自己諗下啦。

光推一推蕙，讓她再躺在牀上。接著光就伏到蕙的身上，

吻向她的胸圍，再用嘴含著那避孕套。蕙見到光已成功"取回"安全套，就說"含住佢"。蕙張開嘴咬著避孕套的另一端，用口取過安全套。她再撕開包裝紙，替光戴上它。蕙主動解開胸圍，全身赤裸張開雙腿對著仍然站在牀邊的光。光見狀當然急不及待進入。

光站在牀邊不停抽插，蕙的叫牀聲愈來愈大。

蕙：呀！呀！平時見你咁怕醜，估唔到搞起上來咁MAN！

光：係咩？舒唔舒服呀？

蕙：好舒服。嗰日同我玩狗仔式正唔正？

光：正呀。

蕙：想唔想再玩？

光：想。

蕙就在牀上擺好姿勢，準備讓光從後進入。今次光無需蕙的幫助，就能從後進入蕙的陰道。

蕙：呀！你識自己入來咁叻仔嘅。

光：係呀。

蕙：你插得我好舒服呀。再插勁啲啦。

光立即加快了抽插速度，令蕙的高潮來臨："我來啦。畀你喺後面插真係正。以後呢招就係我地兩個.....呀.....之間GE絕招啦。好唔好呀？"

光沒有回應繼續抽插。於是蕙就追問："好唔好啫？"在這情況下，光當然不得不說"好"。

## 出發拍拖

聽見光答允，蕙即刻轉身和光激吻。蕙慢慢將光按下在牀上，自己繼續俯身吻著光。光沉醉於蕙的濕吻期間，突然感受到蕙將大量口水吐出，令自己的口腔和下巴都盡是蕙的唾液。

同一時間，蕙已拿著光的陽具，將它塞進自己的陰道內。她跪在光身上扭動自己的身體，輪到光忍不住叫了出來。蕙問光："好唔好飲呀？"

光想起兩人之前在廳的對話，就這樣回應："你應承過唔逼我同你玩呢招個啫。"光的語氣帶點不滿，但享受著蕙的擺動的他當然捨不得叫停。蕙一邊將食指伸進光的口中，一邊這樣回應："而家係我同你玩，我冇叫你同我玩啫。

有你著數添啦！"蕙見光無法駁斥她，就吐了些口水到光的胸前。蕙俯身啜回自己的口水，再伸出舌頭對著光的臉。光主動張開口吸啜蕙的舌頭，變相接過剛才在自己身上、原屬於蕙的口水。蕙再專心以女上男下的姿勢騎著光，令光終於忍不住射精了。

完事後，兩人都已經累透，很快就在牀上睡著。

光醒來時，見自己一絲不掛，身旁卻不見了蕙。他望一望時鐘，見到時間已是早上八時半。光走出廳卻不見蕙，但她的旅行袋則在沙發上。他正想打電話找蕙時，穿著普通T恤牛仔褲的蕙就開門進來，手中是一個載著東西的大家樂膠袋。

蕙：訓醒啦？

光：啱啱訓醒。

蕙：食早餐啦。我買左一個中餐一個西餐，睇下你鍾意食邊樣。

光：你晨早流流走去買？

蕙：係呀。六點幾就醒左LU，沖左個涼你都唔知。頭先八點零有啲肚餓，見到你擺左條鎖匙係廳咪拎左佢落街。嗱，畀返你。

光接過鎖匙，和蕙合力將膠袋內的食物拿出來："你可以叫我起身架嘛。"

蕙：見你訓得咁舒服唔捨得嘈醒你呀。

兩人一起用餐的時候，光心想：他已經忘了上次有人買早餐給他是甚麼時候了。

蕙：今日有乜做呀你？

光：冇呀。

蕙：我今日短週呀。全日陪住你都得。你想去邊度玩？

光：我冇乜地方想去啫。份人好悶。

蕙：咁你陪我呀。我想去赤柱行下呀。

光：哦。

蕙：我地食完早餐訓多陣，訓晏啲出發去嗰度食TEA 啦。

光：哦。

兩人食過早餐，光就去洗澡。當他回到房間時，已見蕙睡著了。其實光還是很倦，就睡在蕙旁邊。他自問自己還不肯定對蕙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覺，但雙手就很自然地擁著蕙的身軀，再漸漸入睡。

到中午時份，蕙率先醒過來。他吻了光的額頭一下再叫光起牀。她將旅行袋拿到房內，問光："你想你女朋友著得性感啲定係密實啲AR？"

光：冇所謂AR。

蕙：真係冇所謂？

光：係AR。

蕙：你上次夜晚同我喺條街到行，買戒指嗰晚記唔記得？

光：記得。

蕙：嗰晚你知唔知耐唔耐就有啲男人望實我？

光：知。

蕙：咁你覺得點？

光：怪怪地咁。

蕙：咁即係覺得正定係反感呢？

光：我唔知啲。淨係覺得有啲古怪。

蕙：咁我今日都少布啦。得你試多次再諗清楚係乜野感覺。

蕙就在光面前更衣。光坐在牀上望著蕙除下身上的T恤牛仔褲，身上只剩下胸圍和底褲。蕙換上一件低胸長袖T恤，下身就穿上深啡色絲襪，再配以一條牛仔熱褲。這條熱褲的長度超短，僅僅蓋過臀部，令絲襪頭那不同顏色的部分也展示了出來。當蕙到洗手間化一個淡妝時，光也換好衣服，準備和蕙到赤柱一行。



## 心動？

兩人離開家後，蕙主動挽著光的手。在車上，蕙將頭放在光的肩上，讓光重拾久違了的拍拖感覺。下車後，蕙主動拖著光找了一間餐廳吃下午茶。

蕙又像平時一樣想到非常多的話題，令兩人之間嘻嘻哈哈又過了一小時。結賬時，光拿出信用卡付錢。蕙拿出現金說要付一半，但光堅持拒收。吃過下午茶後，蕙又挽著光的手去海旁漫步。

和蕙站在海邊，光一方面為重拾拍拖的感覺而高興，但始終不大明白蕙的想法。他鼓起勇氣問蕙："其實你呢幾日做乜事咁對我嘅？"

蕙：想你愛我囉。

光：點解想我愛你？

蕙：我愛你呀嘛。

光：肯定？

蕙：本來我都諗緊自己星期日嗰日係咪一時衝動，所以之後嗰幾日冇搵你。但係前晚我臨訓諗起尋晚可以見到你就緊張好期待。尋晚見到你真係好開心，我就好肯定我係愛你。真架。

光：但我又乜野好？

蕙：愛一個人有得解嘅咩？阿雪有乜野好呢？你明知佢有老公有個囡囡你都同佢一齊啦。我知道同你一齊又開心又有安全感就得。

光：安全感？你知道晒我同MS張啲野都有安全感？

蕙：我知你係癡情種囉。其實我同阿雪都講過，我最怕就係癡情種。估唔到今次鍾意左你呢個癡情種。仲要呢個癡情種係我好朋友嘅情夫。

光：如果MS張知道點算？

蕙：如果佢老公知道你地啲野咁點算？

光：我有諗過呀。

蕙：咪係囉。如果呢一刻係開心嘅，就唔好理咁多。啲問題慢慢再解決啦。

光：唔。

蕙：咁你信我真心未？

光：都信嘅。

蕙：咁猶豫嘅？

光：唔係呀。真係信架。

蕙：口講冇憑！

光主動拖著蕙："咁你信我信未？"蕙帶著微笑輕吻了光的面頰。兩人繼續在海邊邊散步邊聊天。

蕙：鍾唔鍾意我著到咁同你出街？

光：OK 啦。

蕙：都幾多男人望住我個嗰。

光：唔緊要呀。妳唔介意畀人望就得。

蕙：我係你女人來架嘛。如果你唔鍾意我以後就唔咁著囉。

光：如果你真係我嘅女人，啲人望住你時應該都好羨慕我。

蕙：咁我以後都咁著個囉嗰。

光點頭。蕙傾斜身體倚到光身上，光就伸出手擁著她。在這甜蜜的一刻，蕙說："返去買餸我煮飯畀你食呀。"在回程的車上，蕙和光討論著大家飲食的好惡。到快將下車時，蕙說："你覺唔覺得好奇怪？早幾個月我地係兩個唔相干嘅人。而家好似好熟咁嘅？"光微笑著點頭回應。他心想："這種感覺很奇妙。自己女神的好朋友竟然那麼了解他，竟然令他無論是心靈還是肉體都得到滿足。或許自己真的動了心。"

兩人下車後就牽著手走到超級市場買菜，再回到光家由蕙下廚。蕙佔據了光很少用的廚房，做了兩道菜。除了炒了一碟青菜外，還弄了咕嚕肉。光望著這一碟咕嚕肉，想起十年前MISS張為他弄的最後一次晚餐。但當年的晚餐是悲劇收場，他希望這一次的晚餐的氣氛會是溫馨和甜蜜。

蕙：開唔開心呀今日？

光：好開心。

蕙：有雪姐姐喺度我地三個人會唔會更開心呢？

光：ER.....

蕙：講真話。我唔怕個嗰。

光：都開心。嗰種開心唔同你出街呢種開心囉。

蕙：點唔同法呀？

光：ER.....唔係好識解釋。

蕙：其實我覺得三個人出街開心啲。但係同你出街就多左份浪漫同甜蜜。

光：唔.....

蕙：不過可能下次我地三個人出街你都會覺得甜蜜架啦。

光：可能啦。

在吃晚飯期間，蕙的電話響起。蕙坐在餐桌前接聽："點呀？.....幾點落到去話？.....哦.....九點半到...  
...應該都OK 嘅.....好啦.....BYE BYE"

## 示愛之後

蕙掛線後，光就問蕙："今晚約左人呀？"

蕙：啲FRIEND叫我去飲野囉。

光：約左人幾點？

蕙：佢地話九點半去到。我晏啲至落去都得。

光：飲到幾點架？

蕙：通常都三、四點啦。

光：聽日要返工啲。

蕙：可以射波架嘛。

光默不作聲，面色好像有點難受。

蕙：做乜呀你？唔開心呀？

光沒有即時回應。他思考了十多秒才說出這句說話："我唔想你走。"

蕙：下？

光：唔想你走。今晚陪住我呀。

蕙：點解要我陪住你呀？

光：我估我都鍾意你。

蕙：估？

光：唔係估。係真係鍾意你。

蕙放下手上的筷子，走到光面前吻了他的嘴唇一下。她再拉起光，帶光到睡房來一場溫馨的性愛。

翌日，蕙繼續和光過著同居生活。他們睡到中午，再去逛街看戲，吃過晚飯才回家。晚上回家裡，兩人坐在沙發看電視，到差不多十一時。

光：聽日MS張話放學之後上來。

蕙：好呀。

光：係咪應該同佢講清楚呢？

蕙：下？你想同佢講啲乜？

光：講我同你嘅野囉。

蕙：點解要講？

光：唔想瞞住佢。

蕙：你估你同佢講架話之後會點？

光：都唔知架。可能佢會走.....唔知。

蕙：如果佢話要走咁你會點？

光：我唔知呀。

蕙：你會捨得雪姐姐咩？

光搖頭。

蕙：你唔捨得佢。我都唔捨得佢架。

光：但係好似有啲唔啱咁。

蕙：咁你既然唔捨得阿雪，係咪唔要我啦？

光：唔係。我點會唔要你。

蕙：嘿！都話同你一齊有安全感架啦。

光：咁即係點？

蕙：咁即係點？咪好似尋日咁講，而家開心咪得。其它野慢慢解決啦。

說罷，蕙去刷牙然後到牀上休息。光見到蕙這樣做也上牀擁著背向他的蕙。兩人都沒有說話。光一邊

擁著蕙，內心則在擔憂明天應如何面對MS張。蕙又怎會察覺不到光內心的不安？她轉身將光的頭抱進自己的懷中。如果是平日，光一定會趁機吻蕙的乳房。但現在光需要的不是性歡愉，而是要蕙給他的安全感。

蕙：傻豬弟弟，唔好擔心咁多。你而家有我喺你身邊呀。

光：多謝。

蕙：仲有你嘅MS張喺你身邊添呢。

光：其實我唔明。點解你接受到？

蕙：我想你開心，想阿雪開心，想自己開心。

蕙見光看似仍是很困惑：“其實好多野本來好簡單。唔駛一定搞到咁複雜嘅。我聽朝會拎晒啲野走架啦。阿雪上到來唔會見到我的痕跡。”

光：咁你聽晚會唔會搵我？

蕙：佢走左之後你打畀我啦。

早上七時左右，蕙弄醒光。光睜開雙眼見到蕙已拿著旅行袋準備離去。蕙對光說：“我返屋企換件衫先返工啦。”光起來送蕙出門口，兩人在門前深情一吻。

兩個小時後，光回到公司。他開啟電郵查閱電郵，見到MS張在八時許已給了他一封電郵：

“我最愛的姦夫光仔：

星期五唔好意思呀！今日要好好品嚐你嘅精華！我都要令你有無比嘅興奮！快啲放工就好啦！

掛住你的人妻淫婦”

見到MS張這樣挑逗自己，光更覺得心情複雜。他因為背著MS張搭上了她的好友蕙，感到自己可能對不起MI張。但他不但捨不得和MS張的感情，MS張這封電郵更激起了他的性慾。始終，雖然蕙能夠在性方面滿足到他，但和他十年來的女神上牀，感覺還是與別不同的。

## 尷尬與羞恥

在等待MS張期間，光不知不覺在沙發上睡著了。他醒後第一時間就是望一望時鐘，原來時間是五時十分。平時MS張多是在五時前便來到和他幽會的。究竟MS張為何還沒有來？光想打電話給她，但心知肚明自己沒有這權限。五分鐘後，光終於收到MS張的電話。MS張告訴他她因為學校臨時有事而晚了離開，但現在已在樓下。掛線後的光愈來愈忐忑。雖然他知道多數MS張進屋後，兩人談不了多少句就開始性愛的前戲，但今天光心中已有另一個女人，他是否能像之前那樣享受和MS張的性愛？光自己也不肯定。

光打開門讓MS張進來後，就招呼MS張坐下吃他買回來的西餅。MS張一邊吃一邊說："嗰日真係唔好意思AR。"

光：唔緊要。

MS張：今日我又遲大到，要好好補償返你至得啦。你入房，門埋門等我。我五分鐘之內就入來架啦。

一向對MS張言聽計從的光就走進房內，關上門躺在牀上靜待MS張進來。他知道自己和平日有點不一樣。他平時等待和MS張交歡時，往往陽具已急不及待硬了。但這一刻，它仍然維持在軟的狀態。

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已是過了五分鐘以上，MS張仍未進房。光就大聲說："你有野呀嘛？"

MS張回應："得！得！好快！你唔好偷睇啫！"不久，MS張進來，再關上門。MS張已是一絲不掛。她打開衣櫃其中一個抽屜，拿出自己的豹紋性感睡衣。她穿上睡衣後就跟光說："唔好郁。"

MS張走上牀，跪在光上面。光見到MS張左腳多了一條銀色的腳鏈，令這條美腿顯得份外性感。MS張伸出雙手拉起光。她先輕吻光的嘴，再將嘴唇移到光的頸部。MS張的打扮和行動，已令光幾乎完全忘掉原來的不安，光也開始主動吻向MS張。他的左手摸著MS張的胸，右手就抓緊MS張的腳鏈。這時候，光的陽具也已相當堅挺了，MS張就幫光脫下身上的衣物。

當光已經全身赤裸之際，MS張就捉緊他雙手，讓兩人二十隻手指都扣在一起。MS張問光："我好愛你呀。你愛唔愛我呀？"

光：我愛呀。

MS張抱緊光。過了約十秒左右，MS張再問：你愛唔愛我呀？你大聲啲答呀！"

光加大聲量："我愛你呀！"

光回應的聲音剛落，他就聽到房門打開了。打開門走進來的人竟是蕙。同時，MS張沒有再抱著光，改為坐在光身邊。光十分錯愕，陽具也迅速軟了下來。和MS張一樣，蕙身上都只有同一款式的豹紋睡衣。她的下身沒有內褲，只是右腳戴了一條腳鏈，其款式和MS張那條也是一樣的。她問光："咁你愛唔愛我呀？"

驚魂未定的光當然不懂得怎樣回應蕙。蕙追問："愛唔愛我啫？"

光赤條條對著兩個女人。他剛剛說了愛其中一個，現在另一個問他是否愛她自己。他心中知道其實他兩個都愛。這令光不但覺得尷尬，甚至覺得羞恥。他低下頭，不敢望著MS張和蕙。

## 蕙圖主導

蕙：雪姐姐你個情夫咁樣嘅？唔睬人嘅？

MS張自光身後將右手放在光的肩上，左手就移到光的下巴以抬起他的頭："唔好咁啦光仔。"

蕙：係LOR。雖然我地都覺得你呢個怕醜仔好得意，但而家唔係怕醜嘅時候㗎。愛唔愛我呀？

光低著頭細聲說：可唔可以唔好咁樣逼我？

蕙：我地係來幫你架光仔。你唔答我，我地好難幫到你。

光：幫我？

蕙：係呀。我地都好愛你。唔會害你架嘛。阿雪知道我同你呢幾日做過乜，佢接受架。係咪呀阿雪？

MS張：係呀。答阿蕙啦。唔駛驚，講你心入面個句就得。你愛唔愛阿蕙呀？

光點頭。

蕙：講出來至得架嘛。雪姐姐都叫你放心講咯。

MS張：係囉唔駛怕醜。我地想聽你講出來呀。

光：我愛。

蕙展露出笑容："好野！既然我地兩個都愛你，你又愛我地兩個，就等我地兩姊妹服侍你啦。"

說罷，蕙俯身吻向光的大腿內側。MS張則坐在牀上望著蕙行動，似乎有點不知所措。光也很茫然，不敢望著蕙，而是凝視著MS張。他的眼神仿佛是在向

MS張求助一樣。由於光根本沒有享受性愛的情緒，即使蕙的舌頭在他的大腿間不停打轉，光還是硬不起來。光終於忍受不了："可唔可以唔好咁呀？"

蕙：我地兩個一齊服侍你㗎。你投入啲好好享受啦。

蕙也知道"戰況"未如理想，於是就對MS張說："阿雪你都要服侍光仔架。我負責下面你負責上面啦。"

MS張以一聲"哦"回應後就在光的耳邊說："唔駛驚架，投入啲。我地晒你。"MS張接著就開始吻光，由額頭到嘴唇再到光的胸膛。經過MS張的安撫後，光的陽具稍為進入狀態，但光還是緊閉雙眼，而且只是被動接受MS張的吻。蕙見光的陽具還只是在半硬半軟的狀態，就用嬌嗔的語氣說："光仔望下我呀。"MS張也多加一句："望住阿蕙啦。"

光睜開雙眼，見到MS張在吻自己的乳房。蕙則面向自己用右手拿著自己的陽具，自己的龜頭頂著蕙的下巴。蕙見到光望著自己，就伸出舌頭，讓舌頭尖那些濃厚的口水沾在光的龜頭上。光怕MS張會見到蕙向自己施展口水攻勢，就搖頭示意。但蕙沒有理會，趁MS張仍然集中注意力吻光的胸部時，將大量口水吐在光的陽具上，然後再含著光的陽具。光心裡叫了一聲"不"，但同時又無法否認蕙這一招已燃起了他的性慾，因為他的老二已經變得堅硬。

蕙見到光的狀態已有明顯改變，就將MS張的左手拉到光的陽具上。MS張很自然地抓緊光的陽具，手掌上下移動摩擦著它。蕙將陽具交予MS張後就說："舒服啲啦係咪？你都要下你嘅

MS張先得個啗。"蕙拉起光，讓光的面貼著MS張的胸部，但光沒有主動發動攻勢。蕙問MS張："阿雪你要唔要光仔你呀？"MS張回應了一聲"嗯"。光知道MS張的意願後就開始隔著睡衣輕吻她的乳頭，令MS張開始發出呻吟聲。

仍然是站在牀邊的蕙將身體靠近牀上兩人，拿起光的右手隔著豹紋睡衣撫摸自己的乳房。可是光似乎對蕙主導這場性事感到不滿，奮力將右手甩開。光拉起MS張的睡衣讓她的乳頭露出來，再用雙手抱緊MS張。光更加把勁吻MS張的雙峰，就像向蕙示威一樣。

閉著眼享受光親吻其奶頭的MS張沒有留意到光在逃避與蕙親熱。她感受到光的雙手由她的背部慢慢移到她雙腳，其中光的右手不停在撫摸那戴有腳鏈的腳眼。突然，MS張感受到有第三隻手撫摸她的陰道口。她張開眼，發現原來這隻手是蕙的。蕙說："濕晒囉啗。想唔想插呀？"

MS張：要呀。要插呀。

蕙聽到MS張的回應後就轉身打開抽屜拿出安全套。她迅即撕開包裝紙再幫光戴上它："插得啦。阿雪你坐入去啦！"MS張想騎上光的時候，光卻用雙手阻擋。或許光已不想再被蕙指揮，更用頗強硬的口吻對MS張說："你訓低！"

## 把持不住

MS張聽從光的指示躺下。同時，光起來站在牀邊，蕙則移過了一些，讓出空間予光站立。光拉著MS張雙手，讓她面向自己。他再用右手抬起MS張的左腳，瘋狂地吻向她的腳鏈。光的另一隻手則伸進MS張的睡衣內撫摸她的乳房。面對光的雙重攻勢，原本已是濕透的MS張很快就投降：“唔得啦，唔得啦。插我啦光仔。”光顯然較聽MS張的話，就插進去MS張的陰道內。

蕙見光站在牀邊抽插就走到光後方吻他的背部，雙手同時撫弄著光的乳頭。光不想和蕙親熱，於是就跟MS張說：“不如你騎我呀”。於是光就躺在牀上享受著MS張的騎功。蕙沒有因為光再逃避自己而放棄。她將自己的右腳放在光面前：“你唔係好鍾意呢條鏈嘅咩？而家畀你啜呀。”光卻沒有回應蕙的挑逗。MS張感受到光似在避開蕙就跟光說：“光仔唔可以咁曳。我同阿蕙都係好愛你架。你唔阿蕙我地兩個都唔理你架。”聽見MS張這樣說，光也不敢不服侍蕙。他張開嘴吻蕙的腳鏈，蕙則用手自慰。

光第一次同時聽到兩個女子的叫牀聲。

蕙愈來愈興奮，移開右腳，將原本用來自慰的手指放進光的口腔內，要光啜飲她的淫水。幾秒鐘後，蕙將手指從光口中拿出來，再俯身吻光的嘴唇。但蕙感受到光完全是被動招架，沒有好好地配合。她試圖強行將舌頭伸入光嘴裡，但光緊閉雙唇。MS張也見到光在抵制蕙，就離開了光的身體：“阿蕙妳來呀”

蕙和MS張交換了位置。蕙騎著光，MS張就坐在牀邊和光接吻。光見到MS張吻下來，就主動伸出舌頭迎接，好像怕蕙見不到一樣。跪在光身上的蕙見狀就加快了抽插速度，再將光的左手拉向自己右腳戴著腳鏈的地方。她轉頭吐了一些口水到光的左手手掌心，再捉緊光的手掌要他撫摸自己的腳眼。原本閉上眼睛的光感到有些液體滴到自己的手掌心就睜開眼望著蕙。蕙知道光在望著自己就索性將光的左手放在自己面前，再伸出舌頭將大量的口水流在光的手掌。

當時MS張在集中精神吻光的脖子，看不到蕙的招數。這一招卻令光的興奮度大增，終於忍不住主動將手放在蕙的腳鏈上，並慢慢撫摸她的腳眼。而光的另一隻手也開始主動伸到蕙的睡衣內撫摸蕙的乳房。蕙知道自己的攻勢終於奏效，就帶著淫笑繼續擺動身軀，而且愈叫愈大聲。

過了不久，光就叫：“唔得啦。就來要射啦。”蕙立即離開光的身體：“阿雪你來呀。”兩人再一次交換位置讓光有一些喘息空間，因此光還能繼續忍受MS張的攻勢。蕙在牀邊嘗試吻光，今次光終於自己張開嘴巴讓蕙的舌頭進來。

光的左手隔著睡衣摸著MS張的胸，右手按著蕙的背。蕙的右手也隔著那豹紋睡衣摸著MS張的另一個乳頭。從未見過這樣淫亂情景的MS張達到了高潮：“呀！到啦！咬我個胸呀！”光和蕙立即從命。兩人協力捲起MS張的睡衣，再各吻MS張的一邊乳房。光抱緊MS張。而蕙就漸漸將嘴唇向上移，經過MS張的頸到達MS張的嘴。MS張見到是蕙的嘴唇來襲有一點抗拒。她抬起頭避免和蕙接吻。

蕙吻不到MS張的嘴唇就走到牀尾跪在MS張後面，再從後抱緊MS張。MS張同時被兩人前後緊抱。MS張抓緊光的頭和他濕吻。蕙在後方則用舌頭向MS張的脖子進攻。當光將嘴唇放回在MS張的乳房上時，MS張終於抵擋不住蕙的攻勢，轉頭和蕙親吻。兩人先是點到即止地接吻，之後是一輪濕吻。光第一次見到兩個女人，而且是兩個穿上性感豹紋睡衣的女人，在自己面前舌吻，更感興奮：“要射啦。”

蕙：射晒入去阿雪入面啦。



MS張：好呀。射晒入來呀。

光準備射精的時，他感到超級興奮。但當第一滴精液從他的身體排出來時，他覺得自己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令他尷尬的世界。

## 交換戒指

平時光在射精後多會與女伴接吻，但這一次他呆了，只是卧在牀上睜開雙眼望著天花板。MS張回過神來也停止了和蕙親吻。她離開光的身體坐在牀上，低下頭不敢望著光或者是蕙。而蕙就依舊跪在牀上。她凝視著光和MS張，但也沒有作聲。房內由剛才充滿叫牀聲變得寂靜一片。

打破冷場的當然是蕙。她回過氣後就站起來："我去拎啲野先。"她拍一拍MS張的手臂，就走出廳。MS張追著蕙到廳拉著她。蕙問MS張："做乜呀？"MS張沒有回應。因為她不知道應該說甚麼。但聰明的蕙其實明白一切："頭先係咪嚇親妳？對唔住呀太HIGH一時忘形。"

MS張：唔係咁嘅意思。我都唔知點講.....  
蕙：唔好講呢筆住啦。唔好唔記得我地來做乜。

MS張點點頭，就和拿著旅行袋的蕙一起回到房間。MS張順道打開抽屜拿出一個盒，內有她和光的那雙戒指。同時，蕙跟仍在牀上光說："光仔你搞掂個套先啦，唔係佢陣間甩出來張牀污漕晒。"光拿紙巾做好清理工作，再穿回上衣和內褲，然後坐在牀上用被蓋著自己的下身："你地想點？"

蕙：好啦。做男人嘅你應該負返啲責任啦。  
光：咩意思？

蕙從MS張手中拿過戒子盒："你話過戒指係代表承諾。你願唔願意承諾以後都對阿雪好？"  
光：咪住先，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頭先嘅事？  
蕙：頭先？你咪用語言同埋身體話左畀我地聽你愛我地兩個囉。你唔好逃避問題呀吓HA。你肯唔肯承諾以後都對阿雪好？  
光：我一向都對MS張好架。  
蕙：以後都係？  
光：係。

蕙打開戒指盒："咁阿雪係咪都會承諾以後對光仔好呀？"  
MS張：梗係啦。  
蕙：咁你地交換戒指啦！  
蕙拿出一隻戒指，準備交給光。光沒有接收反而說："做乜事要咁？"  
蕙：你講過架嘛。戒指代表承諾。而家你兩個都對對方下左承諾架啦。係咪呀阿雪？  
MS張：係呀。我雖然唔可以同你公開咁樣交換戒指，但係我都想同你有個承諾。你願唔願意？  
光沒有說話，只是接過蕙手中的戒指然後幫MS張戴上。接著MS張也替光戴上另一隻戒指，再主動輕吻光的嘴唇。  
蕙放下戒指盒，從旅行袋中拿出兩個較小的盒。MS張拿過這兩個盒並打開它們，內裡是款式和光與MS張那雙戒指差不多的一對戒指。

MS張：好啦。光仔你會唔會以後都對阿蕙好？  
坐在牀上的光低著頭，不發一言。  
蕙：係咪唔會呀？  
MS張見光還是不說話，就說："阿蕙你出一出去先呀。我同佢傾一陣。"蕙走到廳，關上睡房門，現在房內只剩下光和MS張兩人。

MS張：你係咪嬲我地？

光：唔係。

MS張：咁係乜？

光：唔知，接受唔到。

MS張：我見你頭先好多次都避開阿蕙。

光：係呀。唔想佢掂我。

MS張：咁點解你冇避開我？

光：我愛你。

MS張：你唔愛阿蕙？

光：我.....我唔知。

MS張：你都同佢上左幾次牀，你唔通唔愛佢都同佢上牀？你變得咁隨便架幾時？

光：唔係.....唉.....我都唔知。

MS張：你唔信阿蕙係咪？

光：可能啦。我唔肯定佢諗緊乜。

MS張：咁你知唔知我諗緊乜？

光沒有回應。

MS張：你呢排同佢傾計傾得多定同我傾計傾得多？

光：佢。

MS張：咁你點解信我唔信佢？

光：唔知.....可能識左唔係好耐掛。

MS張：OK。你唔信阿蕙但係信我係咪？

光：我點會唔信你？

MS張：咁你起碼信埋我呢次。阿蕙真係認真架，唔係玩你，更唔係害你。我同佢都只係想你好。佢會比我對你更好！

光：哦.....

MS張：聽我話。應承佢會對佢好，以後都對佢好。

光：一定要？

MS張：你係唔係開始唔聽我話啦？

光。唔係唔聽.....

MS張：我啱啱承諾左以後都會對你好。你覺得我會害你咩？

光：唔係.....

MS張：咁要聽話個囉嗰。

光：哦。

MS張打開房門叫蕙回到房內。

## 蕙的眼淚

蕙回到房內，MS張叫她坐在牀上，重新開始“儀式”。

MS張：光仔你係咪肯承諾以後都對阿蕙好？

光帶點敷衍的語氣說：“係”。

MS張：阿蕙係咪承諾以後都對光仔好？

蕙：我以後一定會對光仔好好！

MS張：咁到你地兩個交換戒指啦。

蕙主動拿起戒指，拉起光的左手，將戒指戴在他的無名指上，但光一直低著頭沒有望過蕙。光的左手無名指現有兩隻戒指。MS張將戒指塞到光手中，光低著頭也將戒指戴在蕙的左手無名指上。

MS張：要啖先得架。

蕙輕吻仍然低著頭的光。

MS張也知道光是不情願的，但她要趕時間回家扮演賢妻良母，所以也沒有再糾纏下去。她穿回上班的衣服準備離去。光和蕙都送她到大門。離開前，MS張拖著光的手說：“記住我頭先講嘅野。要信我。”

MS張離開後，光不發一言回到房間。蕙跟著他：“如果頭先你只係畀阿雪嘅話，你可以反悔架。”

光只顧自己穿上衣服，且除下了手上的兩隻戒指，沒有應對。

蕙：你唔出聲即係乜野意思？

光走到書房，開啟電腦。儘管蕙跟著他，但光繼續不理蕙，集中注意力對著電腦。蕙繼續站立看著光。

過了一會，蕙問：“你肚唔肚餓呀？落街食飯？定係我去買餸返來煮？”

光仍然沒有說話，雙眼只望著電腦。蕙見到光還是對自己不瞅不睬就開始落淚。

光聽到蕙的啜泣聲，終於肯對蕙說：“唔好喊啦。”

蕙：你做乜唔理我嗰。我做錯乜野呀？我做所有野都係為你好。點解尋日你咁我，今日就咁樣？

光：有啲野我唔係好接受到。

蕙：你接受唔到啲乜嗰。我係幫你解決問題。又係你話你唔想喺背後瞞住阿雪，而家唔駛瞞住佢啦。唔駛瞞住佢之餘你仲可以同佢一齊添。

光：係呀。好似解決左問題但你叫我點接受？

蕙：你接受唔到啲乜呀？

光：你地兩個同我一齊咁.....我唔係好接受到。

蕙：你係接受唔到呢樣野咩？你接受到阿雪，係接受唔到我啫嘛。頭先喺牀上好清楚。

光：尋日我覺得你好愛我。但如果你咁愛我點解會肯咁樣？

蕙：阿雪都肯咁樣啦，你又唔質疑佢？

聽到蕙這樣說，光心中就好像被刺中要害一樣，無法回應，連面色也變青。

蕙：答唔到係咪？你愛佢多啲所以無論佢點樣你都接受佢。但我就唔同。

光：我.....唔係咁嘅意思。

蕙變得更激動，坐在地下邊哭邊說：“唔駛唔認啦。我唔會介意你愛佢多啲嘅。但我介意你咁樣睇我。你根本唔信我真係鍾意你。你唔鍾意我做咩前晚要留住我，做乜要同我上牀呀？我睇錯人啦。”

光：唔係呀.....但接受唔到。

蕙：接受唔到啲乜？

光：咁如果你真係愛我點解會肯咁樣？我冇聽過有人愛一個人會咁樣個嗰。

蕙：下？你自己呢？

光：咩我自己？

蕙：你有冇叫過阿雪為左你離婚呀？

光：冇

蕙：冇呀嘛。咁有乜野分別AR。你愛佢愛到唔介意佢有老公都同佢一齊。我同樣愛你唔介意你係我好朋友個情夫呀。如果我咁樣做換返來嘅係你唔信我，證明唔到我有幾愛你，咁我真係睇錯人啦。更多的眼淚由蕙的眼中流出來。光趨前伸出手拉起蕙，抱緊她：“對唔住！我唔應該唔信你。”

蕙：你肯信我啦？

光：信。我地過返隔離房，你幫我戴返隻戒指呀。

當蕙和光爭辯時，MS張在回家途中一方面為光的態度感到不安，一方面在回顧自己過去幾個月的變化。

## 想開心，要變態

約十年前，MS張背叛了自己當時的男朋友搭上了光。到男朋友向她求婚後，她又狠下決心撇下光。想不到，十年後她再遇上光，竟然令她不能自拔。她想起了那天和蕙第一次談起自己和光的事，令她豁出去和光保持這不倫的關係。她怎會想到，她可以迅速由賢妻良母變成一名淫娃蕩婦，再到今天連兩女侍一男都嘗試過？促成她今天幹出如此荒唐的事，源於前個星期日蕙到她家中作客。

那天，MS張邀請蕙到自己家中做蛋糕。當時只得她們兩人在家。兩人在等待蛋糕焗好時，就坐在廳看著有線新聞台。當新聞在報道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嬰兒在港出世時這議題時，兩人開始了這段對話。

MS張：好心佢地就唔好落來生仔啦。

蕙：好似話有好多都係驚嚟大陸因為超生被人罰款。

MS張：但係大陸人梗係大陸生架嘛。呢度啲資源唔係佢地個喎。

蕙：咁好多都係去私家醫院生，畀足錢。同埋佢地去政府醫院生都好似要畀足成本價個喎。唔算係佔用香港人資源呀。

MS張：係咩？

蕙：嘩你讀咁多書你唔睇報紙架？

MS張：哈！我多數睇大標題就算。不過點都唔應該畀居留權呢啲人啦。第時又享受咁多福利喎。

蕙：其實點解做媽媽唔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喺邊度生BB呢？

MS張：咁個個來晒香港仲得了嘅。呢啲野唔可以講自由個喎。

蕙：哈！妳仲好意思咁講？妳而家咪好自由咁樣自己食緊兩家茶禮囉。

MS張：唉喲，衰女包咁講野都有！

蕙：咁你應該支持雙非家長啦！哈哈！

MS張：點同喎？

蕙：大家都係想有得選擇啫。

MS張：個個都選擇香港，香港咪陸沉囉。

蕙：咁唔會全世界嘅女人都鍾意光仔架嘛。

MS張：嘩，你亂咁來嘅。

蕙：少少啦，係有啲分別嘅。如果大陸冇一孩政策，冇咁多貪污，我估都冇咁多人走過來。但係我估無論你老公係點，你今次都會同返光仔一齊。

MS張：唉.....我都唔知。

蕙：唔知啲咩呀？

MS張：講真我都唔知我對光仔係乜野感覺？

蕙：原來你當佢SP架？

MS張：咁同佢做係好正，正過同我老公好多。但係唔單止係咁。我唔知我係愛佢定係只係覺得欠左佢。總之我唔想傷害佢，想佢開心。

蕙：我陣間幫妳拎啲湯畀佢，佢一定霖死啫。

MS張：唉.....但咁樣落去可能都係害左佢。佢都要搵個老婆架。

蕙：我覺得佢想成世做你情夫多啲喎。

MS張：下？我唔想佢第時後悔呀。唉.....想一個男仔開心幸福都咁難。

蕙：真係好難咩？

MS張：你都知佢痴情種來架，我唔要佢嘅話佢又會好唔開心。但繼續落去佢最終都會後悔。都唔知點好.....

蕙：都未必真係好難嘅。即係我唔想住劏房。政府起多啲公屋又畀我呢啲搵一萬蚊到嘅人申請，咁我咪住得舒服啲啦。

MS張：咪傻啦，政府點會肯！

蕙：咪係囉。有問題解決唔到係因為佢地唔肯大變。你嗰個問題都係一樣。

MS張：即係點？

蕙：點解唔可以畀啲想像力呢？即係佢又搵到個老婆又繼續同你一齊囉。

MS張：嘩！好變態。

蕙：有時你想大家都開心，就係要變態架啦。

MS張：咁到時咪即係要呃嗰個女仔囉。我哋住我老公已經好辛苦架啦。我唔想光仔都係咁。

蕙：咁只要個女仔接受埋你咪得囉。

MS張：嘩！仲變態！

蕙：但呢個唔係最好嘅結果咩？

MS張：係。但得個諗字囉。

蕙：阿雪呀，你唔好嬲我，我做嗰個女人都OK 嘅。

## 決定變態

MS張聽到蕙這樣說十分愕然：“下？你鍾意左光仔？”

蕙：唔好嬲啦。我同嗰兩個男仔分手都係因為我發現自己成日掛住光仔。

MS張：我唔係嬲。我又唔係佢邊個，冇得嬲嘅。我去睇下煲湯先。

名義上是看看湯煲成怎麼樣，實際上MS張是一時接受不了所以走到廚房獨處。蕙也明白MS張的意思，所以就由得她獨個兒待在廚房。

老實說，MS張又怎會完全不介意？只不過她知道這結果也是她有份製造出來的。因為她要找人陪伴，所以蕙才有機會喜歡光。況且她自知自己和光根本沒有未來，更加沒有資格對蕙生氣。她在想：如果她和光要分開的話，同時如果光也愛上了蕙，那麼她便丟失情人和朋友了。既然如此，蕙的提議會不會是可行的方法？但對MS張而言，這實在太變態了。

“叮”一聲，蛋糕弄好了。蕙走到廚房準備協助MS張將蛋糕從焗爐拿出來。她見到MS張在看湯的情況：“你睇湯啦。蛋糕我搞就得。”MS張卻很快轉過身來和蕙一起將蛋糕拿出來。同時MS張說：“你鍾意光仔的話，我讓畀你呀。”

蕙：唔得。我地一齊對佢好。

MS張：你鍾意佢，點解唔獨佔佢？

蕙：點解鍾意佢就要獨佔佢呢？你可以隨時搞煲湯或者整蛋糕。但係點解我地唔畀啲人自己選擇喺大陸或者係香港生仔。點解光仔唔可以選擇晏晝搵你夜晚搵我。我真係唔係好明。

MS張：唔同野來點可以咁比喻？

蕙：我讀得書少唔識講。總之，我唔想畀一啲唔合理嘅規範而令到我地三個之間有人唔開心。

MS張：但係你咁樣會唔會再出去溝仔架？

蕙：唔會啦。我要修心養性，除非光仔叫我出去溝啦。

MS張：其實我冇資格講咁多野。但如果你覺得OK，光仔又覺得OK，我就OK。

蕙：咁等我諗辦法啦。

就是這樣，MS張同意了蕙的建議。她也配合蕙設法先令光愛上蕙，再令光同意讓兩個女人同時做他的女人。那天打邊爐時，她和蕙特意早點到去討論下一步行動。蕙告訴她要來一場三人性愛，MS張本是抗拒的。

MS張：唔駛咁掛。

蕙：唔通陣間同佢講，喂我地兩個而家開始一齊做你嘅女人，咁咩？我地要令佢喺行動上認同左呢種做法先，唔係要佢口頭上應承呀。做左佢就冇得唔認數呀嘛。

MS張：但係你點令到佢同我地兩個一齊搞？而且佢如果本身唔願意的話可能搞完之後唔睬我地個啲。

蕙：我仲諗緊可以點。你識佢咁耐，佢有冇同你講過佢DREAM SEX係點？

MS張：當年呢，就係畀老師喺學校誘姦佢啲。

蕙：咁得啦。如果佢唔願意，咪我地誘姦佢囉，佢都會ENJOY架嘛。

雖然當天MS張沒有反對蕙的說法，但當真的要與光進行三人性愛時，MS張還是不大情願。蕙要在光家附近的麥當奴勸服她才行，因此她比平時晚才到光家。甚至到當蕙真的闖進了房間，她還是有點不知所措。但她在過程中最後還是投入了，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三人性愛。在這場性愛的末段，她更和蕙激吻起來。想到這裡，她已到家門口，準備扮演好媽媽和好妻子的角色。



到她丈夫洗澡時，她才把握機會打電話給蕙。蕙告知他光已接受了三人的新關係，MS張才鬆一口氣。計劃未有如蕙想那麼順利，但總算也是達成目標了。由這個晚上起，他們三位的人生步入了新的階段。

## 雲爆舊事

光和蕙成為了正式的男女朋友，蕙更搬到光的住處與光同居。同時，蕙容許光繼續和MS張保持著不倫關係，兩人的黃昏幽會仍然繼續。三個人晚間約會的頻率更是有增無減。有時MS張不會上光家，純粹享受著約會的歡樂。有時蕙也會識趣地找藉口讓光和MS張在三人約會後在家獨處。但經過上次三人性愛的尷尬後，沒有人再提出要多來一次。

個多月後，光提議搬去一個較大的單位，讓自己和蕙有更大的生活空間。蕙就大膽建議不如搬到MS張居住的屋苑，光和MS張當然叫好。在找新居期間，MS張介紹了光予自己的丈夫認識。當然，光的身分是蕙的好友的男朋友。很快，光和蕙就找到一個合適單位租住。當光和蕙忙於搬屋事宜之際，雲提醒光要出席她兒子的生日會。光告訴蕙有這個生日會後，蕙就嚷著要一起出席。光覺得既然蕙已是同居女友，帶她和雲等好友認識也無所謂，於是光就通過短訊問雲是否可以多帶"一個女仔"參加生日會。雲的回應是："嗰個唔係MS張就得"。

蕙跟著光到雲家出席生日會。交際能力甚強的蕙要打入這個圈子當然沒有甚麼大問題。雲見到蕙和光狀甚恩愛，也稍感安慰。不過，雲還是趁蕙上廁所時拉光到一旁問："嗰壇野你搞掂左啦？"光一臉尷尬地說："差唔多架啦。"雲對這回應感到有點意外，但見到蕙已從洗手間出來就沒有再追問下去。

生日會結束後，蕙在回家的路上問光："阿雲個囡囡好得意呀。如果你肯同我生翻個就好。"光毫不猶豫地回應："好呀。你咁靚女，生出來個BB一定好靚啫。"這句說令到蕙心裡覺得超甜，她挽著光的手說："好呀。我地今晚就製造啦。"

翌日早上，光在上班時候收到雲的電話，約他中午午膳。兩人在光工作地方附近的餐廳見面。

雲：尋日個女仔好似好愛你喎。個樣甜到漏。

光：係呀。佢好我嘅。

雲：既然你都滿意，咁就唔好對人地唔住啦。快啲搞掂嗰壇野佢。

光：其實.....我都唔知點同你講。件事唔係咁簡單。

雲：即係點？講來聽啦。

光：唔知點講。

雲：我同你有秘密個喎。

光：好啦，我講啦。不過你有啲心理準備。件事有啲怪。

雲：好。

光：阿蕙係MS張個好朋友。阿蕙話我可以繼續同MS張一齊。

雲：下？

光：真架。

雲呆了一會，再說："呢個阿蕙係MS張派來同你一齊？"

光：唔係呀。咪好似我地以前咁，我唔可以同佢兩個出街，MS張就成日叫埋阿蕙來。點知之後就咁LU.....

雲：佢追你？

光：算係啦。

雲：咁阿蕙係MS張派來架啦應該！

光：咩意思？

雲：你諗下喎。佢本身係MS張個朋友，同你一齊又可以話由得你同MS張一齊，你話有冇理由先？如果真係鍾意你點忍得到？

光：我都覺得係有問題架當初。但係佢話我自己都冇叫MS張離婚，情況一樣。

雲：痴線！你同MS張結左婚咩而家？你唔可以再咁樣落去架啦。一切都似係MS張舖排去綁住你。

光：唔明呀。

雲：咁佢搵個朋友睇住你，仲要個朋友話你可以繼續同MS張一齊啲。即係搵人去綁住你啫。佢怕你第時搵到第個女仔就唔要佢。

光：冇咁變態掛。

雲：你而家都夠變態啦。

光：但係就算MS張係咁諗，阿蕙都唔需要咁做啫。

雲：你點知佢兩個之間有啲乜野勾當？你唔好諗到人地咁簡單至得架。人地係為左自己，你估為你咩？快啲斬纜啦。

光：可能唔係你咁諗呢？

雲：唉.....其實有一樣野我瞞左你好多年。我估都應該話畀你聽。

光：乜野？

雲：當年MS張同你分手嗰晚，你記唔記得你打過畀我。

光：記得。我喊到痴左線。

雲：嗰晚MS張都SEND左個ICQ畀我，話同你分左手，叫我睇住你。之後佢就唔聽我地電話啦，喺ICQ又INVISIBLE左我地啦。

光：我記得。

雲：我見你咁傷心。我第二日其實走過上去MS張屋企搵佢。佢話佢其實唔愛你。

# 相信MS張

光感到難以置信。他記起十年前分手那天，與MS張是難捨難離，她怎會第二天就跟雲說她其實不愛他？可是，雲是光最信任的朋友，也沒有理友騙光。光沉思了一會就說：“妳好肯定？”雲用非常堅定的語氣說：“真架。嗰一日我一定唔會記錯。佢話佢其實唔愛你，只係鍾意同你上牀。”

只愛和他上牀？這不是早前光的擔憂嗎？這一刻的光心亂如麻，難道MS張從來就只是當他是性伴侶而已，沒有愛過他？但這又如何解釋蕙的角色呢？真的如雲所說，蕙只是MS張用來綁著光的工具嗎？但據他知道，二女共侍一男的意見是蕙提出的。他想起那天蕙和MS張兩人和他做愛時，明明是蕙做主動而MS張初時是不知所措。難道當時兩人是在做戲讓光上當？雲見到光的臉色變了，就說：“對唔住。係咪我唔應該咁講？”

光：你都係對我好啱。我會問下佢地架啦。放心。

雲：佢地唔會認架。

光：但係我真係鍾意佢地兩個，如果真係要分開都要佢地有個交代呀。

雲見光已很不安，在這次午餐期間就沒有在談及這個話題。但在道別時她還是加上一句：“有咩野記住搵我。我係你背後嘅女人來架！”

光微笑地說了聲“嗯”。雲是光背後的女人，是他們兩人中學時期開玩笑時常講的話。今天雲突然再說這句話，令光記起那個相對天真的時期，令他更懷疑MS張和蕙。

光回到辦公室，第一時間發了電郵給MS張：“頭先同阿雲食飯。佢話你當年同佢講過你其實唔愛我。係咪真？我聽完好唔開心。”

過了一小時左右，光收到MS張的電話。MS張的聲線很慌張：“阿雲同你講左啲乜？”

光：佢話當年我地分開之後嗰日，佢上你屋企搵你。係咪真？

MS張：係真。佢話佢喺我屋企發生左乜野事？

光：佢話你同佢講你唔愛我，只係想同我搞.....

MS張：就係咁？冇其它？

光：冇啦。

MS張：哦！你唔好唔開心先啦。

光：即係係真？我知阿雲唔會呃我。

MS張：阿雲唔會呃你，我都唔會呃你。但係我會呃阿雲呀嘛。

光：下？即係點？

MS張：咁佢上來我屋企係想我同返你喺埋一齊呀嘛。咁你知我當時係乜野狀態架啦。我唔想佢死纏爛打咁咪講大話，所以就咁樣講希望佢死左條心。我之前嗰晚，喺你走左之後我咪一樣喊到變豬頭咁。

光：哦。

MS張：有啲野我唔係咁方便喺學校講。但有三個字我而家呢一刻好想同你講。你明唔明？

光：我明。

MS張：信唔信我先？

光：嗯。

MS張：咁好啦。我唔方便講咁耐電話呀。BYE BYE。

光：再見。

對於MS張的解釋，光基本上接受，但無論如何，雲這番話也已植根在光心裡。他晚上回家和蕙吃飯。蕙告訴光MS張已告訴她下午發生甚麼事：“你要信阿雲呀。雖然我嗰時未識佢，但佢肯住佢老公

同你一齊其實好大壓力。要有好多愛先至做到知唔知？”

光：嗯。

蕙：同理，為左分手呢人好正常啫。我呢幾年都唔少人啦。

光：即係點？

蕙：哈！玩到厭老作個理由咪分手囉。但係呢，對住真正愛嘅人，女人係唔講大話啫。所以我對住你句句真話，阿雪都係。你要信佢呀。我呢啲蒲精做埋啲變態野你都信，你有理由唔信你個MS張啫係咪？

經過蕙再花唇舌解釋，這次危機也暫告解除。臨睡前，光發了個短訊給雲：“我知你為我好。但MS張話佢咁樣講係特登騙你。”雲的回覆是：“我好肯定佢唔係呃我。但係你都咁大個人，你自己判斷啦。記住：我係你背後嘅女人呀。”光收到回覆後，覺得有雲這個朋友實在太好。但今次他選擇相信MS張。

## 和頭酒

既然光選擇了相信MS張，他和蕙的搬屋計劃就繼續進行。光和蕙入伙當天，MS張送了兩份禮物給他們。一份是給光的，是一部智能電話。MS張說在她自己的電話中，她已將這部新電話的號碼的聯絡人記錄成蕙。所以以後光想找MS張的話，用這部電話發短訊或者WHATSAPP就可以了。另外，MS張送了一個名貴錢包給蕙。

光和蕙搬屋後，MS張就經常以不同的理由或者藉口來他們的新居作客。新居大了，一張沙發打橫有三個坐位。MS張作客時，光多數坐在中間，兩女則坐在兩邊。光可以擁著其中一個或者同時拖著兩個女伴，樂在其中。性事方面，他們仍然維持一男一女的性愛。MS張即使常到光蕙家，但如果蕙在家時也不會要求和光幹，她和光的性愛主要只在黃昏幽會時發生。

這些日子三人都很開心。光得到了新電話，可以主動關心MS張。雖然兩人在電話上的對話仍然不能暢所欲言，但光已心滿意足。光蕙之間也過得甜蜜，沒有吵過架。直到五月底兩人卻因為蕙被公司解僱而鬧得極不愉快。原來蕙的公司要求員工選擇每天早半小時上班或者晚半小時才下班，即是延長工時，但薪金不變。這政策令到公司內怨聲載道，但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唯獨是蕙趁一次在升降機偶遇管理層時向上司表示不滿。過了幾天，蕙就被告知八月約滿後不獲續聘。她覺得這樣也沒有意思，就選擇提早離職。光覺得蕙沒有智慧，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飯碗而對她不滿。而蕙認為錯在公司，自己的男友卻反而埋怨她，令她傷心。

MS張知道兩人鬧翻後就請他們到外晚膳。MS張親自為光和蕙倒汽水：“拿！汽水代酒！你地飲左佢就和好如初！”

蕙：我都想畀面妳架阿雪。但佢今次太離譜。

光：咁你咁大個人做野都唔成熟啲！

蕙：有幾唔成熟？而家人地恰我，你唔幫我仲畢特止啲。

光：我唔係話你錯。路見不平出聲冇錯，但你都要諗下自己先得架嘛。

蕙：我唔係冇諗自己啲。係我估唔到佢咁奸咋嘛。

光：老細梗係奸架啦。你做左咁多年野冇理由唔知。

蕙：哈！因為老細奸所以就乜都唔做。咁我地打工就成世界人恰囉啲。

光：咁呢個世界係咁都有辦法架嘛。

蕙：你睇佢呀雪姐姐。佢唔係企喺自己女朋友個邊架。

MS張：咁光仔都係擔心你啫。

光：係囉。我地啲租我都應付得到。但係你屋企人呢？都要你畀錢佢地駛架嘛。

蕙：哼！我又唔係大駛，銀行仲有錢。同理，工冇左咪搵過第份囉。我呢啲去邊度做都係咁上下人工G架啦。你呢啲大學畢業專業人士唔明架啦。

光：MS張你睇下佢，佢都唔知我係緊張佢先至咁樣樣。

MS張：但係光仔你都唔應該咁唔撐阿蕙個啲。份工冇左佢都唔開心架嘛。你唔撐佢佢咪仲可憐囉。

光：係.....但係.....

MS張：仲但係？冇得但係呀。就算阿蕙唔應該同老細咁講都好，你做男朋友都唔應該咁。我宣判係光仔錯，道歉！

蕙：哈：聽到未呀！阿雪都話係你錯。

光想了想，也覺得蕙其實是受害者，加上MS張站在蕙那邊，決定屈服：“好啦。對唔住。我錯啦。畀我返啦好唔好？”

在MS張調停下，這場小風波就過去。三人吃過晚飯離開飯店後，本來緊緊地拖著蕙的光說要去洗手

間，就甩開蕙急步向前走。蕙於是就挽著MS張的手在櫥窗前漫步。MS張一邊望著名店內的手袋一邊說：“哈！你地鬧完交咁快好返，好似都幾穩定囉喎。”

蕙：都係多得你做和事婆啫。

MS張：不如快啲結婚啦。睇住你嫁我會好開心。

蕙：哈！都唔知佢忍唔忍到我。

MS張：即係你OK 啦。

蕙：唔好講呢啲啦。睇中個手袋呀？

MS張：靚呀，不過好貴囉。幾千蚊。

第二天，光在辦公室收到MS張的來電，勸他向蕙求婚。MS張說兩人感情算好，而且蕙年紀也不小了，也應是時候了。光也同意。他趁蕙不用上班就拿了幾天假和蕙到韓國旅行，並在當天向蕙求婚。蕙接受，兩人訂下年底的婚期。

## 蕙雪之間

光和蕙旅行回來後約一星期，蕙經朋友介紹去見工。見工回家後，她打電話給MS張，說她兩人已很久沒有單對單聊了，故邀請MS張來自己家。那時已是七月初將近暑假，MS張提早下課早已在家。MS張當時自己一個在照顧女兒，於是就帶同女兒到訪。MS張的女兒一邊看卡通片，另一邊廂蕙就和MS張聊天。

MS張：頭先點呀？

蕙：應該OK掛。朋友介紹係好啲。

MS張：咁就好啦。

蕙：希望順利啦。唔係隨時光仔又會話我架啦。

MS張：佢仲敢？

蕙：哈！其實唔會啦。佢應該對我千依百順架啦。

MS張：做左未婚夫係唔同啲喎。

蕙：入來房呀，有啲野畀你。

兩人進入睡房，蕙開啟冷氣機，MS張將門半掩，以免自己不知道女兒在廳搞甚麼。兩人坐在牀上。蕙還是穿著見工時著的短袖恤衫，短裙和薄的黑色絲襪。MS張打亮了一下蕙的衣著就說：“頭先男人見你定女人見你？”

蕙：男人呀。

MS張：咁實掂啦！索成咁！

蕙：如果佢因為我咁樣請我，咁我入到去咪被人魚肉囉。

MS張：你對絲襪好似質地幾好幾靚喎。

蕙：係呀。你摸下呀，好滑架。

MS張就伸手摸蕙的膝蓋。

蕙：“哈！唔駛怕醜啦。摸高啲啦。”

MS張將手向上移到蕙的大腿。蕙將兩隻腳稍為分開，MS張已見到蕙的內褲。MS張縮手：“咁開放架你。”

蕙：有咩所謂喎。我有乜野你未見過。你個條都好似幾好，我又摸下先。

下班不久的MS張，上身是黑色背心外加綿質長袖外衣。下身是窄身短裙和肉色絲襪。蕙可老實不客氣，直接摸MS張的大腿。MS張覺得又舒服又尷尬，腦內想起那次三人性愛時兩人接吻時的情景，同時MS張的臉也變紅。

蕙摸了一會就停止了。她從衣櫃拿出一個膠袋，遞給MS張：“送畀你。”MS張一看，見到這份禮物是上次她和光蕙二人吃飯後她看上眼的名貴手袋。MS張既開心又感到不好意思：“傻左咩？咁鬼貴。你冇野做架。我點要得？你自己用啦。”

蕙：我都唔用呢啲咁貴嘅野嘅。

MS張：咁我畀返錢你呀，唔係我唔好意思架。

蕙：千祈唔好，我係買來報答你嘅。

MS張：報咩答架傻妹？你冇欠我任何野喎。

蕙：有架，太多啦。我識左妳呢幾年，多左你喺我生命入面好開心。

MS張：唔好咁講。第時你生命最重要嘅人係光仔呀。

蕙：連佢都係你帶來畀我架。你話你幾重要。你一定要收架。

MS張：咁厚禮我好難報答返你個喎。

蕙：哈！妳報答我都好喎。

MS張：有咩你想要？



蕙：好簡單架乍。

MS張：點呀？

蕙：我一啖呀。

MS張：真係要？

蕙：你都唔係未過。講明先呀，要嘴嘴架。

MS張：面得唔得呀？

蕙：有啲誠意呀要。

MS張：好啦。

MS張將身體靠向蕙，吻向蕙的嘴。蕙順勢抱著MS張，開始反過來壓著她。MS張想逃避，但又覺得有少許興奮，就讓蕙繼續。很快蕙整個身體已壓著MS張，令後者躺在牀上。蕙將舌頭伸出來，MS張就張開口讓蕙的舌頭進入自己的口腔。蕙知道MS張已放鬆了，就將右手放在MS張胸前。同時，蕙讓大量口水流出來，令到MS張整個嘴和下巴都是蕙的口水。蕙在MS張耳邊問：“舒唔舒服呀？”MS張點頭回應。蕙就走到門前關上門並鎖好門。

## 姊妹戀？

MS張坐在牀上看著蕙關上門再回到牀邊時，她心裡既尷尬又期待。當蕙的一滴水自她的下巴滴到她的背心，她更是興奮。蕙幫MS張除了外套和背心：“唔好整濕啲衫。”之後蕙站在牀邊托著MS張的頭吻她的嘴。同時，更多的口水舖滿MS張的嘴巴和下巴。蕙聽見MS張發出輕微的呻吟聲就除去MS張上身最後的防線：那白色的胸圍。

蕙叫MS張躺下，她將口水吐到MS張的雙峰，再大力吸啜MS張的乳頭。蕙也將左手伸到MS張裙下，隔著絲襪和內褲撫摸MS張的陰道口。MS張興奮到很想大叫，但由於女兒在廳，所以只能忍著。

MS張的性慾被誘發出來，也開始反守為攻。她伸高手撫摸蕙的胸部，然後再開始向蕙的鈕扣進發。蕙見到MS張開始採取主動，就迅速地脫掉恤衫。MS張坐起來吻向蕙的事業線，同時除去了蕙身的粉紫色胸圍。兩人現在都是上身赤裸，MS張就伸出舌頭在蕙的乳房上打轉。陶醉的蕙叫MS張“望住我”，後者就仰視著站在牀邊的蕙。蕙再著MS張“伸條脷出來呀”。蕙見MS張照辦，就將口水吐到MS張的舌上。MS張毫不猶豫吞掉口水，再說：“好味呀，要多啲。”蕙就繼續將口水交給MS張。MS張沒有再吞掉口水，而是讓口水由舌尖向下滴。在接過更多口水後，她將舌上的口水塗到蕙的乳頭上。

MS張慢慢站起來，用自己的乳房磨擦已舖有口水的蕙的乳房。蕙再吐更多的口水到兩人的乳房上，MS張見到蕙這樣做也照辦。兩人見到四個乳房上全是自己的口水，已是興奮到極。兩人情不自禁擁吻，一起流出更多唾液，讓更多口水滴到身上。突然，MS張說：“對襪都濕左添。”蕙回應道：“我幫你整返乾呀”。

蕙握著MS張的雙臂，將MS張壓回到牀上。蕙再拿起MS張的左腳，張開口咬著她的腳趾。蕙由腳趾開始吻這肉色絲襪，一直吻到大腿內側，令MS張發出急促但低沉的呻吟聲。MS張知道自己的陰道需要一些安慰，就叫蕙“除晒佢呀”。蕙即時除掉MS張的裙、絲襪和內褲，再幫MS張口交。蕙的口技令MS張興奮莫名，她唯有咬著自己的手指以免女兒聽到自己的叫牀聲。過了兩分鐘左右，MS張說：“呀.....阿蕙.....好舒服.....唔得啦我。我幫你AR。”

蕙停止了口交，全身赤裸的MS張起來跪在牀邊，翻起蕙的裙再隔著黑色絲襪吻蕙的陰道，使蕙也發出微弱的叫牀聲。正當MS張準備除掉蕙的絲襪時，卻聽到女兒在門外大叫“媽咪！我想飲水呀！”MS張和蕙都嚇了一跳。MS張叫：“你等陣呀下，我同蕙姐姐傾多幾句就來。”兩人趕快穿好衣服，MS張準備開門時蕙卻拉著她輕吻她的嘴唇，才讓MS張打開房門。蕙倒了一杯水給MS張的女兒，之後三人一直待在廳。十多分鐘後，MS張說要和女兒回家了。蕙送MS張兩母女到大門，道別時MS張在蕙耳邊說：“聽日晏晝我又過來得唔得？”蕙笑著說：“梗係好啦。”

翌日下午，MS張又在來到光蕙家。MS張踏進門內見到蕙身上只有豹紋性感睡衣和內褲時，感到有一點尷尬。兩人坐在沙發上，MS張好像想不到說甚麼話似的。蕙見MS張有點害羞就主動拖著MS張的手說：“尋日舒唔舒服呀？”

MS張：好舒服。

蕙：你就舒服LAR。我未夠AR。尋晚光仔一返來我就叫佢插我。

MS張：咁今日唔駛我LAR。

蕙：點會唔駛？一定要呀。

MS張：但答我一個問題先好唔好？

蕙：咩AR？

MS張：我尋晚諗極都唔明點解要咁做？

蕙：我鍾意你囉。

MS張：下？

蕙：係愛嗰隻，唔係朋友嗰種。

MS張：講真架？

蕙：真架。

MS張：但係.....但係我地識左幾年.....

蕙：我都唔知點解喎。我啲FRIEND差唔多全部都係出去蒲嗰啲人，但唔知點解會同你做左朋友。可能你一直冇老公令我壓抑住嗰種感覺。但係嗰晚你第一次同我講你同光仔嘅事時，唔知點解我覺得你唔同左，唔再係賢妻良母型啦。嗰種感覺就釋放左出來。你記唔記得嗰晚本來我話要去條仔屋企架？

MS張：好似係。

蕙：我有去到。我返左自己屋企換左呢件睡衣一邊諗住你，一邊摸自己。

MS張：咁光仔呢？

蕙：都愛架。佢又愛你又愛我，我都可以又愛佢又愛你啫。

MS張：但我一向當你係朋友、姊妹.....

蕙：師生戀、姊弟戀、婚外情都可以，點解姊妹戀唔得？

MS張：但係我未搞得清自己諗緊乜。

蕙：但係你尋日好舒服喎。

MS張：其實上次我地三個人搞，你都得我好舒服.....

蕙：咁唔好諗咁多啦。我好想要呀。

蕙吻MS張的嘴，很快MS張就主動回擊，兩人終於做了前一天未做完的事。

# 不能接受

由於蕙面試成功，她和MS張的幽會雖然持續，但卻不多。因為要找一個光不在家、而蕙和MS張又有空的時間並不容易。蕙和MS張也很有默契地沒有將兩人的事告訴光。在光面前，蕙和MS張還是和之前一樣。但到光蕙婚期前兩個多星期，光終於知道了蕙和MS張的秘密關係。

那是一個星期三，蕙稱病沒有上班，就叫MS張下班後到她家短聚。MS張差不多來到時，蕙打電話跟光說自己不舒服，叫光可以的話就盡快買些藥回家給她。對蕙十分著緊的光因此早離開公司趕快回家。他想不到他打開門就見到兩個赤裸的女人躺在自己的牀上。

MS張見到光，神色慌張。蕙卻仍然面帶微笑跟光說：“返來啦？”光呆了，丟下手中的那包藥就奪門而去。MS張大叫“光仔唔好走住聽我講”，但光沒有理會。MS張見到蕙的表情，也猜到這是蕙的安排：“你特登架？”

蕙：係呀。

MS張：點解唔可以同我講先？

蕙：同你講先你九成唔會畀我咁做。

MS張：咁梗係啦。你睇下佢而家。

蕙：但係冇理由唔畀佢知個啲。冇理由瞞住佢啫。

MS張：你地就結婚架啦。

蕙：就係因為就來結婚先至諗住畀佢知。佢會返來架。唔通周圍同啲親戚朋友講取消婚禮咩？

MS張：你咁大安旨意.....

MS張打電話給光，打了兩次都沒有人接聽。之後再打，光已關機。半小時後，MS張要回家，就著蕙記得要主動找光回來。

光這個時候感到十分無助，在街上哭了出來。悠悠長夜，除了回到辦公室之外，他已沒有地方容身。回父母家？父母一定會跟他談起婚事，他應怎樣回應？找朋友傾訴？難道告訴他們自己的未婚妻跟兩人間的媒人原來是同性戀嗎？這麼羞家的東西怎能說得出口？唯一有機會明白他的是雲。他坐在辦公室想起多月前雲的說話，終於拼出一幅圖畫：蕙果然是MS張派來誘惑自己的。原本光以為MS張是利用蕙來掩飾MS張和自己的關係。但原來真相是光自己才是工具，被用來掩飾MS張和蕙之間的關係。他覺得被兩個深愛的女人背叛，十分痛苦。

他開啟電話，見到MS張發了發了幾個訊息給自己，都是叫他回家之類的說話。他刪除了這些留言再發一個短訊給雲：“你是對的。我錯得很離譜。”不到兩分鐘，雲就打給光問他發生甚麼事。光將他所見的和所推斷的告訴雲，雲似乎認同光的想法。

雲：好可能真係咁。咁而家你打算點？

光：我都唔知呀。啲人都請晒囉。點同屋企人交代？

雲：咁真係好麻煩。但係如果你照樣結婚，盡後悔一世。

光：畀啲時間我諗下先。

雲：你有冇地方訓呀今晚？我同我老公講畀你上來訓梳化？

光：唔駛啦。我自己一個喺OFFICE靜下就得。

雲：咁你有咩就打畀我啦。

光：唔，多謝你。

雲：傻啦。

光：BYE BYE。

雲：再見。  
光又關掉手機。

到晚上十時許，光還未回家，蕙開始有點擔心。她覺得除了公司外，光沒有其它地方可以去，就出發到光的辦公室。光是公司內唯一的人，他聽到鈴聲就到大門口。他見到蕙原本不想開門，但因為蕙身旁有個保安員，他也不得不讓蕙進來。

# 偽君子

光：你來做乜？

蕙：我擔心你囉老公。

光：你老公係我咩？

蕙：唔係咩？仲有十幾日我地就結婚啦。

光：你老公係MS張呀。

蕙：係你。

光哭著說：“係咩？我係你地用來掩飾關係嘅工具乍掛。”

蕙用強硬的口吻回應：“痴線！你喊乜！當初係你地搵我來掩飾關係！而家我都仲係做緊呢個角色呀。”

光：我唔會再咁易信你地架啦。係你同MS張本身有野，所以佢搵你引我，等佢以後有理由成日見你！

蕙：我同阿雪係我同你訂左婚先開始架。你唔信就算！

光：唔信。

蕙：點解唔信？

光：信又點唔信又點！你係我背後搞埋呢啲野我點接受？

蕙：搞埋啲咩野呀，林生！

光：你背住我搞第二個，仲要搞女仔啲。

蕙：你係咪有問題呀林生？你都係一樣搞第二個啫。我今日特登引你返來就係想畀你知我同阿雪有野！你自己可以同時愛我同埋阿雪，點解我唔可以同時愛你同埋阿雪呀？做人公道啲好！平時你同阿雪搞埋，我都由得你地啦。

光：點同？

蕙：有乜唔同呀？

光：你兩個女仔來架。

蕙：咁又點呀？

光：兩個女仔啲。

蕙：咁又點呀？唔得呀？

光：兩個女仔.....可唔可以結婚呀？可唔可以申請公屋呀？可唔可以一齊報稅呀？可唔可以生仔呀？

蕙：唔得！我知唔得！但係咪就即係兩個女仔唔可以相愛呀？

光：你咁講法我出去搵個男仔搞都得啦。

蕙：得架！男女都得添。不過要我都鍾意嗰個人囉。可能要問埋阿雪鍾唔鍾意囉。

光：又話要公道？

蕙：公道係講緊我地三個之間呀。好心你唔好咁虛偽啦。自己享齊人之福就得，我同阿雪做下愛就唔得！段關係唔係你做中心架，我地三個都有份。你自己諗下呢幾個月來我點對你！我唔係真係愛你會煮飯畀你食？會唔出去玩晚晚喺屋企？如果你要虛偽落去嘅話，真係浪費晒我對你嘅愛。

原來光以為蕙來找他，是要求情或者道歉。現在卻演變成蕙再罵自己，他接受不了，沒有再說話，眼睛也沒有望著蕙。怎料到蕙意猶未盡，繼續斥責光：“你呢度係乜鬼出版社話？你地啲讀書人推廣文化呀？想個世界美好的呀？好心唔好咁虛偽啦。上次我畀人炒，你都覺得我錯。而家你可以一個人享受兩個女人，我唔可以享受一男一女！你啲讀書人、大學生咁虛偽架？自己享受就得，我呢啲冇學歷嘅窮人享受就唔得？”

光很想回應蕙的指責，可是他回應不到，因為他找不到理由去駁斥蕙。他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是一名偽君子。他自己享受著兩個女人的愛，為何不能接受這兩個女人之間互相愛慕呢？難道單純是因為他

接受不了這兩個人都是女人？但為何那次他們三人做愛時，看見她們兩個親吻時他自己也會更加興奮？他開始找不到憤怒的理由。

光：你真係冇呢我？

蕙：可以點呢你呀？

光：你同MS張真係呢排先開始？但係嗰次我地三個搞埋，你同佢都有互搞個啫。

蕙：大家HIGH爆啫嗰次。真係我冇左之前份工先至開始。只係搞過幾次。如果我有做錯嘅，就係冇早啲同你講。呢一點我道歉，對唔住。我地可以瞞你一世架，但我愛你我唔想瞞你先至特登畀你知。

光：或者我永遠唔知會好啲呢。

蕙：我唔想我愛嘅人唔知我係乜野人。

光：但係你以前有冇搞過其它女仔？

蕙狠狠地說：“重要咩？”光慌張地回應：“唔……重要掛。”

蕙：你咁問即係都仲係覺得我同一個女仔有野係唔啱！係變態係咪？

光：唔係……

蕙：話埋畀你聽又點話！我有！3P時玩一王兩后搞過呀！接唔接受到呀？我係咁變態架啦一向！

光：接……接受到……

蕙：如果我咁樣係變態，你自己變唔變態呀？你自己諗啦。

光沉默地再消化蕙的說話。幾十秒後，光開口說：“但係你以後會唔會再鍾意第三個架？

蕙笑說：“應付你兩個都有時間啦。邊得閒再搵多個。返屋企啦老公仔。”

光拖著蕙離開辦公室。

## 婚禮前夕

婚禮前一天中午，MS張來到光蕙家。蕙打開門，MS張步入屋就問：“點解妳著住姊妹裙嘅？”

蕙：哈！今日同你襯返呀嘛。

MS張見到坐在沙發上的光已穿起西式禮服，就從袋內拿出一個小袋遞給光。

MS張：畀你架。

光：咩來架？結婚禮物？

MS張：嗰份聽日先畀。你睇下。

蕙：咩來架？

光：我以前送畀MS張啲野來架。

MS張：係呀。嗰排鍾意小丸子呀。可唔可以擺喺度呀？

蕙：梗得啦。

光：你一路都收埋架？

MS張：我尋晚返去阿爸阿媽度食飯偷偷地拎架。幾驚畀老公見到呀。

光將MS張剛拿來的東西放在那瓶來自澳門的沙旁，再走近MS張：“真係抵。”光輕吻MS張後，蕙就走過來拿一條姊妹裙予MS張。這款姊妹裙是白色的。上面是吊帶，中間是低胸，下方的長度在膝上面約一寸。MS張接過裙後隨即在光和蕙面前更衣。她除下外套、連身裙和胸圍，再穿上姊妹裙，一點尷尬也沒有。MS張換過衣服後，蕙說：“開始囉嗰。”三人坐在餐桌前，蕙再說：“由大至細！”

MS張：我張麗雪承諾永遠都愛護你林志光同你洪敏蕙，矢志不渝。

蕙：我洪敏蕙承諾永遠都愛護你林志光同你張麗雪，矢志不渝。

光：我林志光承諾永遠都愛護你洪敏蕙同你張麗雪，矢志不渝。

三人許下諾言，蕙和光一起將一隻新的戒指套在MS張的左手無名指上。接著MS張和光將同一款的戒指也套在蕙的左手無名指上。最後是兩個女子替光戴上第三隻一式一樣的戒指。

蕙：影相先。我地輪流企中間呀。

三人輪流站在中間位置用相機的自拍功能拍了多張相片後，蕙說：“我地要影張嘅。兩個兩個咁，跟住三個一齊。”連三人接吻照也拍完後，蕙的手就不規矩了。她一隻手撫弄MS張的胸，另一隻手摸著光的陽具：“我地洞房啦。”蕙坐在地上，再將光和MS張也拖到地上。蕙伸出舌頭，引得三人的舌頭在交織著一起。三人舌吻了一會，蕙站起來說：“你地繼續捩搭捩呀下。”光和MS張繼續沉醉於舌吻之中時，蕙將口水從高處吐到他們的舌上。光和MS張兩條舌頭之間出現的口水絲，其口水是來自蕙的。光和MS張沒有料到蕙突然使出這一招，都呆了一呆，互相對望。半秒後，兩人好像很有默契地一起微笑。

蕙：好唔好味呀？

光和MS張同時讚好，蕙就跪在地上，先捉著光的頭強行吻他的嘴，讓光的嘴唇和下巴都是口水。蕙再向MS張施以同樣的招數。MS張隨即將蕙按在地上，她和光分別跪在蕙的兩邊。

MS張：佢用左我地嗰招呀。我地表演畀佢睇！

MS張就和光在蕙的臉上方濕吻，讓口水滴到蕙的面上，嘴內、下巴等位置。蕙享受著口水滴下來的快感，發出輕微的呻吟聲。但當蕙見到光和MS張的位置移到自己的胸上面時，她就著急地說：“唔得呀。件衫聽日要著架。”





## 三合為一

光拉下蕙身上姊妹裙的吊帶，讓蕙的雙乳露出來。MS張就轉移位置拿起蕙的右腳。光和MS張幾乎同時將口水分別流到蕙的乳房和腳趾上，然後再各自吻自己負責的部位。再加上光和MS張共有四隻手同時愛撫著蕙，蕙很快就大叫起來。MS張除了蕙的粉紅色內褲，逐漸將進攻點由腳趾移到陰道口，為蕙口交。蕙喊道：“唔得啦！唔得啦！太正啦！我地服侍左新郎哥先LAR。”

MS張停止了對蕙的攻勢，再走到光身後先幫他除掉外套。MS張的雙手再繞過光的頸慢慢幫他除去上身的恤衫。仍然躺在地上的蕙也協助解開光的鈕扣。當光上身的衣服都除下後，MS張就叫他回到房間的牀上。兩女也走入房內，期間蕙索性脫下姊妹裙，讓自己全身裸露。光躺在牀上，但腳仍然放在地上。這個姿勢正能讓他的兩個女人輕而易舉地服侍他。

蕙和MS張各自將口水吐到光的兩邊乳頭，再一起啜回自己的口水。蕙不知怎樣想出了一個新玩法：“阿雪我地可以試下交換個啲。”兩人就再吐口水到光的胸部，跟著就交換位置啜另一人的口水。之後兩人在光的身上濕吻，順勢吐出大量口水，讓唾液流到光身上。光看著兩個女子如此淫蕩，實在是未開始性交已經欲仙欲死。兩女在接吻的同時，蕙的手已經開始拉開光的褲鏈，將那堅硬的陽具掏出來。蕙用手撥弄光的陰莖，MS張見狀就直接幫光除去黑色長褲和綠色的三角內褲。兩女又將口水吐在光的陽具上，一起為光口交。光看見兩女一起伸出舌頭舔自己的陽具，已令他有想射精的衝動。

光：唔好啦。我要射架啦。

兩女聽到光這樣說就停止了口交。蕙拿出安全套，並幫光帶上它。蕙再對MS張說：“教你玩狗仔式呀。好HIGH

架！”蕙教MS張在地上做出狗仔式的動作，再對光說：“來啦。”光望著蕙，未敢有所動作。蕙就再對光說：“我叫你插阿雪呀，用狗仔式服侍阿雪呀！”蕙同時拉起MS張的姊妹裙，光則除下MS張的粉紫色內褲就插進去。第一次享受著狗仔式的MS張很快就大聲叫牀：“呀！呀！太犀利！”蕙聽見MS張叫得如此起勁，就走到MS張面前吻她。蕙再將乳房放在MS張面前。MS張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奮力地吻蕙的雙峰。光從後插著MS張，MS張又伸出舌頭吻著蕙，三人同時一起呻吟，場面是超級淫亂。不久，蕙走到光身後吻他的背和撫弄他的胸部。當MS張高叫“來啦！頂唔順”時，光就離開MS張的身體。

蕙立即拿走光帶著的避孕套，將光推回到牀上，再以女上男下的姿勢進入。蕙一面騎著光，一面將口水吐到光身上。MS張回過氣後就走到牀邊，用舌頭將蕙的口水塗滿在光的上身。她再和蕙來一個濕吻，蕙又將口水交給MS張，MS張沒有吞掉口水，而是將口水移交給光的嘴巴。這傳遞口水的遊戲令光加倍興奮，他又一次呼叫說忍不住。蕙聽到後立即下牀，叫光坐在牀邊。她和MS張跪在光的陽具前。蕙負責撫弄巨棒，MS張就撫摸光的睪丸，令光很快光射精。兩女張開口迎接。

MS張和蕙的臉和口都是光的精液。兩女將光的精子留在口中，再和對方濕吻。光看見兩女用口交換著自己的精液，覺得無比震撼。十多秒後，蕙和MS張將精液和口水吐到自己的乳房上。兩女的四個乳房互相磨擦，不知是精液還是口水夾在其中。兩女持續呻吟，MS張將右手放在乳房上讓手指沾滿那些液體，再將手指塞到蕙的陰道內。當蕙高呼“我有高潮呀”時，光也伸頭過來和兩女一起濕吻，完成了這次三人洞房。

光洗澡後拿起手提電話，見到雲剛發了訊息給自己：“買緊禮物畀你，但我都唔知應唔應該祝福你。無論如何，聽日就係BIG DAY，早啲訓靚仔啲啦！”

# 十年前的秘密

光和蕙的婚禮以中午酒會的形式進行，MS張作為姊妹之一，一早就跟一對新人到位於室外的會場。雲一家三口到會場時，見到MS張跟其它光的中學同學聊天。大家對新娘原來是由MS張介紹給光感到驚訝。雲在旁聽到她的舊同學的反應，當然別有一番感受。

雲跟MS張打招呼後，就叫MS張到接待處那邊一起拍照。雲的丈夫替他們拍下照片後，雲就拉MS張到會場較冷清的一角。雲不說客套話，跟MS張開門見山："你點解要咁樣害光仔呀？"

MS張：我方害佢，你睇佢幾開心幾幸福。佢今日唯一個心有啲野梗住，就係因為你接受唔到。

雲：好。我當佢地係真心相愛。但你唔愛佢架嘛。做乜要呃佢？

MS張：你好似違背承諾喎。

雲：咩呀？

MS張：你好似應承過唔將嗰朝我講嘅野話畀光仔聽。

雲：我都係冇辦法啫。

MS張：不過我真係估唔到，你仲記得嗰個朝早我同你講過啲乜野。

雲：嗰朝嘅事我成世都唔會忘記AR。

兩人的腦海泛起了那個早上的影像。當日雲按鈴時，MS張還在睡夢中。被吵醒的MS張在矇矓間讓雲進屋。雲見到MS張雙眼通紅就說："妳對眼紅晒喎！"

MS張：嗯。喊得好勁尋晚。係啦，光仔OK嘛？

雲：唔OK啦。佢好唔開心呀。

MS張：咁靠你幫我睇住佢啦。

雲：靠我方用架，你唔好唔要佢啦。

MS張坐在餐桌前："佢有冇同你講點解要分手？"

雲坐在餐桌前的另一張椅上，和MS張對望："有。你要結婚呀嘛。但係你都可以等佢入大學識多啲女仔先分手架。"

MS張：長痛不如短痛啦。咁落去大家都辛苦。

雲：而家佢就真係好辛苦啦。你喊到咁你都辛苦啦。我見到你地咁樣都好辛苦架。

MS張：係我唔好，我對光仔唔住。但係都有辦法。

雲：我都唔係要你唔結婚。我都只係想你陪多佢兩三個月啫。你愛光仔嘅話，你都唔想見佢咁辛苦架。

MS張沒有回應，低頭沉思。雲見MS張沒有反應就追問："好唔好呀？就咁啦好唔好？"

MS張：唔得！真係唔得！我要結婚係一個問題，但其實仲有一個問題。

雲：咩呀？

MS張開始逃避雲的目光："唔好問啦。總之唔WORK架。"

雲：你都要講個喎。如果係阿光有啲乜問題，你都要畀佢知架嘛。

MS張：唔係佢有啲乜野問題。總之有啲野唔知好過知啦你地。

雲：邊有得咁GA MS？咁樣阿光真係死得唔眼閉呀。

MS張：當我方講過啦咁。

雲：唔得，你要講呀。如果你嗰個理由係合理嘅話，我就唔煩住你。

MS張想了一會，就說："合唔合理都好啦，都係要分開架啦。"

雲：唔合理嘅話我會同你拗，拗到你改變主意。

MS張：你係咪一定要知？

雲：係！

MS張：但係你唔可以同光仔講。

雲：點解？

MS張：唔應承就算。

雲心想就算她告訴了光，MS張也不會知道："好啦。"

MS張：其實.....其實我自己都唔知我係咪愛光仔。

雲：下？唔係掛。你同佢搞過咁多次，同佢出街又咁開心。

MS張：我呢排喺度諗.....其實我有冇同佢單獨出過街？

雲：基本上冇啱。

MS張：咁我點知我開心係咪因為佢。

雲：咁但係你地成日都兩個喺呢度搞架嘛，唔係咩？

MS張：係呀。都開心架。但係出街開心啲囉。

雲：咁都係因為同光仔出街至開心啫。

MS張：我唔知呀。如果我出街開心過喺屋企，而唯一唔同就係出街有你，喺屋企冇你。咁我就喺度諗，我鍾意嗰個究竟係邊個呢？令我開心究竟係邊個呢？

雲：下？你唔係講緊嗰個係.....痴線咩？

MS張：我唔肯定，但可能真係.....

雲：痴線咩？如果係咁，你仲要同阿光做？

MS張：同佢做係好開心，開心過同我男朋友好多.....但唔係同你地出街嗰一種。

雲面色變紅，似乎感到尷尬。但她的語氣卻是強硬："唔好講笑啦。你要作個理由都作好啲呀。"

MS張：唔係呢你架。

雲站起來："你證明下呀。你唔愛阿光可都以搞佢，你而家搞我呀。"

# 十年後的舊情復織

MS張：唔好傻啦。

雲走到MS張面前："你唔敢搞我？即係假架啦。咁你搵返光仔呀，快啲。"

MS張：唔好迫我啦。

雲站著不動。MS張低著頭望見雲熱褲下那雪白的大腿，心中泛起一陣淫念："你迫我架！唔好後悔！"

MS張擁著雲，吻她的咀。雲下意識向後退，MS張站起來將雲推到沙發上。雲躺在沙發上後，MS張就放開了她："你信LAR。"雲低頭不語，臉色比之前更紅。坐在雲身邊的MS張，則只望著前方沒有說話。兩人好像需要時間接受剛才發生的事一樣。約一分鐘後，雲開口說："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多一次呀？"

MS張：下？

雲：其實.....前日朝喺酒店，我喺廁所聽到你同光仔喺度搞。我.....

MS張：你點呀？

雲：我喺度摸自己。嗰時個心入面唔知點解.....諗住你。

MS張很愕然。她還在思考如何回應時，雲卻已經傾斜身體將頭放在自己的肩上，雙手挽著自己的手。這給予了MS張更大的勇氣，再一次吻向雲。雲很快也不再是純粹處於被動狀態。兩人擁吻著，將光的事拋諸腦後。MS張不自覺地將手放在雲的胸部上，雲開始發出微弱的呻吟聲。MS張就在雲耳邊問："舒服？"

雲：嗯。

MS張：我摸入去好唔好？

MS張見雲點頭就將手放在雲的T恤內，再將奶罩推上一點，直接撫弄雲的乳頭。MS張俯視著雲，見雲閉上眼睛享受著自己的服務，自己也想第一次接受同性的愛撫。MS張身上是一件白色T恤，內裡沒有胸圍。當時她的兩點已明顯突起。

MS張自己脫去T恤，再捉著雲的手叫雲撫摸她的乳房。雲也是第一次愛撫著同性的胸部，但溫柔的手勢已令MS張叫道："好舒服！好溫柔呀！我濕晒啦！"

雲：我都係呀。

MS張：等我睇下。

MS張解開雲身上那熱褲的鈕扣和拉鍊，再將褲褪到膝部以下的位置。當MS張伸手準備脫去雲的黃色內褲時，雲說："我第一次畀人睇乍。"聽到雲這樣說，MS張突然停下了動作。她在想應該這樣奪去雲的第一次嗎？雲見MS張停止進攻，感覺到本來籠罩著整個人的溫柔和激情突然消失。雲回到和MS張親吻前的狀態。她想起她今早來的目的，覺得自己這樣很不妥。她站起來穿回褲子，拿起手袋奪門而去。雲離開時兩人都沒有說些甚麼，自始MS張和雲十年沒有再聯絡。

想起舊事，雲的臉也有點紅。相反MS張就不似有甚麼尷尬。

MS張：我其實唔記得左嗰件事好耐，係呢幾個月先至記返起。

雲：你記得返你唔愛光仔啦。

MS張：多得阿蕙，我先知明白當年係點樣。我唔係唔愛光仔。我好想佢開心，但係我最愛嘅係你同佢。

雲：我同佢？

MS張：而家我同阿蕙同光仔嘅情況其實同當年好似。我同光仔獨處時其實唔係好多野講。當然同佢做我好舒服，我亦都好想佢開心。但係令我最開心嘅時候，係阿蕙同光仔都喺我身邊嘅時間。我唔知你而家係咪好似以前咁。但係其實阿蕙同當年嘅你有啲似，個人有啲癲癲得得，有佢喺度總係唔會有

冷場，總係會好多笑聲。當年我鍾意你又鍾意光仔，但最愛嘅係你地兩個。而家我鍾意光仔，亦都鍾意阿蕙，但最愛嘅都係佢地兩個。

雲：所以你地就三個一齊？

MS張：係呀。

雲：好變態。

MS張：喺你嘅角度係變態嘅。但係有陣時，做一啲變態嘅野先至會開心。點解愛一定要係異性之間？點解愛一定係一對一？點解愛唔可以係三個人分享？如果因為其它人睇起來係變態就唔做，我只不過係壓抑自己，甚至係扼緊自己。何況我地又唔係傷害其它人。

雲：你老公呢？

MS張：佢唔知。

雲：唔知就唔算傷害啦？

MS張：我唔知點答你。講真我都覺得對佢唔住。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唔會話所有人都開心。

雲：你唔覺得咁樣好自私咩？

MS張：可能係啦。但係如果我今次再唔面對真正嘅自己，我都好唔開心。我尋晚喺度諗，如果當年嗰朝你冇走左去，又或者我留住你喺度，我地三個今日會點呢？

雲沒有回應，低頭思索。

MS張：冇如果嘅。我同你都唔好似蕙咁夠膽。但我好肯定當年我同光仔都好DOWN，唔知你當年係咪都係好DOWN呢？

雲繼續望著地下沒有說話。

MS張：點都好啦。你當日揀左走，改變唔到架啦。今日你一家三口開開心心就得。我都戥你開心。

雲：嗯。

MS張：我老公同個囡囡來左呀。喺嗰邊，我過去先。

雲目送MS張走向自己的家人後，就獨個兒望向遠方，思考著剛才MS張的說話。雲的丈夫拖著兒子走過來問：“冇野呀嘛老婆？”雲回應：“冇。睇下風景啫。”

司儀叫新郎的中學同學上台拍照。雲帶著丈夫和兒子上台。雲帶著微笑先向蕙道賀：“恭喜晒！唔好恰你老公呀。佢好脆弱架。”雲走到光面前，給光一個有力的擁抱，並在他耳邊說：“我好戥你開心！真心祝福你！”聽到這句說話，光突然覺得這一天幾近完美。雲再在人群中找到MS張：“陣間如果新娘換衫，我同你搵光仔三個人影幅相得唔得？”

MS張帶著微笑回應：“好呀！”

三個月後的一個星期日，MS張來到林生和林太家中。三人坐在同一張牀上，望著眼前的驗孕棒。

蕙：有左呀！

光：真係有左？

MS張：真架！恭喜晒！

光吻了蕙一下，蕙再和MS張擁抱。

光：唔知係仔定女呢？

蕙：如果係男仔，不如第時叫佢娶左阿雪個囡囡。

MS張：嘩！我個女大七年嗰。

蕙：你冇所謂嘅。我地做埋親家添呀到時。

光：太變態啦。

三人想了想蕙的提議，再帶著淫笑伸出舌頭一起舌吻。

同一時間，MS張的丈夫快樂地帶著女兒在遊樂場玩耍。

[完]